COAY Books

目录
Content

- 第1节：再见，如果可以再见(1)
- 第2节：再见，如果可以再见(2)
- 第3节：再见，如果可以再见(3)
- 第4节：再见，如果可以再见(4)
- 第5节：再见，如果可以再见(5)
- 第6节：再见，如果可以再见(6)
- 第7节：再见，如果可以再见(7)
- 第8节：再见，如果可以再见(8)
- 第9节：再见，如果可以再见(9)
- 第10节：再见，如果可以再见(10)
- 第11节：再见，如果可以再见(11)
- 第12节：再见，如果可以再见(12)
- 第13节：再见，如果可以再见(13)
- 第14节：再见，如果可以再见(14)
- 第15节：再见，如果可以再见(15)
- 第16节：再见，如果可以再见(16)
- 第17节：再见，如果可以再见(17)
- 第18节：再见，如果可以再见(18)
- 第19节：再见，如果可以再见(19)
- 第20节：再见，如果可以再见(20)
- 第21节：再见，如果可以再见(21)
- 第22节：再见，如果可以再见(22)
- 第23节：再见，如果可以再见(23)
- 第24节：再见，如果可以再见(24)
- 第25节：再见，如果可以再见(25)
- 第26节：再见，如果可以再见(26)
- 第27节：再见，如果可以再见(27)
- 第28节：再见，如果可以再见(28)
- 第29节：再见，如果可以再见(29)
- 第30节：再见，如果可以再见(30)

- 第31节：再见，如果可以再见(31)
- 第32节：再见，如果可以再见(32)
- 第33节：再见，如果可以再见(33)
- 第34节：再见，如果可以再见(34)
- 第35节：再见，如果可以再见(35)
- 第36节：再见，如果可以再见(36)
- 第37节：再见，如果可以再见(37)
- 第38节：再见，如果可以再见(38)
- 第39节：再见，如果可以再见(39)
- 第40节：再见，如果可以再见(40)
- 第41节：再见，如果可以再见(41)
- 第42节：再见，如果可以再见(42)
- 第43节：再见，如果可以再见(43)
- 第44节：再见，如果可以再见(44)
- 第45节：再见，如果可以再见(45)
- 第46节：再见，如果可以再见(46)
- 第47节：再见，如果可以再见(47)
- 第48节：再见，如果可以再见(48)
- 第49节：再见，如果可以再见(49)
- 第50节：再见，如果可以再见(50)
- 第51节：再见，如果可以再见(51)
- 第52节：再见，如果可以再见(52)
- 第53节：再见，如果可以再见(53)
- 第54节：再见，如果可以再见(54)
- 第55节：再见，如果可以再见(55)
- 第56节：再见，如果可以再见(56)
- 第57节：再见，如果可以再见(57)
- 第58节：再见，如果可以再见(58)
- 第59节：再见，如果可以再见(59)
- 第60节：再见，如果可以再见(60)
- 第61节：再见，如果可以再见(61)
- 第62节：再见，如果可以再见(62)
- 第63节：再见，如果可以再见(63)

第1节：再见，如果可以再见(1)

楔子

今年结婚的人格外多。

先是台湾数一数二的钻石王老五，和才二十出头的公司女秘书闪电注册结婚，治酒席就花了三千万，单位还是美金；年中，香港国宝级的影帝传出婚讯，空前盛大的婚礼布置得密不透风，让我们这一行的人彻底无机可乘。

但是所有这些，都没有昨天在柬埔寨暹粒落幕的那场婚礼轰动——在这个平安夜里，据说是自上世纪查尔斯和戴安娜婚礼之后，又一场堪称世界级的王子与灰姑娘的童话。

婚礼选在柬埔寨暹粒附近的圣地吴哥窟举行，谁也想不到，柬埔寨王室会同意将本国最具传奇色彩的吴哥窟作为婚礼举办地。数以万计的僧侣将在象征须弥山的祭坛里诵经，为这对新婚夫妇祈福，围绕在祭坛之外以梅花状散开的宝塔装饰上琉璃万千，环绕其外的咸海泛着粼粼金光；舞女浮雕，飞天女神，在这一天里显现着不同寻常的光彩……

整个婚礼婚礼完全无孔可入，婚讯传出之后便听说所有到暹粒、金边的航班都被包了下来，整整一个星期，没有人能够买到进出柬埔寨的机票。

一个王朝的兴盛与没落，历经岁月风尘的廊柱雕刻，流光溢彩的飞天女神，比粒寺的日出，巴肯山的日落，巴扬寺的四面佛……掩映于丛林之中的吴哥窟，俯瞰历史的浩渺烟尘，讲述着说不尽的故事，数不清的悲凉。

悬挂着古老招牌的法国店铺、荣寺山下静静流淌的空尼河水，繁盛茂密的林荫大道……在我的印象里，这个地方是和苍凉、悲伤、宿命联系在一起的。

我很难理解，那个在政界和商界都有着极大影响力的家族，为什么要选择这里作为婚礼的举办地。更匪夷所思的是，自始至终都没有见到过新郎公开露面，为这场婚礼做任何注解，据说他是个工作狂，除了工作没有任何其他爱好。

所以当我听说这场婚礼最终并没有得到祝福时，一点也不觉得惊讶，听说有一个男人，抱着一个孩子去抢亲。

这样的消息，让我格外激动，哦，我是一个娱乐记者，俗称八卦记者，或者狗仔队，很不巧，这个时候我正在暹粒旅行。

我很想追踪一下这场离奇婚礼的后续，可惜保安工作做得密不透风，整个吴哥皇家酒店连只蚊子都钻不进去。听说无数记者齐集婺城，因为从新郎的秘书那里获知，新郎下一次公开露面将会是在婺城，然而从暹粒回婺城的机票——一张也买不到。

又很“不巧”的是，我有一张从暹粒飞回婺城的机票，这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不幸，因为机票登记的名字叫苏晚，而我并不叫苏晚……你猜对了，我用了伪造的证件……

你要知道，在很多国家，安检并没有那么严格，尤其是……在他们看来，所有的异国人都长一个样。

顺利通过安检，登上波音747飞机，整个机舱空无一人……正在我四处张望寻找其他买到飞机票的旅客时，几个行色匆匆的青年人冲上了这架飞机，一群柬埔寨警卫跟随其后，来势汹汹。

三男一女，一上飞机就直奔我的座位——我心里一慌，毕竟我用的是伪造证件，看到有什么风吹草动总会有点惊吓的。

为首的男人面色冷如冰山，浑身散发着冰霜肃杀的气息，他疾步流星地冲向我的座位，来势汹汹的，在冲到我面前那一刻微微一愣，露出惊讶的神色：“你是谁？”

他身后的男女面面相觑，冰山男皱着眉，口气十分恶劣地问：“苏晚呢？她人在哪里？”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你怎么会有这张机票？我就知道她一定会来的，如果不是出了什么事她一定会来的……”冰山男机关枪一样地吐出一连串的问题，似乎是怀疑我会为了一张飞机票而做出杀人越货的勾当。他脸上青筋暴露，拽着我的衣领子似乎等我点个头就准备把我扔出飞机……在他身后一个抱着婴儿的男人制止了他的暴力行为，温和却急切地问我这张机票的来历。

我哆哆嗦嗦地说出了这张机票的来历——我在吴哥窟的一棵千年古树的树洞里捡到一本日记和一张机票，我自己也不敢相信会有这样的奇遇，然而冰山男却信之不疑，敦促我交出那本日记，我职业的本能和好奇心充分发挥了作用：“你们在找人吗？日记的主人……和你们有什么关系？”

第2节：再见，如果可以再见(2)

冰山男的目光瞬间变得如刀锋一般锋利，如果目光可以杀人的话，我现在恐怕早已是千疮百孔了，在我准备收回好奇心的时候，他的声音突然软了下来：“你真的……没有见到过这张机票的主人吗？”

那一瞬间他的目光很伤痛，仿佛茫茫大海中寻不到生机的溺水者，而我变成了他唯一可以抓住的那块浮木，他恳切地望着我：“请你再仔细地回想一下好吗，你有没有任何关于机票主人的线索？还有那本日记，如果你带在身边的话，可不可以让我看看？”

“我在找人，一个对我来说独一无二的人，”他的声音无力而虚弱，再不复刚才的凶狠暴戾，“她来了柬埔寨，我查过海关记录，她还没走，我知道她还没走。”

他坐在我的身边，目光茫然萧索，在这群人的身后，柬埔寨军警迅速地封锁了机场，机舱里回荡着那个婴儿嘹亮的哭声和中法英三国语言的广播：各位乘客请注意，从柬埔寨暹粒飞往中国婺城的T1617次航班因故暂停起飞……

对，你猜对了，那个冰山男，就是昨天婚礼的男主角！

他抱着日记本，贪婪地读着每一句话，恨不得把每个字眼都吞到肚子里去，偶尔他会笑一笑，偶尔他又会使劲地摇头，焦急地辩驳：“不是的，不是的，不是这样的！”

他捧着那本日记，仿佛这是世上最珍贵的宝物，他脸上的冰霜也在这一刻融化，偶尔露出的柔和表情简直令人心醉，而他恳求的语气让我完全不敢相信他几分钟前是那样的凶神恶煞：“她来过吴哥了……她一定还在吴哥，你能不能再回想一下，找到这本日记时的情形？”

让我想想……那天我看到一个中国女人，眉间锁着愁雾，眸中水光朦胧，对着那个树洞虔诚地说：“我听说对你说出心里的秘密，这个秘密就会被我忘掉，不会再折磨自己。可是我连说的勇气都没有，不知道用写的可不可以代替？”

“发生了什么事吗？那天的人很多，也许你讲明白一点我能回想起什么，”我职业的本能告诉我，机不可失，这个独家新闻我不能错过。

他攥着日记本，犹豫了很久才轻声道：“这是一个很长的故事。”

有人说，吴哥窟是一个时光隧道，一个穿梭千年的时光隧道，往回看，你能看到曾经掩埋在这里的故事，那些尘封在千年古树下的故事。

Chapter 1

“听说是在宾夕法利亚大学沃顿学院读Ph.D的哦……”

“不是说肄业吗？和比尔盖茨从哈佛退学一样！”

“八大常春藤盟校之一！我们系以前最牛的那个师姐就是去了宾大……”

“这个年头肄业不算什么啦。照我看啊，他这样的人，根本就不需要去读什么沃顿学院，你看他投资眼光多狠啊，每次都是白菜价买公司回去，重新组合一下，过半年股价就飙升，比巴菲特还厉害！”

“可是我觉得顾锋寒没有凌千帆长得帅诶，你看凌千帆这张脸，堪比金城武啊，这样的人不做明星真是我等之不幸啊！”

“光长得帅有鬼用啊，再说了，我觉得顾锋寒也很有味道哦，可惜……我们家猪头对我挺好的，现在休掉他是不是太绝情了？”

今天早上苏晚刚进公司，看到的便是这热火朝天的景象，整个办公区空空如也，反而是有投影仪的大会议室人头攒动。

“怎么回事，昨天没颁奖晚会今天早上也没球赛，一群人挤在会议室里做什么啊？”苏晚无力地扶着头，这就是老板过于“人性化”的后果，自从老板方非尽允许员工在大会议室看半夜的球赛之后，大会议室的利用率几个月内蹭蹭蹭地直线上升，比如现在明明已经到了上班时间，还有一群男男女女挤在大会议室里，不知道又有什么劲爆的新闻。

“台湾又出美少年组合了吗？”

她的房客兼下属贝菲头摇得跟拨浪鼓一样：“没有！”

“那她们在这儿堪比金城武犹胜梁朝伟的，都是些什么啊？”

“落伍了吧，嘿嘿。”

苏晚轻轻一笑，把银色单肩大挎皮包扔到办公桌上：“爱说不说！”

第3节：再见，如果可以再见(3)

贝菲从后面的凳子上爬到前面来，神秘兮兮地凑到苏晚跟前：“今天早上有个重磅新闻，你不知道？”

苏晚敲了敲自己的头，自己休假了一个星期，彻底忘记工作徜徉山水之间去了，哪儿还记得有什么新闻发布会，连忙问道：“出什么事了？”

贝菲拉着她一路到大会议室，苏晚这才看清楚里面一群花痴女是拿电脑在看网络电视，嫌笔记本屏幕太小所以在大会议室接投影仪看。苏晚眯着眼从百叶窗里看过去，好像是一个剪辑过的网络视频。

“看不清楚，什么东西啊？”

“两个钻石王老五的PK！”

“两个钻石王老五？”苏晚一愣，在脑子里搜寻着能称得上钻石二字的王老五们，自家老板似乎勉强也能算得上一个，“方大少和谁？”

“切！你满脑子就只有方大少！”贝菲略带鄙视地说道，“虽然方大少勉强也能算得上是个黄金单身汉啦，不过和他们相比，实在是小巫见大巫了！再说了，要是方大少上了电视，还不得在公司里24小时滚动播放学习一下，视频刻盘人手一份永久纪念啊！”

苏晚嗤的一声笑出来：“你也就敢背着他嘀咕几句，有本事你在续约要加薪的时候当面和他说这个。”

苏晚说到这里一愣，既然把自家老板方非尽都比下去了，这可供挑选的人就不多了……她琢磨来琢磨去，最后就想出两个人选来：“不会是顾凌两家那二位太子爷吧？”

“BINGO！今天银河集团和凌厉实业一起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在婺城成立正式的分公司，邻近五个地区的所有业务以后都归婺城的分公司管哦！”

苏晚长长地哦了一声，片刻后才反应过来尖叫道：“你该不会说，那个传说中被火烧得毁容所以不敢见人的顾家太子爷也露面了吧？”

“可不是！不过你现在要是敢说顾锋寒脸被火烧了，我敢保证公司里的姐妹们能马上把你给踩毁容了！”

贝菲嗖地钻进大会议室，拖着苏晚在最后面挤了个位置，大屏幕上正在放一段视频。现代社会资讯如此发达，早上才有新闻发布会召开，不到一个小时，顾凌两家接班人的资料，已经做成视频放在网上了。

不过，这两家的接班人同时亮相，还真是不容易呀！

银河集团原是顾家的产业，十余年前遭遇低谷，凌家注资银河集团，成为银河的第二大股东。数年前因为电子科技发展迅猛，两家又另外成立了凌厉实业，正式进军通讯、网络等新兴行业。现在大屏幕上正在播放的是凌家那位号称换女朋友多过换车的花花公子凌千帆，他是娱乐新闻的常客了，几乎每个月的八卦杂志都有他和某位名模或是选美小姐打网球挑珠宝看电影的照片流传出来当封面。

“凌千帆在顾、凌两家家族企业里的履历堪称完美：十年前，20岁的凌千帆以凌家第三代长孙的身份进入银河集团；24岁任凌厉实业执行董事兼CEO；26岁进入银河集团董事会，开始接掌银河集团传统的地产、能源、酒店、基建和投资等行业的生意，这一切，都是凌千帆将成为银河集团和凌厉实业正式接班人的信号。”

“然而，三年前顾氏正统太子爷顾锋寒的横空出世，将原本稳定的局面全盘打破。”

“三年的时间，顾锋寒将家族资产放大了数倍；三年的时间，顾锋寒带领凌厉实业进军网络、电讯等新兴产业，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并购新加坡电讯、成功运作G&L网并借壳上市、并购德国PE电讯等一系列成功案例，使他在这场接班人之争中后来居上，而在北美金融危机中成功并购米恩证券则无疑将顾锋寒的声望推到了最高点。”

“由于顾锋寒长期以来的低调态度和与媒体刻意保持的距离，使他在媒体曝光度上稍逊一筹，但他精准独到的投资眼光早已在银河集团和凌厉实业的董事会内有口皆碑。之前因为职权分配的不同，顾锋寒

和凌千帆这两位候选接班人少有交手的机会，然而三个月前顾锋寒和凌千帆不约而同地来到婺城，开始筹备银河集团和凌厉实业进军婺城的前期事宜。今天，银河集团和凌厉实业联手召开新闻发布会，顾、凌两家旗下的巨型商业航空母舰的接班人之争，似乎有白热化的趋势。”

第4节：再见，如果可以再见(4)

“据知情人士透露，目前婺城最豪华的湖景别墅——坐落于镜湖之畔、鉴心湾对岸的心湖苑，开盘后仅售出两套，买主正是凌千帆和顾锋寒，二人不仅在住宅上选择了毗邻而居，在其他方面也大有一争长短之势，凌千帆三个月前购入一辆法拉利599GTBFiorano，顾锋寒立刻不甘人后地选择了同时具备皇家气派和狂野气息的兰博基尼Gallardo……”

剪辑视频上刷刷刷地打出两辆极品车的对比图片，红色法拉利上方凌千帆的桃花眼含笑如花，黄色兰博基尼旁顾锋寒的幽深双眸冷若寒潭，薄薄的双唇微微勾起，似笑非笑。

那狭长的双目，薄唇的弧度……

世界上有如此相似的两个人吗?

一刹那间苏晚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那个她在行内听过无数次的名字，那个所有媒体都讳莫如深的“银河之鲨”，竟然长了一张和江上白如此相似的脸。

她下意识地甩甩脑袋，推开大会议室的后门，睁大了眼睛看着大屏幕上定格在右侧的那张脸。

冷淡得拒人于千里之外的眉目，正是曾被她取笑为“和红楼梦里王熙凤一模一样”的丹凤眼、吊梢眉，他为这个还横鼻子竖眼睛了好几次，可是……怎么可能呢?

顾锋寒。

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大概是三四年前了，那个时候声名远播的是银河集团，也就是顾、凌两家控股的老牌集团，凌厉实业只是这两家进军新兴行业的玩票之作。突然有一天，凌厉实业挂名的CEO变成了顾锋寒这个陌生的名字。

同时宣布的还有凌厉实业并购新加坡电讯的消息，这样一起以小吞大的经典案例，至今仍作为欧美一流商学院的实例教材来分析学

习。

并购案很轰动，顾锋寒很低调。

一度有媒体暗地里揶揄，说“顾家有子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大家背地里还开玩笑，说现在商界人士出山也要学娱乐明星搞包装、搞炒作，一副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架势，死活不在公众面前曝光。以至于后来一度有传言甚嚣尘上，纷纷怀疑顾家的独子要么是被火烧毁容了要么是身有隐疾……

好在顾家财雄势大，黑白两道都吃得开，仿佛一夜之间，从纸媒到网媒，所有关于顾家大少爷长相问题的报道瞬间销声匿迹。从此之后，顾家的大少爷就被贴上了一个神秘的标签，两大旗舰企业在他手上更是做得风生水起，以前稳健发展的风格也变得激进锐利，鲸吞蚕食不少竞争对手。

顾锋寒独特的行事风格更印证了商场上另一句极有名的话：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

因他这强悍而独特的行商风格，业内甚至流传着另一句话：有女莫嫁凌千帆，生子当如顾锋寒。

那个和苏晚在老家阁楼上乘凉打闹拍蚊子的江上白，走遍婺城大街小巷找烤羊腿烤翅的江上白，摸着她的头叫她傻姑娘的江上白，怎么会和这样的人扯上联系呢?

“苏大小姐，又神游太虚了啊？”

不用抬头也知道是自己那个二世祖老板来了，苏晚认命地抬起头来：“方大少有何吩咐？”

方非尽一脸颓败，全没了往日那副玩世不恭嘻皮笑脸的恶行恶状，拉了个凳子在她旁边坐下来：“先给你透个风声，不然别说我这人做事不讲义气。”

“出什么事了？”

“今天早上新闻发布会看了？”

“还没，不过也听说了，你是说……”苏晚脑子里稍微那么一转，想起一件事来，“我休假前凌厉实业对方圆天地提出收购的事情……和这个有关？”

方非尽点点头，脸色出奇地苦恼，完全不像平时那个乐天又贫嘴的二世祖，苏晚疑惑地问：“方圆天地又没有上市，他们想买，我们也不一定要卖呀，还是……还是你想卖了？”

“你看我是这样的人嘛！”方非尽不满地抬起头来，“我家还不缺这几个钱，不过今天早上我接到电话，凌厉实业那边又抬高了价钱。”

“你不是说，凌千帆是你大学时候的师兄，这件事情完全不用担心吗？”

方非尽为难地叹了口气，一脸的迷惑不解：“我原来也以为是这样呀，我想凌师兄和我这么铁的关系，他不就想买家网站嘛！三条腿的蛤蟆难找，带个.com的网站还不遍地都是，他买哪家不行呀！谁知道等我联系到他，他居然说这件事不归他负责他不好插手！”

第5节：再见，如果可以再见(5)

凌千帆做不了凌厉实业的主？苏晚听这话怎么都觉着不对劲，顾锋寒行事低调，外界对他和凌千帆的关系，传言颇多，普遍的猜测是两位接班人不合——这么一想，似乎也是说得通的。

“顾、凌两家现在关系微妙得很，顾锋寒在董事会上拍了板要收购方圆天地，凌师兄要是直接插手干涉，不是摆明了让人看笑话？凌师兄上午给我电话，说下午顾锋寒的首席秘书要来详谈一下。”

苏晚听到首席秘书几个字，提上来的心一下又掉下去，她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在期盼顾锋寒本人前来，好让她仔细辨认一下，免得这样胡乱猜测得煎熬。方非尽恍然未觉她的慌乱，继续絮絮叨叨：“不过你一定想不到，凌师兄说，顾锋寒之所以这么坚持收购方圆天地，是因为他觉得你负责的倾城之恋那个栏目大有可为……”

倾城之恋是方圆天地的一个重头栏目，正是由苏晚领衔的。方圆天地自身是一个综合性旅游服务网站，倾城之恋则定期挑选一个城市作为主打，介绍此城市的风物人情，然后由其他栏目负责提供一些旅游方案，以及折扣酒店预订、机票预定等服务。这个点子也是两年前苏晚提出来的，坚持做了两年之后，终于成为方圆天地不同于其他旅游服务网站的特色之处。

苏晚倒吸了一口冷气，顾锋寒看中了倾城之恋那个栏目？他看到了什么？难道是……

顾锋寒，这个几年来深居简出的“银河之鲨”，到底是什么人物？她急匆匆地回到办公室，噼里啪啦地在搜索引擎里输入顾锋寒的名字，搜来搜去都是他最近三个月的新闻，以前的零星新闻都是众所周知的那几起并购案，最近的则是银河集团和凌厉实业进军婺城的连锁效应，什么婺城地价逆市反弹，银河股价稳中有升……

忽然一则八卦消息吸引住了她的目光：

相对于凌千帆的绯闻缠身，顾锋寒在感情方面则显得洁身自好许多，早年曾有传闻顾氏的太子爷流连花丛，然而最近他的真命天女逐渐浮出水面。几年前与他一同进入银河集团，现任银河集团SVP（高级副总裁，Senior Vice President）的Angela孟，据知情人士透露已获得顾氏掌门人顾湘麒的首肯……但亦有传闻凌氏的千金凌千桅才是内定的太子妃人选……

鼠标啪的一声滑下来，悬在空中滴溜溜地转着，Angela孟，这一次，该不是巧合了吧?

Chapter 2

凌厉实业对方圆天地提起收购的事情，马上就在公司内部传开了，虽然外界还没有什么风声，私底下已经闹翻了天。方非尽一个星期都阴着脸，顾锋寒自那天的新闻发布会后也没有更多的亮相，留下余韵无穷供大家茶余饭后八卦。

周五下班的时候，苏晚走得很迟，准备去电梯的时候才发现方非尽办公室的灯还亮着，隔着磨砂玻璃的门，透出白幽幽的光。苏晚走过去敲了敲，门虚掩着里面也没反应，难道是方非尽走的时候忘了关灯关门？轻轻一推，才看到沙发上窝着一个人，正在吞云吐雾，听到推门的声音才抬起头来："你还没走？"

"你不也还没走么？"

方非尽找了个一次性水杯接了点水，把抽了一半的烟摁下去，他平时没有抽烟的习惯，烟灰缸早不知被扔到哪里去了。把水杯扔到垃圾桶后，方非尽拎起钥匙朝苏晚笑笑："走吧，顺便送你回家。"

"出什么事了？"方非尽颓废的样子怎么看怎么不对劲，苏晚有点担心地问道。

方非尽摁下电梯开关，自嘲地摇摇头，直到电梯嘀的一声开了，才闷闷地说了一句："我想我大概真的不是做老板的料吧。"

电梯里的灯已经开了，平时从玻璃柱里可以一览无余的外景，此时却什么也看不见，只剩下一片黑漆漆的，映着两个人相对无言的影

子。苏晚无奈地叹了一声，回过头来想安慰方非尽：“凌厉肯一再提价，不正说明我们这五年的辛苦是有价值的吗？”

方非尽嗤了一声：“苏晚，你存心寒碜我呢？”

“如有此心天打雷劈，怎么说我也算是开国功臣，寒碜你我有什么好处啊？”

第6节：再见，如果可以再见(6)

方非尽长吐了一口气，似乎没刚才那么颓废了，自嘲道："被顾锋寒看上，简直是我一生中的耻辱！你说我以后还怎么出去做人啊，生意场上也不用混了。"

苏晚一愣，转念一想，马上明白了方非尽的意思，被顾锋寒看上，似乎确实不是什么值得炫耀的事情。这个刚刚揭开神秘面纱的"银河之鲨"自从入主银河集团以来所完成的几起收购，被收购的都是原来口碑较好，却因为经营不善或投资策略产生偏差而导致股价大跌，或资金周转困难而不得不寻求收购的公司。从这一方面来讲……如果方非尽同意凌厉实业的出价，岂不是自承方圆天地在他的掌控下市场定位产生了偏差?

方圆天地发展了四五个年头，也算做到了国内旅游综合服务网站的前三位，如果不是方非尽脾气拧和家里老爷子闹别扭，发展势头或许还能更好。方非尽想想这个又哼了一声："银河旗下有不少酒店地产，要是真合并了，肯定是强强联合势头迅猛，到时候我还有脸出去见人？"

"也对，我记得他趁着北美次贷危机的时候，用3美一股的价钱收购米恩证券，简直是白菜价收购啊！转头靠卖米恩证券的行政大楼就把收购的预算给挣回来了，等于是白白地捡回米恩证券价值数亿的客户资源和几项专利权……"苏晚暗暗地感叹顾家的少东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再想想自己认识的那个江上白，除了打台球厉害一点，能瞎猫碰死老鼠地弹两首钢琴曲，使使劲学习似乎也不错……

方非尽在一旁翻着白眼打断她："花痴完了没有？刚刚还一副要安慰我的样子，我还以为你总算良心发现了！"

苏晚吐吐舌头举手投降："我错了我错了，晚上请你吃饭赔罪总好了吧？"

方非尽嗤了一声，鄙夷地说道：“算了吧，陪你吃饭等于受罪，你不若以身相许来的干脆点！”

苏晚白眼一翻，她听方非尽说以身相许，已经从最初的惊恐交加到现在的安之若素了，她拍拍他的肩膀安慰道：“知心姐姐今天免费替人解答各种不孕不育疑难杂症，有什么问题你尽管说吧！”

方非尽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苏晚现在的厚脸皮完全是被他给培养出来的，不知道这叫不叫自作自受。从停车场取了车出来，交通高峰期刚过，车开得还算顺畅。方非尽这才缓过神来，只是脸上还有点不爽：“其实凌厉第一次报价是在三个月前，当时只是一个SVP打了个电话过来，我没当一回事。”

“三个月前？”苏晚转过头来，吃惊地望着他，“他们到底看中我们什么了？”

“当时我也不知道，我想方圆天地也没上市，卖不卖还不是我说了算，谁知道他们每个月提一次价。你走之前我实在心里没底，才跟你提了提，”方非尽顿了顿，似乎很不愿意讲出后面的话，“谁知道顾锋寒铁了心要买下方圆天地，就你不在的那个星期，我们家在宁江的两块地出了点事。政府新出台的限价政策和我们家在那里的既定开发计划有些抵触，如果转作其他用途，资金一时也转不过去。今天……今天我爸给我打电话，说银河旗下的锦绣地产，愿意接过去做。”

苏晚一愣，默然半晌后低声问道：“条件就是要你放弃方圆天地？”

方非尽默默点头，一脸落寞，方圆天地是他和苏晚这么多年的心血，他固然没有顾锋寒凌千帆那样的成就，但怎么说这也是他正正经经做的一桩事业，谁知道竟如此不堪一击，别人轻轻一出招，便如落花流水，一败涂地。

“我爸还说，放我在外面逍遥了五年，也是时候回家了。”

苏晚心中顿时一阵怅然，方非尽和他父亲的矛盾，她隐约也听说过一些，不过牵涉到人家的家事，她也不便多问什么。

转过最后一个路口，车慢慢地开进苏晚住的骄阳小区，方非尽偏过头来，一言不发地看着苏晚，似乎在等待她的什么答复。

苏晚不着痕迹地转过脸，一脸轻松地笑了笑：“不错了，算算分到我头上的钱，应该够我回老家盖个三层楼，再买辆拖拉机。我也算是有房有车人士了，人生梦想提前几十年实现啊。”

第7节：再见，如果可以再见(7)

方非尽无奈地笑笑，又转过脸去，就算被拒绝了一千次，他仍然忍不住要第一千零一次地尝试，希望某一日得到一个惊喜。苏晚目不斜视地盯着小区的路，方非尽的车一开到楼门口，她便迅速地推开车门跳了下去。方非尽在她身后苦笑着摇摇头。

“苏晚。”他突然开口叫了一声。苏晚小跑了两步之后才顿住，回过头来时又是一脸灿烂的笑容：“淑女香闺恕不待客，你还是……”

“我没准备上去喝茶！”

苏晚尴尬地住嘴，朝他心虚地笑道：“那是什么事？”

“周日有没有空？陪我去见一个人。”

苏晚狐疑地看着他，印象中除了最初两年没人手的时候她得和方非尽出去应酬外，这两年她已经退居幕后了。方非尽笑着解释道：“凌千帆，我跟你说过的，他是我师兄，如果我真的保不住方圆天地了，他以后也算是你老板了，多少能关照你一点。”

苏晚张了张嘴本来准备拒绝的，看到方非尽微笑中透着的无奈，一时竟心软下来——所谓如果，恐怕是已成定局了吧，不然方非尽怎么会一副安排后事的样子？她点点头后歉然道：“非尽，对不起。”

方非尽笑着摆摆手，十分潇洒地钻进车内，车子绝尘而去，心里却忍不住一次又一次地问：我有什么比不上那个男人？五年了，就是个铁石心肠也被化开了，偏偏这个苏晚就是个油盐不进的！

十一月十一日，心湖苑，鉴心明珠高级会所。

跟在方非尽后面进了心湖苑，苏晚这才细细地打量了一下这个号称婺城的“汤臣一品”的豪华别墅区。心湖苑里有八套超豪华临湖别墅住宅和一幢高级会所，除了各套住宅里自带的游泳池、健身房等设施，鉴心明珠里另有网球场、高尔夫练习馆、健身房等健身设施，一楼是酒吧，往上分别是中西餐厅、咖啡厅等。

果然是富人区，一般的暴发户恐怕都买不起。苏晚还记得，当年她和江上白去镜湖边玩的时候，看见地产商在这里圈了一块地，她正在咋舌广告词上的“世纪末的贵族华庭”，江上白却在一旁不住地碎碎念：“流苏她娘啊，算命先生也说了，我们第一胎是女儿，你要是不想奉子成婚的话咱们得赶快结婚啊，你说我们一毕业就结婚好不好？”他平时话很少的，那一次被庙里解签的算命先生刺激到了，三天两头逼问她什么时候结婚，她听得烦不胜烦甩出一句“买得起湖景别墅再说！”他陡然沉默，她回过头看到他沉着脸，自己憋着不敢笑，等他反应过来之后一把把她摁在怀里狠狠地整治了一番……

方非尽和凌千帆约在日式露天温泉小苑里，穿着和服的服务员态度温婉得让苏晚有些头皮发麻。服务员领着方非尽和苏晚穿过温泉区，带他们到一片矮矮的日式建筑前，穿过长长的木质走廊，拉开两道木门，凌千帆正悠闲地接过服务员捧上的茶碗，优雅地三转茶碗之后向服务员致谢：“这里不需要服务了，谢谢。”

他一身休闲运动装，明明和环境不搭调，穿在他身上却再合称不过。

苏晚跟着方非尽躬身进去，落座后馥郁茶香扑面而来。她虽然也跟着方非尽出席过几次名流宴会，却是头一次体验日式茶道，不免有些拘谨，全身不自主地戒备起来。坐在对面的凌千帆率先开了口：“非尽，这就是你提到过的……苏晚苏小姐吧？”

苏晚拘谨地点点头，凌千帆微微一笑，露出一排洁白的牙齿。苏晚心中一叹，她一直以为长得像女人的男人不免娘娘腔，谁知这凌千帆虽然长得比女人还好看，气质上却一点也不让人觉得女性化，一笑之间便如和煦春风。

方非尽朝凌千帆递了一个颇含警告意味的眼神，虽然知道苏晚一直是心如止水的状态，但看到凌千帆随时随地对方圆十尺内的女性发送电波，仍觉着有些碍眼。

凌千帆心中暗笑，几年不见方非尽竟然被一个女人驯成这副模样，又不好意思当着苏晚的面笑话他，只好跟他直切正题：“听说方叔叔已经到婺城了，还没有召见你吗？”

第8节：再见，如果可以再见(8)

方非尽摇摇头，一脸的无奈："迟早的事，这还不是拜鼎鼎大名的顾少所赐。真不明白我这么个小破公司，怎么就成香饽饽了？连父亲大人都被他请动了，真不容易！"

凌千帆心有余而力不足地摊摊手："这件事一直是Angela负责的，所以我也不便插手。上次你跟我提起这件事，我也没能帮上忙，真是不太好意思。"

苏晚一听凌千帆提起Angela孟，不动声色地问道："这位Angela是……"

凌千帆愣了一下连忙道："哦，你们可能还不太认识，她中文名是孟涵，和我表弟顾锋寒在费城留学时认识的。"

苏晚握着骨瓷茶碗的手一紧，孟涵，这名字冒出来，再不给她一丝一毫的侥幸。顷刻间她便有落荒而逃的冲动，即使在场的人没有一个知道她这心底的秘密，即便她还没有见过那个顾锋寒一面。

方非尽恼火地点点头，猛地给自己灌了两杯茶。凌千帆按了一下铃，叫服务员进来添茶。两层木门依次拉开，走廊对面小包厢的门忽然也同时被拉开。

看清对面包厢的三个人之后，几个人不禁都目瞪口呆。

"爸爸？"

对面包厢里有三个人，除顾锋寒和一个身着职业套装的女人，竟还有方非尽的父亲方维鸣。

方非尽愣了一下，这边凌千帆已站起身来，过去请方维鸣过来叙叙旧。方维鸣倾着身和顾锋寒说了几句什么，便起身准备过来。方非尽连忙站起身来，颇有些尴尬地向苏晚低声道："我爸爸来了。"

苏晚恍惚着哦了一声，眼里只有还在对面包厢的那两个人。顾锋寒只是低头喝茶仿佛并没有看到她，而他身边那个举止优雅精明能干

的女人……可不就是孟涵么？只是，为什么孟涵像见了鬼一样，连笑容都僵住，看到自己有什么让她这么害怕的？

苏晚来不及去想为什么，凌千帆已经关上房门。方非尽若无其事地向她介绍自己的父亲，她艰难地挤出笑容，和方维鸣打了招呼，脑子里却只有方才那匆匆的一眼，是他，真的是他，他……为什么会是顾锋寒？

另外三个人在谈些什么苏晚完全没有听见，倏地站起身来："非尽我有点事我先走了，你和伯父先聊。"

方非尽一脸诧异不知道出了什么事，碍于父亲在旁边，也不好送她回去，只好提醒她自己多加注意。凌千帆客套地问了一句："苏小姐，这里出去要走十几分钟才能到外面打到车，不如我送你出去吧？"

"不用了，谢谢凌先生。"苏晚落荒而逃，她怎么也没想到会在这种地方碰上江上白，哦，现在是顾锋寒了吧？他为什么会在这里？他的样子似乎变了一些，然而她知道那是他，一定是他！

苏晚唯一的念头就是离开这里，离开这里，要多快有多快，要多远有多远。高跟鞋的不方便在此刻显露无遗，一口气跑出长廊，拐了个弯看到出口，她终于松了口气，扶着墙深吸一口气。

"晚晚，是你吗，晚晚？"苏晚猛地挺直脊背，孟涵明媚的脸庞出现在她面前。

"晚晚，这些年你去哪里了，怎么都不跟我们联系……晚晚。"孟涵脸上的笑容有些僵硬，苏晚的视线越过她落在从远处缓缓走来的顾锋寒身上，他冷冷地瞥着她，泠然的皓月清辉似乎投射到很远的地方。

苏晚只觉得整个心都吊了起来，看着那双锃亮的皮鞋一步一步地靠近，一步一步地靠近，那双皮鞋停住的时候她几乎连心跳都要停止了，空气中寂静得仿佛只听得见她的呼吸声。

Chapter 3

“Angela，明天你再约方总吧，宁江科技园的事情可以慢慢谈，我不急。”

顾锋寒的声音没有一点情绪，似乎是责怪孟涵在无谓的事情上浪费时间，孟涵诧异地看了他一眼，仍有些不甘心地拉拉苏晚的胳膊：“晚晚，我们很久不见了，找个地方喝杯茶好不好？或者你看什么时间方便……”

“不用了。”苏晚一咬牙昂首挺胸地抬起头来，手心在背后掐得生疼，无数个她以为已经遗忘的回忆，躲也躲不开地涌上来，一浪接一浪地将她淹没，整个世界只剩下那一行刺眼的字：“现任银河集团SVP的Angela孟，据知情人士透露已获得顾氏掌门人顾湘麒的首肯……”

第9节：再见，如果可以再见(9)

苏晚用最后一丝力气挤出一个微笑："二位贵人事忙，我就不打搅了。听说你们好事将近，祝你们百年好合，永结同心！"

苏晚维持着最后的形象，在抽出手的一瞬间掩住无名指上的圆环戒指，笃笃笃地走出会所，然后几乎是一路狂奔地逃出心湖苑。门口的警卫诧异地看着她，要不是看着她是才请进去的客人，差点拿她当可疑人物仔细盘问一番。她强忍着高跟鞋的不适跑到马路上，不停地挥着手拦的士，谁知的士今天也跟她做对似的，一辆接一辆都是载了人的，等一辆空的停在她面前，似乎已过了一辈子那么长。苏晚猛地拉开门冲了进去，惊魂未定地看着司机："莲花路，骄阳小区！"

孟涵茫然地望着长长的回廊，片刻后才劫后余生般长舒一口气。惊骇之余，心头浮起的不知是庆幸还是悲凉——苏晚还活着？她不是已经死了五年了吗？还活着，为什么她从来没有回来找顾锋寒？孟涵费了好大的功夫才勉强定下心来，转过身来看到顾锋寒竟还是面无表情地站在一边，怎么会这样？

她一直以为，哪怕隔着千山万水，只要有一丝苏晚的消息，顾锋寒也会毫不迟疑地追过去，哪怕是天崩地裂也无法阻挡他的脚步，就算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他死也要和她死在一起的……谁知道当他们近在咫尺的时候，他竟是那样的平静，平静得令人生畏。

孟涵不是不知道顾锋寒对苏晚的感情有多深，当年噩耗传来，他悲恸哀绝，恨不能以身相代，之后一年更如行尸走肉，药石罔效，他的父亲劝不了他，他从小到大的兄弟凌千帆也劝不了他，所有人无计可施。

她只说了一句话，晚晚在天有灵，一定不希望见到你这样。

这一句话如同观音大士净瓶中的回魂柳枝，让顾锋寒起死回生。

然而所有的人都以为这是孟涵的功劳，只因为他们从不知道有苏晚这个人的存在。所谓对症下药，要先知道病症所在，顾湘麒和凌千

帆只知道他不开心，却不知道他为什么不开心，这是她的秘密，她和顾锋寒的秘密。

孟涵很明白什么时候该做什么样的事，所以刚才立刻出门去追她——苏晚果然还和当年一样倔强，自己开口，便不愿多说一句话。

孟涵有些歉然地笑道："sorry，Francis，我劝不住她。"

顾锋寒也不搭腔，拉了拉领带就往自己住的那个单元走，孟涵跟在他身后，低声说道："原来她还活着，她怎么都不联系我们呢？她当时……为什么没有回来？"

顾锋寒瞥了她一眼依旧没搭腔，孟涵跟在他身后，犹疑道："之前调查宁江那两块地的时候，听人说方家的少东一直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不肯回去继承家业，刚才听方维鸣的口气，好像是……"

她恰到好处地住了口，留下无穷回味的想象余地，顾锋寒步子一滞，又接着往前走。孟涵接着问："我们对方圆的收购，是不是……"

顾锋寒迅速简短地截断了她的话："收购计划照旧进行。"

过了一阵，他似感叹似自语地喃喃道："她好像变了不少。"

孟涵微微一愣，旋即仓促笑道："是啊，不过……活着就好。"

"活着就好……"顾锋寒重复着这句话，一路上皱着眉一言不发。

直到回了家里，顾锋寒打开遥控器转到财经要闻，电视上各地股市信息、证券要闻如走马灯一样闪过，顾锋寒的脸上有些倦怠，一言不发地转着无名指上的那枚圆环戒指，半枚硬币打成的戒指在岁月的磨砺下早已黯淡无光。曾有人揣测过那枚戒指的来历，又或者它所代表的涵义，没有人会相信，顾氏的少东会戴一枚造价仅一美金手工打造的硬币戒指。可他偏偏戴着，还一戴就是五六年。

"人不能靠回忆过一辈子。"顾锋寒茫然地看着屏幕，似乎是在解答孟涵的疑惑，又似乎是在说服自己。

手机铃声适时响起，凌千帆略有不满的声音从手机里传来："阿寒，你要我今天约非尽出来，怎么见了面，你倒一声不吭地跑了？"

"你打电话过来，不会就是为了说这种小事吧？"

第10节：再见，如果可以再见(10)

“小事？这不你说要约他的么？你倒好，连方叔叔都约上了。你是不是和非尽有什么过节，我看你今天眼神不对，到底想干什么？”

顾锋寒起身往别墅二楼走，一边云淡风轻地回答凌千帆的问题：“我什么时候说过和他有过节，若我想要他不好过，还能容他逍遥到现在？”

“阿寒，”凌千帆微不可闻地低叹一声，“我相信你，所以这件事我才一直没出声。方圆天地不值这个价，你知我知，非尽知道，就是方叔叔也知道！要不是他舍不得宁江那两块地，也不会任由你这样把他儿子捏圆搓扁。”

“那又怎样？这个世界就是这么残酷，弱肉强食，适者生存，方非尽逍遥了这么多年，也是时候清醒清醒了！”顾锋寒的话里忍不住带了点火气。他本意不过是要借方维鸣的手，去压制一下方非尽，谁会想到……他竟把苏晚带了过来？而苏晚，居然也就乖乖地跟着他去见凌千帆。

顾锋寒揉揉眉心，暗悔刚才竟白白错失良机，那原本是多么好的机会，让她看看她现在跟着的这个男人，有什么能力护住他们一砖一石建立起的方圆天地！

“你还说你和非尽没有过节，他逍遥不逍遥关你什么事？阿寒，你以前就经常做些奇奇怪怪的事，八年前你神经兮兮地跑回来找我，就为了找一个大学教授的麻烦；七年前你又发一次疯，要我在一个月之内摆平你去费城读书的事……你最近一次发疯是去和一个我从来没听说过的小县城签了不知道多少年的投资合同！以我对你的了解程度，你现在的症状和之前那几次一模一样！”

“我没发疯，千帆，这一次我很清醒，人只有清醒的时候，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想做什么。”

“你别跟我谈什么哲学什么人生！我还有事不跟你啰嗦，事先说好，我可以帮你，只要你不动方非尽。”

顾锋寒冷哼了一声，似是在鄙薄凌千帆对方非尽少得可怜的维护：“话别说这么难听，我又不是黑社会的！”

凌千帆的电话在他话音刚落时应声而断。顾锋寒把手机往桌上一扔，拉开抽屉，一部型号古老的手机静静地躺在抽屉里。他熟练地按下几个号码，桌上的手机铃声响起，低沉的男音，浓郁的忧伤，令人心碎的情歌，仿佛正在闪动的那个号码，真的是它原来的那个主人。

手机在桌面上不停振动，屏幕上一闪一闪的是“晚晚”二字，Bamboola独特的嗓音回荡在空旷的房间里，无数个白天和黑夜，他用这样愚笨的方式麻醉自己，欺骗自己她还活着，她还活着。

You know I love you，I?m thinking of you when we apart.You?ve made a difference to my life.

无数次的悔恨交加——他为什么会一时赌气，没有和她坐同一班航班回去？如果，如果再给他一次选择，无论她发多大的脾气，无论她怎样不信任他，他也要和她一起回去，明明买了机票，却因为一刹那的犹豫和愤怒……

如果再给他一次选择的机会，他宁愿在最后的时刻陪着她一起死去，也强于留他一个人在这世上，茕茕孑立，形影相吊。

半年前回柚县的时候，小桥流水，古镇人家，往事历历在目，只是不知人面何处，徒留无限悲凉，他突然间想起以前她说过的话，这么美的地方，为什么没有更多的人看到，于是心生一念，让人找找柚县的资料，看有没有可投资开发的前景。

不料呈在他面前的竟是方圆天地的倾城之恋栏目的一期资料，以梦泽古镇为主打，栏目策划那一栏，赫然写着“苏晚”二字。

他转下无名指上的戒指，戒指内沿的Adeline几个字母已不再清晰，然而那几个字母好似刻在他心上一样，经年累月，无法磨灭。

圆环戒指在抽屉里转了个圈，稳稳地躺在抽屉里。

Bamboola的歌唱完，手机里传来话务员甜美的声音：对不起，您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请稍候再拨……

凌千帆听着手机中传来的忙音，有一点奇怪——挂上电话才想起另一桩事没跟他说，再打过去已经占线了。凌千帆叹了口气，算了吧，这边还有个大麻烦等着他呢，方维鸣是不见儿子的时候老念叨，真见了面又要训话，偏偏方非尽也是个倔脾气，可别他才出来了几分钟，那小子又把他爹气得吐血。

第11节：再见，如果可以再见(11)

敲开包厢门后，凌千帆惯性的温和明媚笑容出现在方家父子面前："方叔叔，我在外面订了几个小菜，一起吃个午饭吧？方叔叔也是，来了婺城也不跟我说一声，要让家里老爷子知道了，一定会从疗养院里冲出来给我家法伺候！"

方非尽如释重负，低着头使了个眼色，感谢凌千帆的江湖救急。方维鸣在凌千帆面前也不好对儿子发脾气，看看时间也差不多要吃中饭了，率先站起身来："我要是凌老，养了你这样懂事的孙子，高兴得三天三夜睡不着觉都来不及呢！今天太仓促了，下飞机正准备找你出来好好地点醒这个小兔崽子，你们家老表就先找上门来了。"

方维鸣和凌千帆的爷爷，扯祖籍还能算上半个同乡，老表是他们原籍那里的方言，指的是凌千帆和顾锋寒这种表兄弟的亲戚。外界传言凌千帆和顾锋寒不合，刚才两个人碰了面竟连头也没点一个，顾锋寒对凌千帆更是连瞟都懒得瞟一眼，方维鸣察言观色之余又不禁感叹——顾氏人才济济，年轻一辈更是出了两个这样不好对付的家伙。想到这里方维鸣又不住地摇头，怎么自家儿子偏偏是这样一个懒散德性，自己一把老骨头了还要四处奔波，不像凌家的老爷子，过着神仙般的日子，偶尔还去墨尔本钓个鱼……

吃过了饭凌千帆又开着车送方维鸣回酒店，借口约了方非尽打网球，挽救小师弟于水火之中。一进酒店的电梯，方非尽就忙着向凌千帆作揖道谢："大师兄啊大师兄，你上午晚进来一分钟，我恐怕就要血溅当场了！"

凌千帆哈哈大笑："就你那副德性，见了你爸跟老鼠见了猫似的！你何必呢，早早把方圆脱了手，回去当几天孝子有什么不好？现在这样天天提心吊胆的，这种日子你就过得舒服？"

方非尽一听把方圆脱手这几个字，脸又拉了下来，窝在副驾里半天没吭声。等凌千帆把车子倒出来他才嘟哝了一句："家家有本难念的

经。再说人各有志，方圆天地虽小，也是我辛辛苦苦打下的江山。你们说我没那个大志，我也认了，我就不明白了，我方非尽是得罪谁了还是碍着谁了，怎么就偏偏盯着我的方圆天地不放！”

凌千帆从后视镜里看到方非尽眼中有着难得的怨愤，一时心里也有些疑惑了——这方圆天地里到底有些什么东西，让他那个号称收购一个公司最多只需一个月的挂名表弟，耗了三个月的时间仍不肯放手；又让他这个一贯嘻嘻哈哈什么事都不放在心上的小师弟，在Angela和顾锋寒的软硬兼施下，死死不肯松口？

“你在婺城也待了有五年了吧？”

“是啊，怎么了？”方非尽心不在焉地回答着，一边拿出手机按了几个键。

“我记得你以前都是打一枪换一炮的，怎么突然这么定性了？”

方非尽手里的电话正好接通，马上把凌千帆忘到一边：“喂？你到家了？不好意思我爸爸一直在，不方便给你打电话，下次有空再出来吧。嗯……你声音听起来不大好，不舒服吗？哦……那你好好休息吧，周一再见。”

方非尽心神不定地挂上电话，望着地址簿上的名字发了半天呆后，才想起来凌千帆刚刚好像问了他些什么：“你刚刚问我什么？”

凌千帆颇有深意地望了他一眼，一边打方向盘一边问道：“你不肯出手方圆天地，就是为了……刚才那位苏小姐吗？”十年的摸爬滚打，凌千帆早已练就一双火眼金睛。

Chapter 4

方非尽默然不语，低着头一声也不吭，凌千帆从后视镜里看过去，方非尽此时的模样，就跟大学时篮球联赛时好不容易拼到了决赛，他却受伤被迫下场的时候一样，一分委屈、两分不甘和七分的倔强。

凌千帆在心中暗暗叹气，一边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兄弟，一边是自己向来照顾的师弟，这么难搞的事情怎么就偏偏被他碰上了呢？早上

出门的时候他还在想，顾锋寒的性子他最了解不过，能劝得方非尽卖掉方圆，乖乖地跟方维鸣回家去是最好不过的，这样顾锋寒遂了心愿，方家父子也不至于失和，他的任务也就算圆满完成了。现在看来……要方非尽放手，恐怕没那么容易。他突然又想起方非尽五年前曾暗中抛售在纽约的一处房产和大量股票，据说……也是为了一个女人。

第12节：再见，如果可以再见(12)

就在他以为方非尽会沉默到底的时候，方非尽忽然长舒了一口气。

“说出来你也许不相信，她……”方非尽脸上一瞬间绽放了无限的神采，不久前眼中的隐隐怒意也变得柔和起来，“她是我一不小心捡到的天使。”

不论何时，不论何地，方非尽想起苏晚的时候，没有别的词可以形容，只是觉得好，天很蓝，云很白，阳光暖得恰到好处，一切都好，什么都好。哪怕是她拒绝他的时候，他也甘之如饴——他认识她三个月，就兴冲冲地跟她表白了，那是她一千次拒绝的开始。

“为什么？”他问她。

那回答他这一辈子都记得。她静静地望着他，没有一点欣喜或是慌乱：“你要真话还是假话？”

“真话是什么，假话是什么？”

“假话是……我配不上你，你值得更好的；真话是……我不爱你，我很感激你，感激到……来世今生结草衔环也不为过，但是我不爱你。”她回答得如此干脆坚决，那个时候方非尽还没有料到这是一场怎样艰苦卓绝的长期战斗，他只是觉得她好，就连她拒绝他的话，他也觉得酷毙了帅呆了好极了，他有的是时间和她耗下去。

这边方非尽还沉湎在往昔回忆中，那厢凌千帆身上已是鸡皮疙瘩直冒，狠狠地被天使二字雷得倒吸了一口冷气。

车已开进了球场，凌千帆这样一哆嗦，该踩刹车的时候差点踩了油门，忍不住白了他一眼：“这种肉麻的话你还是回去对你那位苏小姐讲吧，你还真是个死心眼……”

方非尽颇不服气地回击：“你这种阅人无数的人，是不会了解这种感受的！”

凌千帆微微一哂："所有的花花公子都曾经是纯情少男！我不懂？我有什么不懂的！"

和方非尽开着玩笑，凌千帆的脑子却一点也没闲着，原以为他那个挂名表弟性子硬，所以才来劝方非尽，没想到方非尽这个小孩认死理，事情大有复杂化的趋势，凌千帆郁闷得都想买块豆腐撞了算了。

"打网球？上个月买了一对Wilson的石中剑，要不要试试手感？"

好几年没摸球的方非尽被凌千帆杀得落花流水，才两个钟头凌千帆便兴味索然："非尽你怎么搞的，我都不好意思跟人说你以前和我是一个校队的……"

方非尽无奈地摊摊手。凌千帆颇不满意："找个时间挑两盘台球，美式英式随你定，你要是再像今天这么敷衍我，我跟你没完！"

方非尽双手合十给他赔罪，脸上却一点诚意也没有，明显心不在焉，忽然手机又响了，方非尽精神一振，火速从刚刚脱下的外套里掏出手机。

电话那头苏晚颓丧地倒在床上，隔壁贝菲正兴高采烈地打刚刚买回来的游戏，隔着门传来悠扬的曲调，更显得她的声音无力而空洞："非尽，有点事要跟你说。"

她顿了一下，丝毫没发觉自己的声音低迷喑哑："不知道怎么和你开口，我现在都有点虱多不痒债多不愁了。"

方非尽一时哑然，不知道该从何说起，他直觉苏晚要说的不是好事，却不得不顺着她的话故作轻松地开着玩笑："你直接说死猪不怕开水烫不就得了？"

苏晚忍不住嗤了一声，方非尽这样想方设法不让她为难，反而让她更不好意思了，刚刚酝酿好的辞职申请又缩回了肚子里。沉默了半天，那边方非尽喂了几声，她才反应过来，决定这事还是明天周一和他当面谈要好一些："没什么，刚想问你和你爸爸谈得如何？要不要我明天送黑玉断续膏来给你刮骨疗毒……"

“苏晚，少幸灾乐祸！”方非尽恨得牙痒痒，想起家里的老爷子，心里又凉飕飕的，虽然猜到苏晚可能有什么别的事要找他，一时也不知道怎么追问下去了，于是草草收了线。

手机扔在一旁，房里没开灯，苏晚睁着眼，却好像在做梦一样。

眼前晃动的，尽是早上遇到的那个人，原来不是自己说死心，就真的能死心的。一次又一次地告诫自己，她和他只是缘分太浅，一次又一次地说服自己，他会有更好的幸福……也曾经想过，也许自己有一天会和他在街头偶遇，碰见他带着老婆孩子，他们也许会擦肩而过，也许点头问问“你还好吗”，然后给彼此一个浅淡的笑容。甚至……甚至她会有一点私心，也许他心底总会有那么一个角落是放着她的。这样的想象，总是浅尝辄止，因为她不敢继续，如果继续下去，她怎样解释……怎样解释他再不曾联系她的事实？如果继续下去，她怎样解释她回去找他的时候，他失去了所有的踪迹？当她再回费城的时候，他租的房子已经转租他人，到商学院去查Francis江这个名字，得到的结果居然是查无此人……

第13节：再见，如果可以再见(13)

查无此人……有时候她甚至会想，这一切难道是她的幻梦一场么？他失踪了，杳无音讯，他没有朋友，没有亲人，从头到尾他不过是孤零零的一个人。他们俩在一起许多年，她知道他会弹钢琴，知道他玩美式台球是一流高手，知道他喜欢吃浇了桂花汁的蜜制莲藕，知道他不喜欢说话，知道他喜欢斜着眼带着一点狡黠地看着她，知道他其实很聪明只是不爱在学习上用功，知道……

最后忽然发现，除了他这个人，她不了解其他的一切，唯一一个她认识的亲戚是他的爷爷，也在他们读大学的时候病逝了。于是他的存在对她来说，如同一个幻影。

曾从噩梦中惊醒，梦里她和江上白还在梦泽镇，他们在各自的屋顶上铺着凉席乘凉，夏夜里有清风，远处有蛙鸣，还有那个长眉细眼的少年，作势要跨过两家墙壁之间一米余宽的间隔跳到她家的房顶上，她惊骇地喊道："上白，别跳，危险——"

他脚步伸出时掉了下去，她扑到墙边往下看，却没有他的踪迹了……

从这样的梦里醒来时，她不住地问自己，那个在夏夜里偷偷跑到她家屋顶，趁她半醒不醒时突然凑到她面上吓她的少年，真的……不是她另一个梦吗?

梦回千转，另一种挫败袭上心头，找到他又如何呢？那些刻在石上的伤痕，在潮来潮去的冲刷下，终究也会散去的吧。

苏晚还记得在费城从街上救回孟涵的情景。费城有些街区治安不好，有一天她下了地铁，看见一个中国女孩被一群瘾君子打劫。她被江上白取笑的滥好心发作，替女孩掏了钱之后才知道她申请的学校没了着落，又交不起房租，竟至于流落街头。于是带那女孩回江上白租的小公寓，让她和自己住在一起。

好心未必有好报，她曾栽了一次跟头，还不以为然，然而后来事情的发展却逐渐脱轨了。

有一门课有个重要的presentation要做，她没日没夜地做了几天才回家，却撞见孟涵拿着床单去洗，见了她眼神闪烁……

现在想起来，真像是一部狗血电视剧，朋友爱上了自己的男朋友，这似乎是一个经典的三角命题。看电视剧的时候她还能嘟嘟囔囔地取笑编剧，真正发生在自己身上时才知道那处境有多么难堪。

之后就是无休止的争吵，准确地说，似乎更像是她一个人的独角戏，因为江上白根本不屑和她争吵，好像这件事从头到尾只有她一个人在胡搅蛮缠。其实她要的只是他一句话，只要他肯说一句话，他说什么她都相信。

他却从头到尾沉默。

“现在你阿婆病了，我不想这个时候跟你吵架。等你想清楚，明白你在说什么，明白你在做什么的时候我们再讨论这件事！天地良心，我从认识你那一天到现在，心里就没有第二个女人！我就不明白，我的解释对你来说有这么重要吗？”

江上白摔上门，留苏晚一个人在沙发上哭得缓不过气来，再也没有往日替她吻掉泪水的温柔，只留下一地清冷的月光。顾锋寒和孟涵会一起出现在婺城，足以粉碎苏晚最后一点自欺欺人的幻想。

突然有些事情在她脑海里一闪而过——第一次带孟涵去和江上白吃饭的时候，孟涵似乎说过……说他和一个人长得很像？她当时想追问下去，却被江上白岔开了话题。现在回想起来，难道……他们以前就是认识的？

从床上爬起来，把桌上的笔记本搬到床上来，苏晚闭上眼深呼吸。方非尽的老爸都追到婺城来了，看来这一回是不把方非尽逮回去誓不罢休的，听说顾氏为了拿下方圆天地不惜接下方家在宁江的两块地，那么方圆天地是真的保不住了？苏晚支着头想了想，大概如此吧……生意场上偶尔有那么一点交情可讲，都是要秤斤论两的，方家

在这件事上欠了顾氏多大一个人情，断然不可能在方圆天地的事情上和顾氏过不去……

难道要眼睁睁地看着江上白成为自己的大老板么……虽然……苏晚望着天花板苦笑，虽然……应该不会有共事的可能，至于孟涵……

脑海里那两个人的影像不断的重叠，交错，交错，重叠，似乎在嘲笑她，嘲笑她才是那个“外人”，也许孟涵早就知道他的身份，只有她不知道！

第14节：再见，如果可以再见(14)

苏晚狠狠地敲着键盘，噼里啪啦地打辞职报告，说我胆小鬼就胆小鬼吧，说我懦弱就懦弱吧，反正——我玩不起！

或许这也是另一种皆大欢喜的结局吧?

方非尽不用背着她这个包袱，他本来也没有这样的责任；江上白……哦，顾锋寒，可以如愿以偿地得到方圆天地；顾氏给方圆开的价格，她稍微估算了一下，离职也好，裁员也好，同事们能拿到手的都不算是小数目了，自己也可以趁这个机会好好出去散散心。

至于之前孟涵跟方非尽所说的看中了“倾城之恋”的栏目组——她苏晚还没自作多情到以为没了她收购就谈不成的地步，这个世界少了谁，地球都一样转。

就让一切到此为止吧。

手提电脑里的歌曲正好轮换到花样年华里那首Nat King Cole的Quizas，暧昧的曲调中夹着爵士歌王独特魅惑的声音，Quizas，Quizas，Quizas。

Quizas，也许。

那一年，她和他一起窝在费城不知名小电影院最后一排的角落里，看刚刚席卷了无数奖项的《花样年华》。这部片子在美国有另一个名字：《In the Mood for Love》。时光缓缓地流逝，梁朝伟饰演的周慕云，在一九六六年吴哥窟的千年古树下，埋葬属于他和苏丽珍的秘密。

号称对一切悲剧免疫的她，竟在结尾时泪水涟涟，怅然若失地问他：“为什么他们最终还是会错过呢？他只要多等一分钟，多看一眼，多问一句话，不就什么都明白了吗？”

“编剧故意的，编一个不在一起的结局，让你这种傻姑娘印象深刻！”他摇着头去吻她的泪水。她仍是满怀怅然，对这样的结局无法释

怀，等到散了场还呆呆地望着莹白的幕布，有点傻气地跟他说：“上白，我想去吴哥。”

“你也有秘密要埋葬到树洞里吗？”

她迟疑地点了点头，他伸出手缓缓地搂紧她，眼里似乎闪过一丝闪烁：“好，我带你去Angkor Wat。可是我们的秘密，应该向彼此坦白，而不是埋藏在树洞里。”

她瞬间从刚才的伤感中跳脱出来，凶神恶煞地瞪着他问：“你也有秘密瞒着我哦？”

他微露出一丝笑容，故意卖关子：“到了Angkor Wat，我再告诉你。”

后来她才知道，那个千年古树的树洞的涵义是，埋葬过去。

爵士歌王魅惑的声音在小小的房间里回荡：Quizas，Quizas，Quizas。

也许，也许，也许。

也许，重逢只是为了彻底地忘记。

Chapter 5

周一上午方非尽又没到公司，苏晚拿着打好的辞职报告，望望旅游版块五六个人的小办公区，再看看玻璃橱窗另一边的姐妹们，没来由地生出点滴不舍。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这个道理没有人比她更清楚了，聚散皆有定，离合本无缘，她脑子里竟冒出这样伤感的一句话。

苏晚忍不住在心中暗暗地嘲笑了自己，又不是生离死别，明明还和贝菲住在同一屋檐下呢。她心里这样想着，嘴上还是忍不住叮嘱了几句：“菲菲，以后出去谈广告也好，跟旅游景区的人搞活动也好，嘴巴放甜一点。”贝菲笑得没心没肺且灿烂无比：“知道啦知道啦，我一直谨遵太后谕旨，看见圆脸的要夸人可爱，看见方脸的要夸人有福，哪怕人长着一张狐狸精脸，也要夸她是天生的美人坯子嘛，是不是？”

苏晚笑出来，这还是贝菲第一回出去和客户沟通时她的耳提面命，没想到贝菲还记得，她伸出手去摸摸贝菲的头：“乖，姐姐下次给你买糖吃。”

“男人腰女人头，不能乱摸的！”贝菲一脸的义正词严，苏晚蓦地一愣。

“男人腰女人头，不能乱摸的。”曾经她也这样向江上白抗议过的，小的时候大人们就喜欢摸她的头，后来江上白也是这样。常常她叽叽咕咕地说了半天，他一句话也不答，只是浅笑着摸摸她的头，好像在摸自家宠物一样。她相当不满，也义正词严地向江上白抗议，她以为江上白又会付诸一笑的，没想到江上白拉起她的手，狠狠地在自己的腰上摸了两把，云淡风轻地说了一句“现在扯平了”，然后看着她瞬间涨红的脸，闷笑不止。

第15节：再见，如果可以再见(15)

你真没用你真没用，苏晚狠狠地鄙视了自己，怎么到现在还能把这些事情记得这么清楚。

她摸着桌上的日历，十一月十二日，接着又打开网页去查婺城到暹粒的航班，动作慢吞吞的，极不像她一贯干净利落的风格。票价并不贵，一周有两次航班，方圆天地的网页上就有预订机票的服务，一个恍惚，差点按了预订，这才想起来她辞职报告还没递上去呢，谁知道该定什么时候的航班?

我这是怎么了？这几天做事怎么都魂不守舍的?

心底一个声音悄悄地回答了自己，苏晚缓缓地转动着左手指上早已摩挲得毫无光泽的戒指。戒指一圈一圈地转着，滑过指尖，戒指内圈刻着的字迹，经年的磨损，字迹早已不可辨了，她却记得清楚，Francis，七个字母，一个一个都跟刻在她心上一样，那样清晰，那样深刻，一刀一刀的，如同她的心一样，伤痕累累。

网页上暹粒二字，如同深不可测的黑洞带着无穷的吸引力，吴哥的流光溢彩，落日黄昏，就这样一点一点把她的心魄给圈住，也许……也许……找到那颗属于她的千年古树，埋藏掉所有的过去，她就可以逃脱那些甜蜜却又痛苦的回忆了吧?

给自己灌下一杯温水后苏晚终于缓过神来，褪下那枚陪伴了她几千个日日夜夜的戒指，缓缓放下。方非尽还没有过来，手机上收到他一条可怜兮兮的短信：替我准备好跌打损伤狗皮膏药吧……

到中午贝菲还有些活没干完，苏晚三餐是极其规律的，一点也错乱不得，只好先下楼去对面快餐店准备自行解决一下，刚刚踏出大厦大门，一辆停在不远处的黑色宾利缓缓驶过来，挡住了她的去路。

深色的车窗缓缓摇下来，一个陌生的中年面孔出现在苏晚面前，她微微疑惑，自忖并不认得这个人。中年人朝她露出一个客套的笑容：“苏小姐，我们老板有些事想和苏小姐谈谈。”

你们老板?

苏晚微蹙起眉，车窗挡住了后座人的面孔，苏晚不假思索地回答："不好意思，请问你们是那一家公司？"

最近似乎没有什么需要她出面的客户吧？正想着的时候后面的车窗摇了下来，一张看起来有些熟悉略带沧桑的面孔出现在她面前："苏小姐，幸会。"

只在脑子里回闪了一刻，苏晚就想起来了，这是昨天在鉴心明珠的日式会所，有过一面之缘的方家老爷子方维鸣。

这么说起来也是间接的老板了，苏晚不得不收起方才的不悦。"原来是方总，"她往身后的信实大厦瞟了一眼，微微笑道，"方少周一上午不上班的，恐怕要到下午才会过来。"

"我不是过来找非尽的，只是从附近路过而已。"方维鸣的脸上有着岁月所刻下的痕迹，却并不显得老态，反而给人一种精神矍铄的感觉。

"苏小姐是准备出来吃饭的吧？正好前面有一家粤菜馆，请苏小姐赏脸吃个便饭吧。"方维鸣对苏晚显出了令人吃惊的客气和关爱，苏晚本能地想拒绝，却找不到一个理由，她知道方非尽和他父亲关系有些僵，她又怎么敢在这个时候去违抗这个顶头上司的顶头上司?

黑色宾利沿着黄杨路一路开到底，是一家风味极其地道的粤菜馆，装修十分雅致。之前坐在副驾上的那位中年人进了门和服务员报了姓氏，服务员就引着三个人往楼上的包厢走，苏晚脊背上一下凉起来——看来方维鸣是早定好了位子来请君入瓮的，所谓路过不过是个幌子罢了。

苏晚暗暗在心里把方非尽从头到脚咒了一遍，她用脚指头想也能猜到方维鸣的来意，只怕是……来者不善了。

出于工作的需要以及方非尽的个人私心，在种种需要女伴的场合，方非尽一定会以他对她的"救命之恩"相要挟，软磨硬泡地要她做

他的女伴，这个理由看起来相当合理：“偶尔帮你的救命恩人抵挡一下狂蜂浪蝶，这个要求不算过分吧？”

苏晚心里不是不清楚，这也是对她的格外关照。方圆天地创立初期也有过一段艰难的日子，不是顶着方氏太子爷的名号就能诸事顺风顺水的，有时她也碰到过一些特别没有格调的客户，即便有方非尽这棵大树罩着，仍免不了吃点口头豆腐。

第16节：再见，如果可以再见(16)

服务员上来一盘酥炸羊腩，方维鸣指着金黄酥嫩的羊腩块笑道：“听说婺城冬天冷，羊肉性温，益于进补，苏小姐工作也很辛苦，女孩子更要好好注意保重身体。”

“谢谢方总关心，”苏晚浅笑着试了一口，“这里的粤菜听说是婺城最地道的，我没吃过最正宗的，也吃不出来，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方家祖籍是潮汕，大抵那一带的人对家乡都有着特殊的自豪感，方维鸣一听便笑了：“再正宗也比不过家乡做得好，不过……这里能做成这样，已经很难得了。”

服务员又陆陆续续地上了几道菜和点心，苏晚慢慢地尝着各种点心，等吃了七分饱，方维鸣才不轻不重地说了一句：“听非尽说，苏小姐可是当年和他一起打江山的元老，眼下方圆就要转手，非尽也要回去好好做点正经事了，不知道苏小姐有什么打算？”

苏晚略有些伤感，从方维鸣口中说出方圆天地要转手，看来是无可挽回了，五年的汗水努力，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暂时还没有考虑这个问题，也许会先给自己放个大假，再考虑以后的事。”

方维鸣脸色微变，想起早间和顾锋寒会面时，也听他提到自己那个不成器的儿子和这个苏晚的事情。其实他对苏晚的事情知道的当然比顾锋寒清楚，五年前儿子头一次败家，就是为了这个女人，那时候还以为他年轻，一时糊涂，由得他在外面玩得尽兴了，自然会收心回来，比如像凌老的孙子凌千帆，在外面玩是一回事，经营起家里的公司一点也不含糊……

用不着顾锋寒提醒，他也知道要让儿子回家，眼前这个看起来淡眉清目的女孩子是第一大障碍。

“其实非尽还有一个姐姐，他们姐弟俩心气都高，不把我这个老头子当一回事，”方维鸣微微笑道，“不过这样也好，优胜劣汰，适者生

存，要是养在家里，保不准养出个二世祖。生儿易、养儿难啊，可惜这些孩子们就是不懂。”

苏晚一时愣住，有点没回过神来，不晓得方维鸣提起自己的一对子女是什么意思，只好敷衍道：“方少做事是很认真的。”

方维鸣继续道：“嗯，就是一个人在外头打拼总是累了些，他累我也累。”

苏晚连忙笑道：“等这里的事情了了，方总再好好教教方少，自己也可以享享清福了。”

“我倒是想享享清福，可是手心是肉，手背也是肉，他姐姐比他能干，又在外头历练了几年……哎，真是难啊！”

苏晚这才听出了点苗头，敢情方维鸣是在暗示如果方非尽再做什么出格的事，家里的继承权未必落到他头上。苏晚笑容微敛，淡淡道：“方总怕是误会了什么。”

方维鸣笑了笑：“苏小姐真是聪明人，我和人打交道，最不喜欢绕圈子了，苏小姐这样快人快语，我也就直说了。苏小姐这五年在方圆天地鞍前马后也不容易了，不如直接一点，开个价码，大家都是生意人，求财不求气，你说是不是？”

苏晚心里的火顿时就上来了，有本事你就自己拉你儿子回去呀，跑到这里来往她头上砸钱算什么？

若是七八年前，她只怕早就要当场发飙了，可惜……她又在心底嘲笑自己，这些年下来，竟真的把自己的棱角磨得七零八落了，心底愤怒的火苗还未燎原便被自己强力压制下去。

一瞬间她觉得这样的场景有些好笑——就像贝菲喜欢看的偶像剧里面那样，极品富贵男主角的封建蛮横家长闪亮登场，或先礼后兵或直接以雷霆之势给对方一个下马威，而处在她这个位置的女主角，都是怎样应对来着？

彪悍型的应该要针尖对麦芒地极尽冷嘲热讽之能事让封建蛮横家长落荒而逃；苦情型的应该强忍悲伤故作坚强向对方家长表示绝不再

纠缠极品富贵男主角，然后回到家中独自黯然神伤；白痴型的或许应该捍卫自己的爱情，向万恶的封建家长表示恋爱大过天有情饮水饱诸如此类的爱情宣言吧……

很可惜，她并不爱方非尽。

以上N种都不适合她现在的处境。

苏晚努力地维持着脸上的笑容，看在方非尽待她不薄的份上，总要给方维鸣几分面子。她斟酌着词句，不知道该怎么向他解释比较恰当："方总误会了，其实……"

第17节：再见，如果可以再见(17)

“我并不是个顽固不化的父亲，如果你和非尽真的合适，我也不会棒打鸳鸯。可是苏小姐想想五年前的事，就知道我为什么反对你们在一起了。”

一句话戳中苏晚心中的痛处，她猛地站起身来：“方总不用多说了，谢谢今天的招待，您的意思我也很明白，这件事我会处理好，不劳方总担心了！”

苏晚抓起手提包就冲出包厢，生怕自己一个忍不住就要昏倒在当场。她知道这样很失礼，可是她实在忍不下去了，也许方维鸣只是关心儿子而已，可是……可是，他为什么要拿那件事情来提醒她，提醒她是这样的配不上方非尽？揭开别人的伤疤，再在伤口上撒一把盐——他是方非尽的父亲又如何，因为你有儿子，你疼他，所以你可以尽情地戳别人的伤口么？

苏晚狠狠地用指甲掐着手心，是啊，谁让你没爹没娘疼呢——你活该！

拐角准备下楼的时候，最外边一个开着门的包厢，一只手突然伸出来，她还来不及看清是什么人，已经被人拉了进去。

“傻姑娘。”顾锋寒细长的眼漾着清浅的笑，眸中清亮地望着她，仿佛以前千百次唤她时那样软糯清甜，一丝丝地甜入心底。苏晚傻傻地看着他，不知道说些什么，不自觉地唤出他的名：“上白？”

Chapter 6

苏晚还记得，第一次遇见江上白的那天，他也是这样望着满身狼狈的她，低低地笑：“傻姑娘……”

那时他的唇角就和现在这样，微微地勾起，细长的凤眼微微上挑，幽深的双眸里似乎漾着笑意，又似乎什么都没有。他一直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只是唇角那一丝微勾，让人分不清他是不是在笑。

包厢里有竹制的屏风，顾锋寒靠在屏风上，眼神似笑非笑，苏晚听到外面的脚步声和中年男人的声音：“老板，要不要再去找苏小姐？”

方维鸣带着一丝不屑的声音清晰地传来：“算了，谅她也翻不出什么花样来。”

苏晚顿时觉得十分尴尬，为什么她碰到他的时候，总是这样的狼狈？苏晚不自觉地直起脊背，对上顾锋寒似笑非笑的眼神：“对不起，让顾总看笑话了。”

听着楼梯上的脚步声，苏晚猜度着方维鸣该走远了，于是向顾锋寒点点头，转身欲步出包厢。顾锋寒脸上的笑容微不可辨：“难得方维鸣到婺城来一趟，日程满得很，还抽空找你吃粤菜，你面子真不小。”

苏晚听不出他这话里的意思，他现在是以什么身份和她说这些？他还叫她“傻姑娘”，原来他还记得她，那他是不是也该解释一下，他怎么从一个一文不名的江上白，摇身一变成为含着金汤匙出生的顾锋寒的？为什么以前他口中的“外人”孟涵早就知道他的身份，而她这个和他认识了七年的“女朋友”却毫不知情？

顾锋寒的步子无声地移到她跟前，借着往门上斜斜地一靠，将包厢的门轻轻锁上，“我真是想不通，以你的能力和背景，何必要窝在方圆那个浅水潭里，方非尽给你开的薪水又不是很高，职位……”顾锋寒忍不住轻嗤了一声，“你跟了他五年，也算是方圆的开国功臣了，怎么也能捞个VP的，怎么你就……”他住了口没有说下去，透出的却是不言而喻的嘲笑和讥讽。

“我乐意！”苏晚挑起眉直视着他，如刺猬感应到危险时竖起浑身的硬刺。顾锋寒似是料到她这样的反应，幽深的眸子里依然是浅淡的笑意：“你乐意，别人不一定领情呀。你看，方维鸣就不领情，你跟着方非尽一手一脚打下的江山，转手就被方维鸣拿去做人情卖掉了。甚至，方圆天地都还没有上市……你的投入和回报很不成比例，在你看来很重要的东西，在别人眼里也许不过是个笑话。”

他这样淡淡的讥讽，苏晚听来只觉着格外的刺耳。生意场上的事她当然没有顾锋寒精明，可她再笨也知道方圆天地为什么会被方维鸣卖掉的。她憋了一肚子的气登时就上来了：“当然了，方圆天地这样的浅水潭，在顾总的眼里算得了什么，只是不知道为什么对于一个笑话，顾总还要费尽心思花高价买下来，甚至不惜接下宁江那两块地来要挟方圆实业？”

第18节：再见，如果可以再见(18)

“你想知道为什么吗？”顾锋寒双眸陡然染上一层别样的色彩，仿若一个飞旋的漩涡，诱人深陷，苏晚不由自主地睁大了眼，想知道这困惑她已久的谜题的答案。顾锋寒一副泰然自若又无所谓的神态，微微笑道：“方圆……算是你和方非尽同心协力一起打下来的江山吧？”

苏晚一脸的迷惘，对他的态度疑惑不已，总不至于……会和自己有关系吧？“我想看看，对于你和方非尽意义这么重大的方圆天地，要用怎样的价码，才能让方非尽放弃。”

苏晚蓦地瞪大眼，不敢相信顾氏先前的咄咄逼人，甚至不惜以方家在宁江的生意相要挟，竟然是为了这样一个可笑的理由！

顾锋寒唇角微微勾起一个残忍的弧度：“我还想知道，要用怎样的价码，才能让方非尽放弃你。”

“你真是不可理喻！”苏晚愤然至极，“我知道你们顾氏财雄势大，反正这个圈子就是这样弱肉强食的规则，可是我没想到你居然这样不可理喻！这”

顾锋寒微微皱起眉，双眸里闪过略带痛苦的光芒，难解地看着她。苏晚毫不示弱地回瞪着他，伸手去拉他背后的门把，示意他让路。顾锋寒定定地盯着她，半晌，他脸上忽然露出狡黠的笑容：“苏晚，怎么这么多年你还是这么犟？经不起别人一点点激将，刚刚还以为你也该学聪明一点了，谁知道……你一点没变，还是老样子。”

他一脸揶揄，带着一点捉弄得逞后的坏笑，就和……就和他第一次设计牵她的手得逞后的笑容一模一样。

“你！”苏晚顿时想找个地洞钻下去，她怎么又忘了，他们昨天才刚刚重遇，而顾氏对方圆的收购已经谈了快两个月了，他不过云淡风轻的几句话，就让她差点以为他在吃方非尽的醋？她涨得满脸通红，别过头不愿意看他那得意的笑脸。

心中又升起一丝莫名的恼怒，他这算是什么意思？

昨天他见到她，一句招呼也没打，一个解释也没有，好像不认识她一样；今天竟然又玩这样的把戏，让她以为他对她余情未了，而她居然差那么一点点就要信以为真了！

苏晚抓在门把上的手用上了劲，借以提醒顾锋寒不要挡路，顾锋寒又带着那么一点邪邪又孩子气的笑容："生气了？"

那口吻，好像他们还是在五年前一样……"你总是这个样子，"他的口吻似乎带着些许怀念，"这么倔强对你又有什么好处呢？我还记得你读大学的时候，你们系一个教授骚扰你的同学，你想尽办法让那个衣冠禽兽知难而退，结果你因此失去保研的资格……"

顾锋寒略带些惆怅地回忆着过去的事，那样的声调那样的表情让她不禁怔忡起来，原来他还记得这么多事情，原来……

"过去的事情还提它做什么。"苏晚局促地笑笑，试图缓解在他面前的尴尬。顾锋寒却无视她的局促不安，自顾自地回忆道："我还记得你那个时候就像个小疯婆子一样，声情并茂地向我控诉你们系那个教授有多么禽兽；后来你那个同学软弱怕事，你又气得跳脚，发起脾气来差点把我踹残废了……"

"这么久以前的事情我都不记得了，你还记得这么多做什么！"她急急地打断他的话，用力地摇摇头想抛掉这些许多年挥之不去的回忆，挤出一丝极勉强的笑容，"方圆天地的事情，我知道我没有立场来劝你什么，如果你坚持这样，我也无话可说，以后有机会再见！"她伸出手去示意他让开路，然而颤抖着的右手却出卖了她此刻的慌乱无措。

"好了好了，不逗你了。"顾锋寒身形微侧，却并不让她马上开门离去，笑着同她解释，"其实方圆天地还是很有潜力的，我一向不做亏本的生意，方圆天地对方维鸣来说只是一根鸡肋，但是我相信……到了凌厉实业的旗下，它会有更好的发展前景，这会是一起成功的并购，你不相信吗？"

苏晚在心里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他总是知道她的底线，轻轻地触及试探，然后又悄悄地退回来，让她无可奈何，这在以前当然是一种情调，可是现在……

第19节：再见，如果可以再见(19)

“我信，我相信这起收购会使凌厉实业和银河集团如虎添翼，也相信方圆天地在顾总的点睛笔下会得到质的飞跃，”她闭着眼深呼吸之后抬起头，公式化的笑容，直视顾锋寒深邃幽远的双眸，“预祝方圆天地在顾总的带领下蒸蒸日上，鹏程万里！”

模板化的说辞，像是预先准备好的新闻发布稿一样，顾锋寒眉尖掠过一丝无奈：“我是真的不想方圆这么好的底子被浪费了。晚晚，你也是，我说过了，以你的能力和背景，在顾氏会有更好的发展前景，我不想你也被浪费了。”

苏晚毫不示弱的眼神陡然间又有些软化，甚至……带着一点失落，他只是……不想她被浪费了么？大概是吧，五年的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人生又能有多少个五年呢?

五年，已经足够改变许多许多，比如他们现在，站在这里，讲着这样公式化且客套的话。

“方圆大好的底子，单做旅游业的话，业内一时之间也没有什么公司可以一争长短，现在正是你们大展拳脚垄断市场的大好时机，可是你看看——方圆这两年完全就是在原地踏步！”

“谢谢顾总关心，”苏晚淡淡一笑，“可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做事风格，对顾总来说，在你所涉足的每一个领域都做到无人比肩才是正途；可是对我们来说，我们只是想做一些我们喜欢，而且能够做好的事情而已。”

“我们？”顾锋寒细长的眼不自觉地眯起，鄙夷而不屑地哼出一声，“很可惜，我不认为今天方维鸣请你吃饭，是为了喝一口媳妇茶。”

苏晚脸上一阵红一阵白，恨恨地反驳道：“那也是方总爱子心切，想不到顾总对别人的家事也这么关心！”她猛地转开门锁，这才发现顾

锋寒搭在门上的手并没有使力，她根本不需要费那么大的劲。她急匆匆地离开包厢，向公司而去。

顾锋寒轻轻地转着门把，锁上，打开，再锁上，再打开，盯着她背影消失的方向，漾起浅淡清冷的笑。没两分钟孟涵上楼来，有些试探地问道："我刚刚回来的时候，好像看见晚晚了，她也在这里吃饭？"

顾锋寒点点头，有点恼恨自己刚才的沉不住气，像个毛头小伙一样去找她的茬，又不是不知道她是个什么脾气，真是自取其辱！

"反正一会儿会从那边路过，要不要吃完饭去方圆天地看看？虽然你和凌少说好让他主持收购后的业务，不过……照我们以后的开发计划来看，了解一下方圆天地的业务也是好的。况且方圆天地也算是方家少爷和晚晚这么多年的心血……"

"够了！"顾锋寒不客气地截断孟涵的话，他何尝不知道孟涵不过是一次又一次地提醒他，提醒他方非尽现在和苏晚正是蜜里调油如胶似漆，偏偏他明明知道她的这些小把戏，却仍然忍不住为此一次又一次地动怒。

看看也好，他倒要看看方家那个败家子，有什么值得苏晚这样卖命，有什么值得她一去不返，有什么能让她把他抛之脑后，再无音讯！

七年的时间，他和她认得七年，她竟能这样潇洒地挥一挥手，毫无留恋地从他的生命里抽身而出。

Chapter 7

走进信实大厦三十二面玻璃棱柱里的电梯，苏晚还有些许恍惚，已经过了午餐的时间了，信实大厦四处都静悄悄的，从玻璃棱柱里现在只看得到四面更恢弘更高大的建筑，鳞次栉比，各有风情，只不过……都不是她的那杯茶罢了。

向外看到的是这个城市日新月异的见证，向内看到的是写字楼里伏案埋头认真工作的都市人，苏晚一手撑住电梯里的扶手，不得不认

真地思考一下自己的未来。

她该到哪里去?

一片茫然之后，她才意识到，这五年以来，与其说是她和方非尽辛辛苦苦打下方圆天地的基石，不如说是方圆天地给了她一个遮风挡雨的壳。脱了这层壳，她便好像是裸露在风吹雨淋之中，风吹过来是一阵痛，雨淋过来是另一阵痛，她好像一直都在逃避些什么，而方非尽给了她一个最好的避风港——方圆天地。

我在逃避什么?

第20节：再见，如果可以再见(20)

苏晚喃喃自问，却无法给出一个答案，也许她一直都知道自己是在逃避的，只是不肯去面对罢了。她自欺欺人地说自己是忘了这些，就像那个拿着树叶挡住自己眼睛的古人，以为他看不到别人，别人便也看不到他了。其实不是，别人也知道她在逃避，她自己却一次又一次的麻醉自己，说自己早已放下过去的一切，早已放下……那个在世外桃源和江上白相遇的瑰丽的梦……

无论什么时候，回忆起和江上白的相遇，她都觉得那相遇如同一个瑰丽的梦，一个在世外桃源发生的，不沾人间烟火的梦。

江上白曾经指着她从镇上租来的言情小说的书名问她："你是不是看着这个名字，觉得特别有感觉？"苏晚当时看的是《在水一方》，听了这句话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又像苏晚迷恋张爱玲的时候，江上白在一旁斜睨了她一眼，怪腔怪调地嘲笑她女孩子的幼稚："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

可事实就是这样，如果时光永远停留在那无涯荒野中的一刻，那将是多么美好且永恒的画面。

那时江上白站在流水小桥之上，略有些瘦削的身影孤立在没有栏杆的石板桥上，显得格外萧索落寞。

苏晚斜挎着大大的布包，从桥的另一头回来，看见一个近乎形销骨立的少年站在石板桥突兀伸出的一块石板上，苏晚一边朝他挥着手一边跑过来："喂——那里很危险的，小心掉下去了……"

跑到他跟前的时候，苏晚微微有些愣住："你是谁，我怎么不认识你？"

江上白斜了她一眼没好气地哼了一句："难道你谁都认识？"

苏晚愣了一下，认真地想了想这个问题，然后很认真地回答他："是啊，这个镇上的人我都认识。"

江上白有些诧异又有点不耐烦地看了她一眼，不强忍着被人打扰的不快说：“好吧，我今天才到这个镇上来，我不是这个镇上的人。”

苏晚站在他身后，偏着头看了他半天，没有说话也没有走，很多年后苏晚也常常会想，为什么那个年纪的自己，会有那样的勇气，去和他说话。

“请问你有什么事吗？”江上白回过头问她，眉心微皱，细细长长的眼向上挑去，纵然不喜欢被人打扰，仍保持着足够的礼貌。

苏晚抿着唇，在他诘难的眼神下微微有些退却，仍微笑着指着他脚下的石板说：“这座桥过年的时候塌了，后来修起来的，这里好像还是有些不稳，你小心别掉下去了。”

江上白无力地望天翻了一个白眼，他最后的耐心让他转过身来想告诉她，他会自己小心谢谢她的关心，不料转身一脚踩得太靠后，竟然真的踩空了，一个不稳便往桥下掉下去。

苏晚大惊失色，立刻伸出手想拉住他，这样一拉一扯，两个人都掉到了河里。

那条河叫柚河，河水清且浅，水草柔软绵长，河沙淤积堆深，两个人掉下去，苏晚不会游泳，在水里直扑腾，呛了不少水，就在她觉得自己可能因为舍己救人而丢掉自己一条小命的时候，江上白拽着她的领子把她从河里提了起来。

“咳……咳……”苏晚浑身湿透，白色的连衣裙上还沾着泥沙，狼狈不堪，她一边咳一边还说着话：“原来……原来……咳咳……原来……你会……咳咳……你会游泳……咳咳……”

江上白脸上这才露出笑容，他突然觉得，在他另一次生命里，遇见这样一个女孩子，似乎也是一件蛮有趣的事情。他伸出手帮她拍拍她的后背，过了好半天苏晚终于缓过气来，抬头看看他，再看看自己，脸唰得就红了，抱着早已浸湿的布包挡着前胸，不好意思地笑笑。

江上白也是一身湿透，短袖长裤上都沾着泥沙，却一点也没有苏晚那样的狼狈，她抱着大布包低着头向他致谢：“谢谢，对不起，我不知道你会游泳的，我要回家换衣服了，再见……”

她慌不择言地说了许多客气的话，然后抱着大布包往家里跑，江上白一路跟着她。直到快跑回家门口时苏晚才发现他一直跟着她，有些戒备地回过头来盯着他：“你为什么跟着我？”

第21节：再见，如果可以再见(21)

江上白一脸轻松地看着她小跑的方向，指着看起来已有些年纪的房子：“你家？”

苏晚仍是一脸戒备地点点头，江上白指着她家隔壁的另一间房子，脸上绽开一个阳光无比的笑容：“我家。”

两个浑身沾着沙子淤泥的人站在两间古旧的房子面前相视一笑，江上白率先做了自我介绍：“我叫江上白，你呢？”

苏晚仍旧抱着大布包，脸上有着绯红的笑容，眼睛亮亮的：“你是……江老师的孙子？我……我叫苏晚。”

江上白迟疑地点点头，细长的凤眼里却漾起温和的笑容，苏晚的头又低了下去，脸上的绯红一下子蔓延到耳根子上了：“很高兴认识你，我进去换衣服了，再见！”

她跑进自己家里去时，江上白在身后低低地笑了一句：“傻姑娘。”

这是江上白到梦泽镇的第一天，夏天过完了之后，他在梦泽镇的高中注册开始读高三，和苏晚一个班。

那年，她十六岁。

他们从此一起上学放学，一起温习功课，一起在屋顶上乘凉，一起……

电梯在十七楼开了又阖上，苏晚赶在电梯门要彻底阖上时按下按钮，终于抢在门关上前的最后一刻按开了门，她回过头来望着缓缓阖上的电梯……她把握住最后的一刻抢了出来，也许，这是某种冥冥中的暗示，这一次，她一定要逃生。

也许是昨天的重遇，才迫使她直面这一切——那些过去，真的是过去了。

方圆天地的磨砂玻璃橱窗上，挂着一幅一幅油画，轻松工作氛围的同时，彰显方圆天地的主打领域。从巴黎的卢浮宫，到埃及的金字

塔，从天涯海角的烟波浩渺，到苍山洱海的风花雪月，苏晚伸出手去，指尖滑过油画上的纹理，滑过经年的沧桑。

长廊的尽头挂着的油画是吴哥窟五点梅花的宝塔，须弥山的金字坛，这幅名为《毗湿奴的神殿》的油画，是某年婺城美术展中她私人拍下的收藏。挂在家里总觉得触目惊心，私藏着又怕埋没了这幅画，于是挂在方圆的长廊里，经年累月，湮没在来来往往之中。

她朝着这幅油画默默说道：AngkorWat，请等我来。

苏晚打好辞呈，用白信封装好，推开走廊尽头的磨砂玻璃大门，方非尽又是一脸悠闲，高架着两条腿在办公桌上，看到她进来时扬起夸张的笑容："刚刚从我家老爷子那里逃命回来，不知道是不是要庆祝一下劫后余生呢？"

你劫后余生，我可是要置之死地而后生了，苏晚在心里嘀咕了一句，仍是笑着递上白信封。方非尽脸上的笑容顿时僵住，辞呈向来都是千篇一律的，除了少数故意给老板难堪之外，其余无非是"因为个人原因，自觉不再适合某某工作"之类。方非尽低着头看着白纸上的方块字，老半天才偷偷地抬眼看着她："苏晚……该不会是我精诚所至你金石为开，终于决定陪我回去共闯龙潭虎穴了吧？"

他脸上带着怯怯期许，苏晚垂着头，不愿看他期许的眼神，她总是要令他失望的，一次又一次。她只听见自己咬着牙的声音："对不起，非尽。"

方非尽这才抬起头，又是一脸满不在乎的笑容，调侃地试探："你怪我保不住方圆天地吗？"

苏晚笑笑："我知道你尽力了，顾家看中的，什么时候会拿不下呢，不过是早晚的问题。"

方非尽松了一口气，小心地观察苏晚的表情，却还要装作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显得自己并没有很失望似的。正准备问问她接下来的打算时，内线电话突然响起："方总，凌厉的顾总和孟总在楼下，说是路过方圆天地，想上来拜会一下方总。"

苏晚猛地一颤，紧紧地抓住桌角。方非尽嗯了一声，站起身来朝她笑道：“还没到手呢，就急着来视察了。”他撇撇嘴拉着苏晚一起出来：“我也知道是早晚的事，可是怎么想心里就是咽不下这口气，你还是先看看新东家再决定吧。这个偏执狂虽然讨厌了一点，可是……你办事能力摆在这里，他应该不会因为我和凌师兄的关系为难你。”

真是冤魂不散，苏晚恨得牙痒痒，这才几分钟不见呢，转眼就……顾总和孟总，一抹讥诮的笑泛起，反正辞呈也已经写了，老娘不陪你们玩了！她昂起头，和以往许多次陪方非尽出席各种酒会一样，挽着方非尽的臂膀，挂着明媚大方的笑容。她没有做任何对不起他的事，为什么她要害怕见到他们?

第22节：再见，如果可以再见(22)

“顾总孟总，幸会幸会，顾总大驾光临，蓬荜生辉呀，”方非尽打着哈哈，领着顾锋寒和孟涵朝工作区走过去，“这边是技术中心的开发人员，那边是美工组，嗯……这边是……”

顾锋寒除了和方非尽点头招呼了一声之外，再没说过一句话，一路上都是孟涵在和方非尽客套：“方总不要见怪，我们是正好在附近吃饭，路过这里，顾总早就听说方圆天地轻松的工作氛围在业界内都是为人称道的，所以想上来看看。”

我们是正好在附近吃饭……苏晚的步子不自觉地滞住，原来刚才孟涵也在那家粤菜馆里！她脸色顿时煞白，偏过脸去看顾锋寒，他眼角的余光似乎也正好瞟到她，还是那样似笑非笑的，不知是讥讽还是什么，她看在眼里只觉得心寒——他和孟涵在那家粤菜馆里吃饭，他却用这样的方式来嘲讽她……

他怎么会变成这样?

她到底是哪里得罪了他，她从头想到尾，也想不出来，一定要说对不起，那也是他对不起她，什么山盟海誓，什么沧海桑田，他现在和孟涵一起出现在她面前，这算什么?

他不是江上白……他不再是那个在她委屈落泪时，会温柔地吻去她点滴泪水的江上白；不再是那个在冬天拐半个小时的羊肠小道，只为了帮她买一袋糖炒栗子的江上白；不再是那个跑遍费城的唐人街，只为找一个老艺人教他打硬币戒指的江上白……

回想起来，她根本就不知道他从哪里来，他从来不曾告诉过她，她也不曾追问。

也许……她压根就不曾真正的认识过他。

“方总不介绍一下身边这位得力的干将吗？”恍然之间，方非尽已经介绍完了公司的各位VP和总监，顾锋寒朝着苏晚扬了扬下巴，轻轻问道。

方非尽这才想起从顾锋寒进门起他便不曾给他们几个人做过介绍，暗骂自己疏忽。“大名鼎鼎的顾总，昨天在鉴心明珠没来得及给你们做介绍，这位可是顾总的股肱臂膀——孟涵，Angela孟，”他又转过头来向顾锋寒介绍，“倾城之恋栏目的总策划，苏晚。”作为礼节性的补充，方非尽又加了一句：“Adeline苏。”

顾锋寒一直半眯着的眼仿佛此时才睁开，有些讶异地看着苏晚，脸上露出一抹浅淡的笑：“苏小姐的名字很有趣，正好和我以前一位朋友同名。”

方非尽微微一愣，这几乎是顾锋寒上来之后说过的最有内容的一句话了。他还没来得及插话，苏晚已盈盈笑道：“能和顾总的朋友同名，真是我的荣幸。”

方非尽连忙也应付了一句，如果能为苏晚在顾氏谋得一份可靠的职位，也算是最后能为她尽的一点心力了。不料顾锋寒下一句话立刻让这种好不容易轻松起来的气氛消失殆尽：“没什么荣幸的，我那位朋友……已经死了好几年了。”

Chapter 8

苏晚气得浑身直打颤，他竟然当着她的面咒她死了？

“真是巧得很，我也有个朋友，长得和顾总很像。”方非尽有些狐疑地盯着苏晚，脾气一向温文的苏晚竟然也有这样剑拔弩张的时候，倒真让他吃惊。

“刚才见到顾总，还吓了我一大跳，”苏晚以惊人的速度平定下心中的无名怒火，对上顾锋寒明显讥诮而挑衅的目光，“以为他嫌我给他烧的纸钱太少了，大白天地回魂找我追债呢！”

方非尽挽着苏晚侧了个身，准备以血肉之躯抵挡顾锋寒投射过来的冰锋血刃：“看来大家都很有缘分，很有缘分，哈哈，晚上我做东，不许跟我客气。”

空气里流动着比冰雪更冷的气息，众人不得不拜服方非尽冷笑话的本领——这也被他掰成缘分，不知道顾氏的太子爷给不给他这个面

子了。众人抽了一口冷气之后都去看顾锋寒的脸色，出乎意料地看到他笑了起来，不同于之前的冷淡和难以捉摸，竟是清晰明白的笑容。“多谢方总招待了，”他偏过头来似笑非笑地看着苏晚，“Adeline晚上一定会赏脸吧？”

流动的冷气流瞬间消弭于无形，苏晚咬着下唇，也没办法再和顾锋寒针锋相对了，明明半个小时前他还在拿往日的事来嘲讽她，现在却一副不认识她的样子，这——又是他另一个玩笑吗？

第23节：再见，如果可以再见(23)

偏偏顾锋寒不肯轻易放过她，饶有兴致地问方非尽："Adeline是倾城之恋栏目的总策划？我之前听Angela说过，那个栏目创意很不错，将不同的城市最动人心弦的那一点表现得恰到好处。我很希望Adeline将来能在凌厉旗下一展长才，你觉得呢，Adeline？"

苏晚心中暗恨，挽着方非尽的那只胳膊不自觉地使上了力。方非尽侧过头看到她眉心微蹙，一边领着顾锋寒朝自己办公室走过去一边解释道："真是不好意思，说起来也是我这个老板当得不称职，苏晚这几年在方圆天地劳心劳力，最近身体大不如前，正准备好好放个长假休养一下。"

他一边说着，一边轻轻拍了拍苏晚搭在他胳膊上的手，苏晚朝他投去感激的一瞥，眼角余光却瞟到顾锋寒如刀锋般的一瞥，正落在她搭在方非尽胳膊上的手上。

"是吗？不知道凌厉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够好，Adeline能提出一点改进的意见的话，真是再好不过了。"顾锋寒脸上温和的笑容仍未消散，仿佛方才那刀锋一瞥只是苏晚的幻觉。

"顾总太客气了，其实前一阵我已经因为身体原因休假过一段时间了，本来以为可以调整好了，谁知道……"苏晚无奈地笑笑，"年纪大咯，岁月不饶人啦！"

苏晚稍稍松开方非尽的胳膊，朝几个人点点头："不好意思，我那边下午还有个会，顾总，方总，你们慢慢忙。"

她脸上带着近乎发僵的笑容，几乎是漫无知觉地走出了办公室。

对着洗手间的镜子，苏晚一次又一次地练习做出完美无缺的笑容。刚刚好要露出八颗牙齿，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她一次又一次地数着，直到觉得自己的肌肉都要僵化，终于在最后一次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时，笑容僵在嘴角。

顾锋寒站在她身后，冷冷地看着她数牙齿。

“方圆天地和凌厉实业还没有正式签订并购的合同，你就急着要辞职了，嗯？”

“这好像不在顾总的职权之内，凌厉一天没有和方圆天地签约，我的辞呈就不需要顾总过目。”

“辞职？”顾锋寒轻笑一声，“然后呢，方家不是只有一个儿子，你准备和他同进退，让方维鸣欣赏一下你们这种不畏权势的高风亮节？”

苏晚回过身来，直面顾锋寒的冷嘲热讽：“看来顾总很有闲情逸致，连合作伙伴的家事都喜欢插上一手，不知道顾总这一次又有什么大手笔？真可惜，方家在宁江只有两块地！”

顾锋寒眯着眼，眸中涌动的不知是愤怒还是别的什么，冷冷地吐出一句：“苏晚，你不要考验我的耐性！”

“顾总是做大事的人，耐性自然比我们这些凡夫俗子要好。”

顾锋寒一把拽过苏晚的手腕，她倔强地回瞪着他，知道挣不脱他的手腕，索性也不挣扎，只是这样瞪着他。她脸色还是那样苍白，白得跟瓷一样，透出一点因为愤怒而显现出来的红晕。

他忽地低下头去吻她，落到她唇上时，她才惊醒过来，猛地往后一退想要挣脱。她再无路可逃，只能咬紧牙关，抵抗他突如其来的侵袭。

突然，顾锋寒松开了双手。苏晚险些滑下去，竟伸手拽住了他的西装，睁开眼时看到他似笑非笑的面孔。

“原来……和我接触，会让你这么痛苦。”

苏晚羞愤地松开攥着他西装的手：“请顾总自重！”

顾锋寒整了整西装，唇角仍是似笑非笑又带着讥诮地弯起：“既然上了赌场，不如赌一把大的，方家的门槛跳不进，你不妨考虑一下顾家？”

苏晚瞪了他一眼，挤出一句：“不可理喻！”

他得意的笑脸在她面前显得格外刺目，只觉得再待下去只怕会被他气死在这里。

苏晚恼恨地盯了他一眼，侧身从门的缝隙间钻出来，走了几步就觉得两腿发软。她扶着墙，看不清前面的路，只是拼命地往前走，想离他越远越好，哪怕是走到世界的尽头也好，只要看不到他，只要听不到他的冷嘲热讽……

她漫无知觉地直往前奔，不知道自己走向何方，直到听到方非尽的声音："晚晚，晚晚，你怎么了？"

第24节：再见，如果可以再见(24)

方非尽来了……苏晚终于放弃了所有的支撑，任由方非尽架着她。方非尽焦急的声音不停地在耳边回响：“晚晚，晚晚，你不要吓我！”

“晚晚，你醒一醒……”

“晚晚，张开嘴，把药吞进去……”

“晚晚……”

朦胧中有人影在眼前晃动，她分不清自己是在现实中还是在幻梦中，只看见晃动的人头在眼前不断地闪动，浑身一阵一阵的冰凉，仿佛所有的力气全用在心跳上，笃笃笃笃。她听到一声一声的心跳，越来越猛烈地敲击着耳膜，越来越快，越来越响……

幻梦中有一个人影不断地在眼前晃动，那个背影单薄倔强，越来越远，越来越远，她想伸出手去，却怎么也使唤不了自己的双臂，眼睁睁地看着那朦胧的人影渐行渐远。

仿佛陷入了无尽的深海，一浪接一浪的潮水不断地涌动，铺天盖地而来，每一浪皆是灭顶之灾，她拼命地在深海里挣扎，却连一块浮木也捞不住，越扑腾，便越往下沉下去……

“上白……”

一双温热的手握住了她，温暖的气息沿着她的指尖沁了进来，一点一滴地沁入心底，如涓涓溪流流过，融化冰残雪冻的躯体，卟卟的，似是心跳，似是冰消雪融。

“上白……”

那双手的热度，那样像许多年前的江上白，在寒冷的冬天，用自己宽阔的手掌裹着她冻得通红的手，沿着费城以树命名的街道，淘来各式各样打折的器具装点他们的小窝……

他舍不得让她拎一点东西，裹着她的双手放到自己大衣的口袋里，用自己的温度，温热她冰凉的双手……

苏晚微微睁开眼，眼前晃动着一双因关切焦急而几近疯狂的眼，那双眼黑漆发亮，凑在她跟前，透着浓重化不开的关切：“晚晚，你总算醒过来了……你再不睁开眼，我都准备叫医生了……”

“非尽……”

方非尽这才松了一口气。“我都要被吓出病来了。你都几年没这样了，你最近有没有……”他比划了一下，“感觉哪里不舒服？有什么问题的话我再带你去纽约找Daniel检查一下？”

“没有，可能这两天我在准备要交接的资料，睡得晚了点，我休息好就没事了。”

原来，不是他。

梦中的那双手，还紧紧地握着她：“我才和Angela孟谈了一些细节……你确定不需要再去检查一下吗？”

苏晚摇摇头，带着些许怅惘，梦中的那个背影……终于还是离她远去了么……

“顾总呢？”

方非尽松开她的手，仰天朝天花板翻了个白眼：“拜托你不要这么敬业好不好？现在你还管什么故总今总的！”

苏晚不好意思地笑笑：“又给你添麻烦了，我……我刚刚晕了多久？”

“还好，只有一下。交接的事可以慢慢做，你别把自己逼得这么紧，有什么问题马上跟我说，嗯？”

苏晚点点头应了一声，愣愣地看着方非尽办公室的磨砂玻璃大门，从里面可以看到外面的一切，从外面却看不清里面，就像……现在的她和顾锋寒。

他轻易地拨动她的思绪，扰乱她的心神，她却对再次出现的他，一无所知。

“对不起，非尽。”她喃喃自语。

“除了对不起，你就不能跟我说几句新鲜的话吗？”方非尽斜坐在办公桌一角上，仍是那样玩世不恭的姿势，“苏晚，如果你真的要辞职的话，不如考虑一下跟我回去如何？”

他又得意洋洋地补充了一句：“好人做到底，送佛送到西，这是我的原则。”

苏晚感激地抬起头，这个世界上，总还有一个人，是这样关心她的，甚至……不求她的回报，甚至……想方设法不让她感到这种付出的压力。

方非尽叹了口气，从桌子上跳下来：“别用这种眼神看着我。你知不知道，你这个眼神的潜台词是：你是一个好人。你是一个好人的后一句话是：我配不上你。说白了，还是……”他恼恨地叹了一口气，没有继续说下去。

如果可以，方非尽真的是一个好人选。一个做丈夫的好人选。

第25节：再见，如果可以再见(25)

如果她可以忘记五年前的江上白。

如果没有方维鸣爱子心切的提醒。

“上白是谁？”方非尽突然问道，“这才是你一直拒绝我的原因吧？”

“他是……”苏晚想，要怎样介绍这个人呢？

青梅竹马的恋人？七年，她却连他的真实姓名都不知道。

上一任男友？他们根本连分手也没有说过，却各自斩断了这段情缘。

“他是我一个死去的朋友。”

苏晚想，这大概是最准确的答案，她的江上白已经不在了，现在出现的这个人，是在银河里驰骋的鲨鱼，是顾氏未来的掌门人，是……孟涵的男朋友。

方非尽一愣：“你刚才……不是和顾锋寒在开玩笑？”

苏晚没有回答，自嘲地笑笑：“看来今天要好好回去休息了，晚上你请顾总的客，我就不去了。”

方非尽点点头又不放心：“我还是送你去医院检查一下吧，你今天就这样倒下去……”苏晚摇摇头，方非尽十分坚持，苏晚只好说叫贝菲过来陪她去医院。方非尽正准备拨电话叫贝菲，手机又响了，他嗯了两声之后回过头来对苏晚笑道：“看来是老天爷都不放心你啊，Angela孟刚刚打来电话，说顾锋寒今天晚上的飞机，临时有事要去柚县，改天请我们吃饭！”

他抄起桌上的车钥匙，拉着苏晚进电梯：“先去医院检查，没什么事咱们再找个汤馆，给你好好补补！”

“柚县？”

方非尽絮絮叨叨地要她注意身体，苏晚脑子里却只有这两个字，顾锋寒去柚县做什么？

Chapter 9

镜湖。

波光如镜。

婺城的冬天是冷到骨子里的，寒，湿，潮，在室内开着暖气，也捂不暖身子；在室外穿着大衣，也透不出一丝热气。

心湖苑里的参天梧桐挥舞着残枝，初冬的风开始呼呼作响。

凌千帆坐在湖边长凳上，略有些无奈，看着顾锋寒从湖中湿淋淋地钻出来，径直走到他身边坐下，倏地移形换影退开半米远："明明有室内的恒温游泳池，你偏偏要到这种地方来受罪，真不知道你又犯什么毛病了！"

顾锋寒唇角微弯，也不理他的抱怨，从他手里拿起毛巾一边擦脸一边问道："柚县那边你交代好了没有？我准备今天晚上的飞机过去。"

"这么急做什么？一时半会儿哪能把拍板的人都给你找齐了？"凌千帆有些为难，"再说这件事有必要你亲自去吗？叫Angela去签个合同不就结了，对了……我听说，姑父问你今年是不是回去过年，你……"

顾锋寒脸上的寒冰更甚，冷冷道："叫他死了这条心吧，我早说过我不会和他过任何一个新年的。"

"你这是何必呢阿寒？"凌千帆叹道，"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为什么你一定要揪住不放？姑父其实也很后悔，你就不能给他一个机会弥补吗？"

"弥补？"顾锋寒冷哼一声，"汽车如果抛锚了一次，就必然还会有第二次。第一次他害死了我妈妈，第二次呢？是不是要连我也害死？弥补……他能怎么弥补，他能让死人复生吗？"

凌千帆一时哑然，这个问题向来是他的死穴。他们幼时便是好友，顾锋寒那时常到他家去玩，他家过年拍全家福时顾锋寒还曾凑过去占了一个位子。可快乐的时光在某一天戛然而止。顾锋寒的父母早

年离婚，顾锋寒一直期盼着有朝一日能让父母复合，不料……在姑妈和顾父结婚的当天晚上，他妈妈竟不堪刺激而自杀。

他不知道怎么解开这个死结，长辈的是是非非他无法评判，他如今能做的，不过是稍稍弥合顾家父子之间的裂痕。

“这个世界上没有后悔药可以卖，我跟你说过，我生平最恨人背叛。”顾锋寒眼中闪过丝丝恨意，“如果不是你姑姑没有生孩子，他会记得自己还有我这个儿子吗？他现在这个样子，都是他咎由自取！”

凌千帆见他火气又上来了，只好把这个话题就此打住。

“好了好了，我不劝你，那明年董事会召开之前，你真有把握回购足够的股份？现在大环境很差，银河和凌厉的股票算是比较稳定的了，恐怕一些小股东不会轻易抛售，我们就算筹措了足够的资金，没有人肯脱手的话也没办法。”

第26节：再见，如果可以再见(26)

顾锋寒不以为意地笑笑：“这个你不用担心，你负责把柚县和婺城政府的关系疏通了就好，别的事情我来搞定。我今天晚上的飞机过去，等我那边谈好了，你在这边马上和方非尽把并购的合同签了。”

凌千帆点点头，忍不住又多口道：“你也不要逼得太紧了，非尽那边……我每次去找他的时候总有点过意不去。”

顾锋寒不以为然，嘴角扯起一丝讥讽的笑容：“你可以不插手这件事情，这样也不用担心对不起你的好师弟。”

凌千帆无奈道：“我已经被拖下水了。我只是担心……非尽这个人有点死心眼，要是把他逼急了，不定做出什么事来，他爸爸都已经答应你把方圆天地卖给你了，你何必急在这一天两天？”

顾锋寒皱着眉没吭声，把方非尽逼急了他会做出什么事来？他脸上又浮起讥讽的笑容，这种娇生惯养的少爷，逼急了又能怎样？他不过打了一通电话，方维鸣正为了儿子的糊涂感情账焦头烂额，为了不再让儿子泥足深陷，听说他正缺一个对旅游方面颇为懂行的顾问，立刻就把苏晚推荐了过来，连一个方圆天地方都不在乎，更何况被视为儿子前程最大阻碍的苏晚？

想到这里他又有点嫉妒方非尽了，尽管方维鸣瞧不起苏晚的出身，不惜一切代价也要给儿子找一门门当户对的婚事，可不论如何……那也是做父亲的一片苦心。

凭什么所有好事都落到他身上？

“我很急，我已经没什么耐性了。”顾锋寒喃喃说道。凌千帆突然想起了什么，讶异地偏过头来：“你外公是不是柚县人？我记得……你有一年是不是在柚县读的书？”

话音未落顾锋寒便冷冷地瞥了他一眼。凌千帆微哂道：“我头一次发现你这么有回馈社会的精神。”

顾锋寒没搭腔，凌千帆的好奇心又被勾了起来，他隐隐记得，五年前顾锋寒回家的时候，整个人就跟失了心魄一样，谁也不知道他出了什么事，谁也劝不得，谁的话也听不进，在外面飘了两年不肯进公司做事，只有孟涵跟着他四处跑。两年后不知孟涵劝了他什么，他才稍微正常了些，进银河正正经经地做事，只是不肯见人。最近不知道为什么，他整个人好像又被挑起了轻易不见的怒火，听说常常一个人在办公室里摔东西——看来有空要找孟涵聊聊了。

顾锋寒捡起在长凳上的衣服，随手披了一件在身上，起身准备回去。凌千帆住的单元和他隔着一个小花圃，分手的时候凌千帆又问道："对了，你在柚县那个开发计划叫什么名字来着？"

"Adeline，Ballade Pour Adeline。"

Adeline，Ballade Pour Adeline，苏晚默默地念着这支曲子的名字，从抽屉里取出不久前才取下的那枚硬币戒指，放在指尖缓缓转动，电视上正在放财经要闻。

"今天下午，顾氏旗下的银河集团联合婺城建筑设计院、柚县政府、婺城市政府、旅游局以及数家大型地产开发商，在柚县召开盛大的记者发布会。银河集团将和婺城市政府联合开发以柚县为中心的综合型旅游商圈，涵盖周边七县五区，覆盖面积达八千六百平方公里，总人口达九百三十万……以下是来自记者招待会现场的报道……"

显然银河集团是此次开发的核心，记者的提问也集中在顾锋寒身上，一向低调的顾氏太子爷近来频频亮相，各路记者当然是卯足了劲想挖出一些猛料来。

"近两年来地产业发展并不景气，请问顾氏为什么在这个时机将重心导向地产业？前不久银河集团才和方圆实业签订联合开发宁江科技园的合作协议，现在又联合这么多家大型地产开发商共同开发这个综合型旅游商圈，请问是出于什么考虑？"

顾锋寒拨了拨麦克风："顾氏投资的策略，只在于这个项目是否具有投资价值，而不在于它是不是流行，我们看重的是柚县及周边地区

旅游资源所具有的巨大潜力。”

“刚才顾总提到，这个项目一期工程的名字叫水边的阿狄丽娜，众所周知这是一首钢琴曲的名字，不知道顾总取这样一个名字，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涵义？”

第27节：再见，如果可以再见(27)

顾锋寒微微一笑，眉目之间流转着无穷的神采，一改近期在媒体前刚毅冷肃的形象：“这次我们要联合打造的综合型旅游商圈有两大重点，其一核心在柚县，其二重点在于旅游业。而一期工程的重中之重，正是开发柚县梦泽古镇的旅游资源，将这个山明水秀犹如世外桃源的古镇尽可能真实、全面地展现在大家面前。”

他顿了一顿，接着笑道：“大家都知道，水边的阿狄丽娜是一首钢琴曲的名字，而这个故事来源于古希腊的神话。一位孤独的国王在水边遇到了一位美丽的少女，所以他向众神祈祷期盼爱情的奇迹能够降临，最终打动了爱神阿芙洛狄忒，成就了一段美满的爱情故事。这个故事和我们中国古代《诗经》中所说的‘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我曾经在梦泽古镇生活过一段时间，美丽的柚河正好从古镇中穿过。夏天的晚上，常常有恋人在河中放荷花灯，荷花灯能够顺利地漂下去，则喻示着这对恋人的爱情能够顺利美满……在我看来，这样一个美丽的地方，只存在于我的脑海中，真是一件太自私的事情。所以，当我有这样的能力和机会为我的第二故乡做一点事的时候，我非常希望这样一个梦幻般的古镇，可以被更多的人认识和了解……”

财经新闻的导播适时地插入《水边的阿狄丽娜》作为背景曲，记者们开始八卦地追问顾锋寒，是否在梦泽古镇遇见了他的阿狄丽娜。顾锋寒轻轻一笑，游刃有余地打起了太极，将话题转移到在场的各位老总和政府官员身上。

水边的阿狄丽娜。

Ballade Pour Adeline。

苏晚无意识地拨弄着指尖的戒指，思绪却早已不知神游何处，那是什么时候的事了？大二，还是大三？

周末，他从隔着八条街的另一所大学赶来看她，她忙着主持系里一年一度的文艺节晚会，她不能陪他，只好多弄了一张票让他进场。晚会闹到晚上十点多才结束，她又忙着和筹备的同学一起打扫会场，他帮她一起收拾从音乐房借来的钢琴。她一脸羡慕地抚摸着黑色烤漆的钢琴盖："刚才那个男生的钢琴弹得真好。"

他皱着眉，漆黑的眸子里闪动着一些异样的情绪，看得她心慌，那时她不明白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眼神，很久以后——她遇到了孟涵以后才知道，那种异样的情绪叫吃醋。

"勃拉姆斯的《德意志安魂曲》第五乐章，可惜没有弹出那个味道。"

"什么味道？我觉得他弹得很好啊，你不觉得吗，他弹琴的样子很像李云迪？"她一脸花痴地回味着。

"一个初学者也敢弹勃拉姆斯！"他不屑地说道，"以为沾上一个莫扎特或者勃拉姆斯的名字，就称得上古典了？"

他流露出少有的骄矜，眼神里还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那时她只觉得他突然像变了一个人一样，眼里带着一些炽热的光芒："这个世界上，没有庸俗的曲子，只有庸俗的人。"

"真正会弹琴的人，就是弹《两只老虎》，也能够动人心魄！"

"说得这么好听，你会弹吗？"她惊诧于他莫名的骄傲和强横，有些不服气地说。

他瞟了她一眼："会弹的话，有什么奖励？"

她转着眼珠子，不明白他话中的涵义，还没来得及发问，他已闭上了眼，双手搭在钢琴盖上，仿佛沉浸在某种无边的思绪中。周围还有其他同学在收拾会场，他却恍然未觉，掀开钢琴盖，不是她以为的《两只老虎》，而是一曲《水边的阿狄丽娜》。

简单明快的音符跳脱开来，如水中的波纹，一层一层地漾开；又似海边的清风，缓缓地飘荡过来，吹来碧波万顷的醉人味道。明明是

听过无数遍的曲子，那一刻却仿佛有了新的生命力，带着吸魂摄魄的魔力，让她陶醉其中，无法自拔。

“给我的奖励呢？”月亮从梧桐叶的缝隙里落下来，洒在他的脸上，悠沉深邃的眸中流转的，不知是月光还是星光，他眉间眼角都蕴着笑意，莫名地带着些许蛊惑的意味。

刚刚在晚会上伶牙俐齿滴水不漏的她，在那一刻的月光下突然变成了哑巴，低着头，连看他的勇气都没有……那一刻……甚至她是有些许期待的，期待他向她索取的奖励……

第28节：再见，如果可以再见(28)

他……会向她索取什么样的奖励呢?

不是完全不明白他的心意的。

他的学校和她的学校隔着八条街，坐公车是五站路，他雷打不动风雨不改地在每个周末来看她，也许只是陪她上自习教室看书，也许只是陪她逛逛街，也许只是陪她吃两顿饭。

他不言，她不语，也许心里有过揣测，偶尔也曾升起些期待，却一直……什么也没有发生过。

也许……他会牵她的手，也许……也许……

她的头越来越低，恨不得整个头埋到地底下去，她想看看他的脸，却不敢抬头，好像过了一整夜那样的漫长，才听到他在她耳边低声笑道："傻姑娘。"

她猛地抬起头来，他嘴角仍噙着那样一丝若有似无的笑，好像是看穿了她心底那一点点莫名的期许，似乎是在笑话她自以为是的矜持，她脸上唰得一下就红了，慌不择言地反驳道："干嘛老叫我傻姑娘，和你很熟啊？"

他微微愣了片刻，没有回应她的话，转过身继续往前缓缓地走，步子踏在梧桐叶上，踩出清脆的声响。他是这样沉默惯了的人，她呐呐地跟在他身后，细若蚊蝇地问他："你什么时候学会弹钢琴的？"

他的脚步微微一滞，半晌后漫不经心地答了一句："学校里有琴房，反正平时没事。"

"弹得很好听。"那个时候的她还不明白，把一首曲子弹得这样动人心弦，需要怎样的天赋和练习。

他缓缓地回转身，抿着的薄唇弯弯的，和平时那种似有若无的笑不同，语调也异乎寻常得柔和，就像温柔的月光一样："你知道这首曲子的来历吗？"

她又是傻傻地摇头，仿佛那一晚的月色有着某种独特的魔力，让他变得如此温柔，让她变得……如此迟钝。

“有一种说法是，一位孤独的国王在水边遇到了一位美丽的少女，所以他向众神祈祷期盼爱情的奇迹能够降临，最终打动了爱神阿芙洛狄忒，成就了一段美满的爱情故事。那个少女的名字，就叫阿狄丽娜。”

“哦。”

“你有没有发现，以前的人总喜欢把爱情和水联系在一起？”

“哦……啊……是吗？”

他的眼神如那一晚的月光一样带着魔力，还噙着那淡淡的笑：“是啊，你看我们古人不就写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吗？”

是吗？她的脑子在那一刻竟又转了起来。她和他第一次相遇，不也和水有关么……他……是在说他们的相遇是和爱情有关吗……

呸呸呸！苏晚，你真不害臊……什么年代了，哪有人还这样文绉绉地表白的！一定是你乱想，一定是你乱想，一定是你言情小说看多了……一定是……

她低着头，生怕让他看见她又脸红了，急匆匆地只想往前走，三步并作两步地往前冲，他被甩在身后老远，低声叹道：“苏晚，你练竞走的啊？”

Chapter 10

“……古今中外的人们，都喜欢把爱情和水联系在一起，我们的一期工程的主题，正是爱情。相信梦泽古镇这样一个梦里水乡，会让拥有爱情的人们懂得体味爱情，让还没有拥有爱情的人们邂逅爱情……”

电视屏幕里，孟涵正向记者们展示一期工程的模型概要，梦泽古镇的波光水色如梦间仙境一样展现在众人面前，记者们惊诧于这样一个世外桃源的发现，会场里镁光灯闪个不停……

顾锋寒神色从容地立在演示屏幕的另一侧，真真正正的一对璧人，坚韧刚毅的商界巨子，笑靥如花的都市丽人，他们配合得如此天

衣无缝。

天衣无缝地兜售着……曾经的她和曾经的他……的爱情。

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水边的阿狄丽娜……

曾经他和她的相遇，曾经他和她的过去，曾经他和她的梦泽古镇，曾经独属于他和她的那些秘密，统统曝露于阳光之下，成为今天顾锋寒和孟涵如日中天的事业中，锦上添花的一个卖点。

最后一点尘封的美好回忆，他也不肯留给她。

七年的时光，不过是他生命中的一个小插曲。

电视新闻里还在播着各级官员对此投资计划的由衷祝福，一张一张人脸跟走马灯似晃过。苏晚把遥控器丢到一边，今天还是凌厉实业和方圆天地正式签订并购合同的日子，她一时烦闷，请了假回来，不知道为什么这么晚贝菲还没回来。她心烦意乱地走到窗边，拉开咖啡色的厚绒窗帘，小区里的路灯在暮色里散出幽白的光，顺着小区大门进来的路，开进来一辆熟悉的黑色奥迪A4，那是方非尽开了三年的车，在他这样的第二代里，开这样的车，真算得上是简朴了——那还是方圆天地开始盈利的第一年，他用挣到的第一桶金买回来奖励自己的。

第29节：再见，如果可以再见(29)

黑色的奥迪缓缓地开到她住的这一栋前，停了许久，车门却一直没有打开，车里也没有开灯，苏晚立在窗户边，迟疑半晌，还是拾起手机，拨给方非尽："你……在我家楼下？"

"嗯。"

"今天签了合同了？"

"嗯。"

方非尽异乎寻常地沉默，让苏晚担心起来，她望了望空荡荡的客厅，仍难以说服自己请方非尽上来。想了想，她低声说："非尽，你稍等一下，我下来。"

苏晚匆匆地下了楼。方非尽正无节奏地拍打着方向盘，一向吊儿郎当的脸上透着一丝焦躁，身上还传来一股酒气。

"是下午……签约的么？"没有记错的话，签约时间是下午三点，现在是晚上八点半了，不知道方非尽签完合同之后，怎样打发了这漫长的五个小时?

"嗯，合同签了之后又陪凌师兄打了几局桌球，一起吃了个饭。"

苏晚侧着脸看他，方非尽仍是轻拍着方向盘："晚晚，我是不是……很失败？"

"不是。"

方非尽自嘲地笑笑："五年，唉……说卖就卖了……"

又是长久的沉默，平时在场面上的那些客套话都没有用，方非尽舍不得，她又何尝舍得?

"下午来签约的时候，凌师兄跟我道歉，说实在不想闹到今天这个地步。"

"可是，三点钟签约，五点钟就是银河的新闻发布会。"

"我总算知道顾锋寒为什么一定要收购方圆天地，他是想把方圆天地打造成他旅游商圈的前哨站。"

“要提前签约，也不过是怕我临时提价而已。”

“其实都到这步田地了，方圆天地值多少钱，我还在乎吗？”

“你知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直不肯回家？”

方非尽把头埋在方向盘上，有一句没一句的，苏晚想安慰他又无从下手，只能顺着他的话问道：“为什么？”

“我有个姐姐，比我大七岁，很能干，比我能干，方秋荻的大名，你总该听说过吧？”

方秋荻……苏晚在脑海里一盘算，方秋荻，五年前自立门户的方家长女。同样是自立门户，方秋荻的成就可比方非尽大多了，在方非尽还蜗居婺城守着小小一片方圆天地的时候，方秋荻早已凭借之前在方圆实业做事时结下的深厚人脉和出色的商业策划能力，对东南亚零售业鲸吞蚕食。

“姐姐在方圆实业辛苦了近十年，可惜我家里的老爷子固执得要死……坚持要传男不传女，姐姐忍无可忍，自立门户，我劝不了爸爸，只能这样消极抵抗。”

“可是没想到到头来，什么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凌师兄、爸爸……我今天突然觉得，我和他们好像生活在两个世界里。”

“我不明白，我只是想大家快快活活地过日子；我想姐姐不要在外面打拼得那么辛苦；我想回到我们家像以前……”

“我想我和你还在方圆天地高高兴兴过咱们的日子。”

“可怎么就这么难呢？”方非尽抬起头来，声音已近于哽咽。

“非尽……”苏晚想不到任何言语来安慰此时此刻的方非尽，一滴冰凉的水珠落在手上，她抬起手来摸自己的面颊，才发现原来自己已先流出泪来。

她现在和方非尽这样，算是流泪眼观流泪眼，失意人逢失意人么？

“晚晚，借你的肩膀给我靠一下。”

方非尽闷闷的一声，也不等她答应，便靠在她肩上，闭上眼不再说话。

苏晚侧过身来，她知道自己肩膀上全是骨头，他这样搁在她肩上，两个人都难受。方非尽把头埋在她怀里，双手缓缓地环住她的腰：“晚晚，就一会儿。”

她伸手轻抚着他的头，好像一个母亲在安慰受了委屈的孩子一样，她没有办法拒绝这个样子的方非尽——也许是因为这个时候，她也需要有一个人陪在身边，他们不过是两个失败的人，相互依偎，相互取暖。

“晚晚，跟我一起离开婺城。”

苏晚倏地一惊，松开手往后缩了一缩。方非尽抬起头来，放下刚才那一刻的不甘和惘然，眼神纯净而坚定：“我认真的，你不要再拿那些乱七八糟的理由来搪塞我。”

第30节：再见，如果可以再见(30)

“非尽，你知道的，我……”她知道别的理由都无法拒绝他，只有她不爱他这一条，他没有办法改变，可是这个时候，叫她怎么跟方非尽说这样的话呢?

“我知道，你不爱我，可你也不爱别人呀，这五年来除了我，你身边也没有其他男性朋友，对不对？”

“非尽，你不要这样孩子气好不好，你既然知道……你还……”

“我不是孩子气，这个世界上多的是没有爱情的婚姻。我不在乎，就算没有爱情，亲情也好，友情也好，你总不能说你对我那么一丁点儿感情也没有吧？”

苏晚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方非尽平时是最不较真的人，可往往最不较真的人顽固起来，那才真是让人无计可施。

“非尽，你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她拉开车门，朝着他无奈地笑笑，“看你现在的样子也不需要安慰了，我上去了。”

苏晚从袖管里伸出一只手朝他挥挥手：“拜拜！早点回去睡觉，天一亮就什么都好啦！”

不料方非尽一伸手拽住她的手腕，也从车子里钻了出来：“苏晚，收起你这一套！”

“我知道你在介意什么，我告诉过你，我不介意！你也不用担心什么我会为你伤心欲绝，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我向你保证，你明天离开我，我后天就能另娶一个！我这样的钻石王老五，不愁找不到老婆！我保证你前脚走后脚我就把你忘得干干净净不掉一滴眼泪——你还不放心吗？”

苏晚愣愣地看着他，片刻后她扶着车门笑得喘不过气来：“方非尽，有人表白像你这样的吗？”

方非尽无奈地望着天，黑沉的天空连一颗星星都没有，如同他现在坠入深海的心，茫茫然不知何处才是最低谷，只是无尽地下坠，找

不到一点依托，却还要耸耸肩故作轻松地对她说：“又失败了……还以为今天苦情攻势可以奏效呢，苏晚，你还真是油盐不进铁石心肠！”

苏晚退了一步，站到路旁的一级台阶上，又冲着他挥了挥手：“钻石王老五，你还是赶快去找后天跟你上教堂的老婆吧！拜拜！”

黑色的奥迪被吞没在黑沉沉的夜里，消逝无踪。

苏晚知道方非尽是真的对她好，好到不忍心让她有一丁点儿的为难，不忍心让她有一丝一毫的愧疚，可惜她一直在为别人心痛，偏偏他今天又点醒了她。

她和顾锋寒，又何尝是一个世界的人呢?

第二天再上班的时候，方非尽又是一脸的吊儿郎当了，自头一天签了合同，答应方维鸣跟他回家，世界立刻清净了许多。

苏晚的辞呈递交上去，开始办离职手续，她手下的大部分活是要交接给贝菲的，正好有几个酒店第二年的续约合同还没有签字，她交代给贝菲让她找人跟进一下。贝菲出去分派了合同，没一会儿又跑进来，关上门八卦地说道：“兰博基尼来了，兰博基尼来了！”

苏晚一愣，顾锋寒来了？“他一个人？还是……”

“听说银河从华南、华东调了几个高管过来，兰博基尼带着几个空降部队过来的！”

贝菲还没把打探来的消息一一传达完毕，苏晚桌上的电话就响了起来：“晚晚，你过来我办公室一下，顾总找你有点事。”

Chapter 11

顾锋寒认真地翻阅手上的几份文件，主要是方圆天地运营之后，几项主要业务的发展概要，顾锋寒看了几页之后问道：“方圆天地有合作的几家酒店，基本都是长期合作，为什么……华庭商务酒店和方圆天地合作了两年之后，中止了在所有城市的分销业务？”

方非尽脸上略有些尴尬，默了半晌之后笑道：“华庭在婺城的主管在和我们谈分销业务的时候，提出了一些不太合适的要求。”

顾锋寒哦了一声。发现苏晚在方圆天地之后，他便仔细地把她这几年的工作生活情况全查了一遍，他不明白，为什么她能这样一去无踪；他不明白，方非尽哪一点让她这样死心塌地；他不明白，他们七年的点点滴滴，她竟能这样轻易地抛诸脑后。

诚然方非尽待她是不错的，可他待她就不好了吗？也许感情这样东西没法去论公平——他不知道方非尽和苏晚之间，到底谁付出得更多一些，他只知道他和苏晚之间，先动心的那个是他，也许是因为这样，从一开始，他在她面前就输了。

第31节：再见，如果可以再见(31)

无数次地追悔，为什么在最后一次和她分开前还要和她吵架，为什么要为了那一点点可笑的自尊拒绝和她解释，为什么在她阿婆重病的时候还要对她发脾气……五年里无数次梦萦魂牵的只是她，他甚至愿意用世间的一切来换取她活着，只要她活着，让他做什么都是愿意的，哪怕她将他忘却，哪怕她恨他，哪怕她永不原谅他，只要……只要她活着。

她还活着，只是不见他罢了。

笃笃笃。

苏晚推开方非尽办公室的磨砂玻璃门，和顾锋寒还有身边的几位高管点点头打了个招呼："找我有事？"

顾锋寒站起身来，微微笑道："是这样的，想必你也知道银河最近和柚县、婺城政府合作的开发旅游商圈的项目，之前看过你的履历，是土生土长的柚县人，在旅游宣传方面，经验也十分丰富，算是方圆天地的开国元老。所以我想，你在这个项目上比其他人更有优势。我想请你到银河集团来做个顾问，可是方总刚刚说你已经递交了辞呈，所以我想找你了解一下你的意向。"

顾锋寒话音未落，苏晚已轻笑着拒绝："顾总太客气了，什么元老不元老的，那纯粹是赶鸭子上架，我只是凑巧多拍了几张柚县的照片而已，哪里谈得上什么优势？"

"关于柚县梦泽古镇的商业开发，我这里只有一个草案，考虑得不太周详。接下来如何打造这个旅游品牌，我还需要一个对柚县比较了解的人来做顾问。Adeline又何必妄自菲薄呢？别说是方圆天地，就是在整个银河集团，也找不出第二个比Adeline更合适这个职位的人了。"

苏晚笑道："顾总太抬举了，顾总要投资柚县，相信柚县的政府人员一定有很多对柚县更深入更了解的人提供给顾总选择，我这样一个

对地产业几乎一窍不通的人，实在很难给顾总这样庞大的项目提出什么有建设性的意见。”

“政府官员……”顾锋寒轻嗤一声，“Adeline难道不比我清楚都是些什么人？再者，我们现在打造的梦泽古镇这个旅游品牌并不只针对国内，也要考虑国际市场的需求。我这里现在了解柚县的人不清楚国际潮流，清楚国际潮流的人不懂梦泽古镇的价值，Adeline曾经在费城留学，又在柚县长大，正是我现在最急需的人才。”

“在费城留学？”在一旁一直没插话的方非尽忽然惊诧问道，疑惑地看着苏晚。苏晚顿时十分尴尬，欲盖弥彰地解释道：“中途就因为一些私事退学了，这种事情又不是什么值得炫耀的事情，所以一直没和你说。”

方非尽喔了一声，没有继续问下去，脸上已有些黯然，苏晚认得他五年了，竟然从来没有跟他提起过自己曾经在费城留学的事情！反倒是顾锋寒这样一个外人，对她的过去了解得比自己还清楚，听他一口一个Adeline……方非尽蓦地有些惊疑，不知为什么他总觉得顾锋寒和苏晚之间怪怪的，只是碍于场合，没有立即发问。

话说到这个地步，顾锋寒再强求下去也没什么意思，他站起身来向方非尽告辞：“今天就不打扰方总了，听说方总也是桌球的高手，下次我和凌总打球的时候，方总不介意一起来切磋切磋吧？”

方非尽一愣，旋即淡淡地点头应了一声，顾锋寒又转头向苏晚笑道：“刚才说的事情，Adeline还是考虑一下如何？我把行动电话写给Adeline，有事和我联系？”

他拿起笔在一张便笺上写下一个号码递给苏晚，然后带着两位高管和秘书走进十七层的电梯，离去前脸上仍带着似笑非笑的笑容，仿佛在嘲笑她这些抵抗，到头来都将是徒劳无功。

苏晚拿着淡蓝色的便笺，愣愣地站在原地，顾锋寒写给她的电话号码，赫然是她五年前回国时所用的手机号码！

交接工作做到一半的时候，苏晚拿到了银河集团递给凌厉实业的“水边的阿狄丽娜”的计划草案。银河和凌厉虽然同属顾氏旗下，却是两个独立的集团公司，地产和旅游这些传统行业一向是隶属银河旗下的，而网络电讯等新兴行业则由凌厉实业经管。公司达到一定规模的结果就是——再简单的一件事，也要走一道冗长的流程。

第32节：再见，如果可以再见(32)

这是一份完美的商业计划书，前提是仅从商业角度而言。如果真的照这个草案实施下去，那不过是又增添一个纯商业化的，贩卖小商品市场纪念品的商品基地而已。

苏晚捏着这份草案恨不得骂娘，顾锋寒怎能容忍这样一份策划书摆在自己面前，最离谱的是他居然还在上面签了字批准通过?

顾锋寒坐在心湖苑设计独特的巨大阳台上，翻着银河旗下锦绣地产按照他的要求所做的计划书，巨幅的玻璃幕墙缓缓拉开，迎面而来的是冬日镜湖上吹过的阵阵寒风，心湖苑所采用的挪威Nexans地坪加热系统保证了室内的温度，让他丝毫感觉不到冬日的寒意，只有舒适，清凉。

嘀嘀两声，顾锋寒折开搁在一旁的笔记本，柳子衡传过来一封邮件，顾锋寒唇角弯起得意的弧度，轻轻一触，邮件应声而开：十点三十八分苏小姐第一次向总裁室来电，十点四十三分苏小姐第二次来电，十一点零八分苏小姐第三次来电……

顾锋寒伸出食指，在笔记本屏幕上画着圈，屏保上一个一个七彩的水泡随着他的食指滑动升起，扩大，然后缓缓破开，这样漫无目的地画出一屏的七彩水泡，在他眼前晃动，似乎折射出冬日阳光的色彩。

Bamboola低沉醇厚的声音在一旁响起，You know I love you，I?m thinking of you when we apart.You?ve made a difference to my life……

她知道他爱她，她知道他有多离不开她，但她还是……选择了离开他，留他一个人痛苦，一个人伤神，一个人行尸走肉，苟延残喘。

终于还是有些她在意的东西，落在他的手上，倔强如她，也还是要低下头来，虽然不肯一次性举起白旗，非要寸土寸金地退让——打电话到公司找不到他，不得不联系这个他和她之间独有的号码。

手机在微晶玻璃茶几上震动、旋转，直到一曲唱罢，他才按下接听按钮。

“你好，请问是顾总吗？”

“晚晚，是我。”

苏晚拿着话筒的手顿时一抖，从她拿到那份计划草案到现在，从一初的愤怒到平心静气，她以为已经做好了足够的心理准备，才不得不拨通顾锋寒写给她的私人行动电话，预备又有一场不可避免的口舌之争，不料……

“晚晚。”

顾锋寒清冷的声音中透着一丝丝沁入心扉的柔和，仿佛梦回千转中江上白唤她的那个声音。

电话中传来深呼吸的声响，接着是苏晚平静不带一丝语调的声音：“顾总，关于前几天你和我提起的事情，我想……”

“什么事情？”

“就是……”苏晚一顿，一瞬之间听明白了顾锋寒这云淡风轻的一句话中透露出来的涵义。她上一次拒绝了他，这一次，主动权已经不在她手上了。

“顾总提到过，水边的阿狄丽娜这个项目，需要一名同时了解柚县风土人情和国际潮流的商业策划顾问。”她尽量让自己的语气显得平静，谦和。

“哦……原来是这个，”顾锋寒一手轻敲着玻璃茶几，满不在乎地笑道，“是啊，因为你拒绝了我的提议，而项目进度比较赶，我不得不从柚县旅游局借来几名工作人员。”

“可是他们未必懂得国际潮流。”

“没关系，我这里多得是了解国际潮流的人，顾氏的地产业本来就在各国都有经营，临时抽调几个懂行的人，并不是什么大事。”

“可是他们未必了解梦泽镇的价值！”

“没有办法，在目前我所能动用的资源中，这已经是最好的人员配置了。”

“已经来不及了吗？”

“什么？”顾锋寒心一紧，苏晚陡然软化的声音让他猝不及防，像是心里某个地方被沉沉地一击，“你想补救吗？”

“你在那里生活了一年，那里是什么样子的，没有人比你更清楚那个古镇的价值。可是现在送过来的计划草案，根本就是过度的商业开发，这样纯粹的商业包装，会让梦泽失去它的原汁原味，这完全就是在杀鸡取卵……你明明就最了解那里了，为什么……”

顾锋寒无奈地笑笑：“你要知道，我有很多事情要处理的，昨天晚上我才从香港回来，你觉得我可能一天二十四小时去和策划人员商讨他们对这个项目的创意和看法吗？”

第33节：再见，如果可以再见(33)

“那么你就可以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这样毁掉梦泽镇吗？你怎么可以……那也是你生活过的地方，我相信以你的，以你的眼光，一定比我更会分辨，什么样的方案才能长远持久地向世人展示梦泽镇的魅力，不是吗？”

苏晚的声音在这一刻显得格外软弱无力，顾锋寒……怎么可以这样，这样眼睁睁地看着一个过度开发的商业计划被通过，然后付诸实践，难道在他的眼里，所有的东西，都不过是一件商品吗？他生活过的如同世外桃源一般的梦泽古镇，他和她曾经无瑕的感情，一切的一切，都只是一件商品吗？

他真的……变得这样陌生了吗？

“方非尽为什么不知道你在费城大学读书的经历？你的履历上没有写吗？”

顾锋寒话锋陡然一转，问起另一件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苏晚一愣，局促笑道：“反正也没有读完，何必拿出来让人笑话。”

“原来对他，你也不是全然坦白啊……”顾锋寒轻哂一声，突然变得刻薄起来，“看来这位方大少在你心中，也不过如此。我还以为……”

“以为什么？”

“以为你不肯转投顾氏，是要背水一战，和他双宿双飞……原来，也不过如此。”

苏晚又一次深呼吸，告诫自己不能在此时此刻和他翻脸。她苦笑一声：“顾总对我的私事，也这么有兴趣吗？”

“是。”

“啊？”

顾锋寒一字一句地回答她：“你问我对你的私事是不是有兴趣，我回答你，是。”

“顾总不是要和我们这种小人物开这样的玩笑吧？”苏晚自嘲地笑笑，“一期方案中对梦泽镇的开发计划，真的……没有转圜余地了吗？”

“不过是一个草案而已，根本算不上最终方案。”

“是吗？”苏晚艰难地挤出问话，自从她再遇到他，他就这样奇怪了，上一句话这样，下一句话又那样，揪着人的心，一会儿在天上飘，一会儿在油锅里煎，也许在他这样地位的人看来，这样轻易地左右一个人、一个地方的命运，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他到底……哪一句话是真，哪一句话是假？

“我约了人今天晚上在鉴心明珠打桌球，你要不要一起来？”

“……谢谢顾总。”

他有留给她拒绝的机会吗？

他根本拿准了她不能拒绝。

Chapter 12

鉴心明珠，桌球VIP室。

凌千帆和顾锋寒都是美式普尔的高手，也许是因为还年轻，他们不像上一代人那样喜欢到高尔夫球场彰显品位，而是随性地去去健身房，打打网球，游游泳，甚至连这种流行于街头酒吧的美式台球，两个人也是乐此不疲。方非尽是凌千帆开车载来的，没想到竟在这里看到了苏晚，诧异地望着她说不出话来。苏晚亦是十分尴尬，趁着顾锋寒开球的时候向方非尽解释道：“一言难尽，有空再跟你说。”

顾锋寒开局奇烂，连球都没有打开，凌千帆惊讶地看了他一眼，然后不给他任何机会，从容不迫地一杆清，将七个纯色球和最后的黑八一一落袋。顾锋寒坐在苏晚和方非尽中间的沙发上，一手握着球杆，一手拿着滑石粉块轻轻地磨着球杆头。凌千帆打完最后一个黑八，放下球杆朝顾锋寒笑道：“你今天发挥很失常嘛，要不要我们来个双打？我和你一边。”

顾锋寒微哂道：“别了，照旧，一局一万。”他把磨好的球杆递给苏晚，又从她手里接过她的球杆，继续拿滑石粉块开始打磨：“你替我打这一局。”

苏晚听着顾锋寒下的赌注，倒吸了一口冷气，硬着头皮站起来，凌千帆不等球童上来，先替她摆好了球，目光在顾锋寒和她之间梭巡，似乎在怀疑些什么。苏晚开了球，然后干净利落地也是一杆清，将黑八一杆进洞之后，她才松了一口气，生怕这一局失了手让顾锋寒又横生枝节。

凌千帆显然没料到苏晚的台球打得这样好，握着球杆略带惊讶地笑道：“真是巾帼不让须眉，苏小姐击球的力道很足，不像一般女孩子击球的风格啊。”

会所里的球童跑上来帮他们摆好球，顾锋寒提着球杆，从幽暗中站起身来，向凌千帆笑道：“这回来双打吧，千帆你和你师弟一边，赌注翻倍。”

第34节：再见，如果可以再见(34)

“听说方老爷子今天的飞机？孟涵今天回去，好像是和方老爷子同一班航班。我还以为你这个小师弟会和方老爷子一起回去呢。”

方非尽脸上微微色变，顾锋寒摆明了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之前他不过是给凌千帆一个面子。现在他还有什么要顾忌的？方圆天地也卖了，不过借口交接想多在婺城留几天而已。也顾不得以后生意场上是不是还要和顾锋寒有多少交汇了，方非尽噌地站起身来，一脸僵硬地向凌千帆告辞。“晚上吃撑了，我要回去消食，”转头又朝苏晚说道，“苏晚，我送你回去！”

顾锋寒微微一哂，站在苏晚身边。“哦，差点忘了跟方总说一声，苏晚小姐已经正式接受我的聘请，将出任最近柚县旅游商圈项目的商业策划顾问一职，从……”他回视了一眼苏晚，缓缓笑道，“明天起生效，你在方圆天地那边的剩余手续，我会另外派秘书去办理。晚晚，你还没有告诉方总吗？”

苏晚身子一僵，使劲地掐着手心，这个男人他究竟是在做什么？他所谓约了人打球，约的就是方非尽，在她面前说这些话，到底是想怎么样？可是……重遇之后的两次交锋，已经让她深刻地体会到这个男人的高段——你得罪了他一分，他必十倍以报之。她几天前拒绝了他伸出的橄榄枝，结果不就是今天这样尴尬的局面么？

方非尽吃惊地看着苏晚，她却不敢给出任何解释。她清楚明白地体会到顾锋寒眼里的威胁，虽然她还来不及思考那威胁来源于何方，又是因何而起。她只是知道，他微眯起的细长凤眼里仿佛藏着一柄锋利的匕首，那匕首悬在她的心上，只要一个不慎，就会刺穿她的心脏，他顾锋寒绝不会留一点情面！

“对不起，我还没来得及和方总说。”苏晚只觉得浑身的血液都涌到了头上，朝着顾锋寒挤出一个虚弱的笑容。“我没想到你这么快就要我上班，我还以为……”她试图让这环境轻松一些，“我还以为可以多

偷懒几天……”她还没来得及暗示他现在她无法解释这些事情，方非尽已经一脚踹开挡在路上的一根架杆，愤愤而去。凌千帆没料到方非尽竟会生这样大的气，埋怨地看了顾锋寒和苏晚一眼就追出去送方非尽，留下苏晚和顾锋寒两个人，在空旷的桌球室，对着惨白幽暗的灯光，默默无言。

“你到底想怎么样呢……”人前苏晚还能告诉自己要坚强一点，可是这样幽暗惨白的灯光中，顾锋寒的脸背着光，在阴影中看不出表情。他颀长的身影带来无穷的压迫感，左胸口有一阵难言的痛楚涌上来，她摸着两个沙发中间的小桌几痛苦地蹲下身去，喃喃自语：“你到底想怎么样呢……”

“他的待遇比我好多了，不是吗？”

“至少……他清楚明白地被你抛弃了，不像我，像一个傻瓜被你玩得团团转，没有一句告别，没有一句交代，你就消失了……”

“你对他也不过如此，”顾锋寒俯下身去，掰起苏晚的下巴，捏得她的下巴生疼，眼泪在她眼眶里打转，她拼命地昂着头，昂着头，她知道只要一低下头去，那眼泪就会忍不住掉下来。

“和他分开，让你这么痛苦吗？”他猛地一甩手，她被他一甩的力道掼在沙发脚下。

“你问我想怎么样？嗯？我告诉你，我嫉妒，我嫉妒他方非尽所受到的青睐！”

“你有没有想过，当年你离开我的时候，你突然消失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你不留下只言片语让我以为你死了的时候，我的感受？”

“苏晚，如果我没有找到你，你是不是准备让我生活在永恒的忏悔里？”

顾锋寒因愤怒而抽动的脸孔，透过迷蒙的泪水，在她眼前晃来晃去，她拼命地抓着沙发想站起身来，谁知却是徒劳。顾锋寒拽起她的身子，一手勒住她的腰，一手捡起一根球杆摔在球桌上：“还是你干脆就要告诉我，你早已把我们之间的这一切，都忘得干干净净了？”

眼泪一颗一颗地落在绿色的球桌上，一滴一滴，又沁入球桌上的浅绒，残存下墨色的痕迹。

我没忘。

第35节：再见，如果可以再见(35)

江上白，我没忘。

她在心里低低地说，我没忘，我一辈子也不会忘。

“告诉我，你都忘了吗？”

“告诉我，这五年……你有想过我吗？”

顾锋寒几乎是咬牙切齿地在她耳边一字一句地质问：“告诉我，你刚才清杆的时候，有想过教你打球的那个人吗？”

那一根棕色的球杆就横在他们面前，他的手紧紧地勒在她的腰上，他急促的呼吸在她的耳畔辗转徘徊……“上白，我没忘，上白，我没忘……”

婺城大学西门外有一条九折十八弯的小路，灯红酒绿，纸醉金迷——这八个字的形容一点也不夸张。灯光明灭的KTV、烟熏雾缭的烧烤店、红粉菲菲的发廊、半开半闭的盗版书铺……路上来来往往的都是学生，最多的是情侣，即便是寒冬腊月，也丝毫不减人气。曾经她和他也是其中的一分子。

“上白，你们学校附近有没有这么热闹的街？”

他帮她剥着糖炒栗子的壳，塞了一半到她嘴里，漫不经心地答道：“有啊，比你们的还热闹。”

“那你一般去什么店玩？”她兴致勃勃地望着他。

他撇撇嘴想了想，剥着糖炒栗子的手却一直没停住，往空中抛出一个栗子，然后张口接住，一边嚼一边笑道：“去啊，到KTV叫个小姐陪唱，去发廊洗个脚，到租碟店租两张片……”

“江——上——白——”

看她气急败坏差点跳脚的样子，他这才揶揄地笑笑：“你知不知道你气呼呼的样子……挺可爱的。”

她两眼冒火地瞪着他，他居然这样戏弄她？

“逗你玩的逗你玩的，我们学校附近，你还不知道吗？鸟不生蛋的地方，除了几个桌球厅之外什么都没有，就算我是个大款啊，都没地方能花钱！”

“桌球厅……你会打台球吗？”

他点点头，她便赖着他要他露一手，那条路上的桌球厅乌烟瘴气的，穿行其中的除了学生还有附近三三两两的社会青年，她亦步亦趋地跟在他身后，小心翼翼，生怕不小心踩了别人的脚。他要了最边角的一张台，上来便十分漂亮的清杆，赢得附近几张台上的人的连连掌声。她惊喜中还带点崇拜地望着他：“你台球也打这么好！”

他眼珠子一转，斜着眼望着她笑：“想学吗？”

她吐了吐舌头做了个鬼脸：“学费贵不贵，我可付不起！”

他眼中闪烁着狐狸一样狡猾的光芒：“免学费，不过我授徒很挑剔呀，学不好会被赶出师门的，敢不敢？”

她果然就上钩了：“像我这样的天才怎么会学不好？我怕我出师了以后没有你立足之地了！”

“不后悔？”他突然问了一句。

“不后悔！”

他点点头，眼中的得色不言而喻，到前台叫了一个VIP间，这种阴暗晦涩的桌球厅里的所谓VIP间，其实就是一间有门的包房而已。

“为什么要叫VIP间啊，价钱比外面贵好多哦！”

“我上课喜欢安静一点，”他当时这样回答，不过后来他的说辞是，“很多人贼眉鼠眼地往你身上瞄你知不知道？我恨不得把他们眼珠子都给挖出来！”

她得意洋洋地掂着一根球杆，学电视剧里的人耍酷。他懒洋洋地坐在椅子上指点她：“身子弓一点，对……左手要握起来一点，想象你是握住一颗鸡蛋，对，留出那个空间，好……现在把球杆架在大拇指上……”

他支着下巴在一旁懒散地教她，她一连击了几杆，也没有一个入袋，最后一怒之下竟然直接将白球打飞了，他在一旁看得哈哈大笑。

“江上白，这是你教的不好！”

“我还没开始教呢！”

他走上前来，站在她身后，弯下腰去，左手握住她的左手，帮她收拢手掌。他握住她的手的时候，她脸刷地红了，他的手比她的要大许多，手指洁净修长，几乎整个儿包住了她的手，她的心嗵嗵嗵地跳了起来，一双手不知道要怎么聚起力气，整颗心都跟着颤起来了。

“专心一点。”他提醒她，她脸上却红得更厉害了，大冬天的，她脸上竟一阵阵地发热，连耳根子都燥热难当，恨不得要烧起来了。一定是VIP间开了暖气，不然也不会要价这么高，她暗暗地想着。

第36节：再见，如果可以再见(36)

他又伸出右手，指点她瞄准，一杆便将一个纯色球入袋，她才欣喜地想要跳起来，才发觉他竟整个儿圈住了她，他身上带着淡淡的味道，像是咖啡的味道，又不太确切，她只觉得很好闻，好像要醉在他的怀抱里。

她的心砰砰砰地跳个不停，差点要从胸腔里蹦出来了，他是教你打球而已，他是教你打球而已，她这样不断地麻醉自己，努力地说服自己镇定镇定再镇定，试图从他手里脱出手来。谁知他手上的力道一点不松，他弓着腰，从她身后整个圈着她，温热的气息喷到她的耳边，连耳朵都觉着痒痒的，热热的："我问过你的，你说……不后悔。"

原来……他问的后不后悔，是这个意思……

"你经常这样教人吗？"她有些试探地问道，他会这样教别的女孩子吗?

"傻姑娘……"他得意地在她耳边说道，温热的气息直接将他的话送入她的耳中，那声音中带着一丝宠溺，又透着一丝得意。

"傻姑娘……"一声呢喃在苏晚的耳边辗转，她分不清那是现实还是回忆，只知道他宽阔的手掌握着她的手，修长的十指抚着的不是她的手，而是她一触即脆的心。

顾锋寒突然急促地放开她，猛地一抬身，差点让她撞上球桌。他急急地走到窗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他背着她，她看不清他的模样，也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不知道他为什么突然放开了她，更不知道在耳边萦绕不绝的那句话，究竟是真实存在过的，还是……仅仅存留在她的回忆中。

苏晚还来不及想太久，桌球室的门便猛地被踹开，踹门进来的是凌千帆，那张桃花脸上此刻阴云密布，和他一贯彬彬有礼风度翩翩的形象极为不符。顾锋寒仍是背着身，连头也没有回。凌千帆的目光在

他的背影和苏晚的泪眼中梭巡片刻，沉声道：“阿寒，你跟我出来一下！”

顾锋寒转过身，跟凌千帆走了出去，经过苏晚身边时，她看到他脸上又挂着万年如一日的似笑非笑，唇角又讥诮似地微微弯起。

Chapter 13

“阿寒，人的忍耐力是有限度的！我承认，当年是我姑妈对不起你和江阿姨。这么多年来你对姑父跟对仇人一样，我都可以理解也并没有过问一个字——可是你不要以为这样，我就会对你所做的事情都不闻不问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顾锋寒拉了拉被凌千帆拽成一团的衬衫领口，抬头冷冷地看了他一眼，眼神中尽是漠然：“这些事情你不必管。你这么有空，不如多管管你自己的事情，你到婺城来是为了什么，我什么时候问过半句？”

凌千帆按捺下心中的怒气，皱着眉道：“OK，我是多管闲事，你以为我愿意？你好好地和Angela过日子有什么不好？就是我这样的也知道什么叫朋友妻，不可欺——你不要告诉我说你和那位苏晚苏小姐纯粹是工作伙伴！你们一晚上眉来眼去的以为我是瞎子吗？”

“朋友妻不可欺？”顾锋寒好像听到了这个世界上最好笑的笑话一般，一脸讥讽地看着凌千帆，毫不留情地说道，“第一，方非尽是你的朋友，不是我的；第二，我没有欺负她，我保证。”

他一字一顿，近乎咬牙切齿地说道：“从今以后，她对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出于她的自愿！”

“你！”凌千帆差点丧失风度和他拳脚相向，他这话什么意思？方非尽是你的朋友，不是我的——那明摆着是说既然不是朋友妻，那他下手也就没有一点愧疚了？凌千帆忍不住一脚踹在放茶水的案几上，不甘心地问道：“阿寒，我知道你一向的原则，方非尽和你一点过节都没有，你究竟为了什么要这样和他过不去？”

一抹嘲讽的笑容从顾锋寒唇角蔓延开来，他似笑非笑地哼了一声，“不错，他是和我一点过节都没有，那又怎样？”

凌千帆对他这种不按常理出牌的人一点办法也没有，无可奈何道：“阿寒，我们从小一起长大，就算你不当我是兄弟，我也一直拿你当兄弟看待。我姑妈对不住你，所以你想做什么，我都会帮你。当年你看一个教授不顺眼，我二话不说替你摆平；你说要去费城读书，我偷鸡摸狗的本事都用上了给你把护照偷出来；你说要成为第一大股东不想在董事会看人脸色，我可以把我所有能筹措的资金都授权给你；你要开发柚县旅游商圈，我可以帮你疏通关系；可是……”

第37节：再见，如果可以再见(37)

“方非尽是我师弟，和你我不一样，他是一个很单纯的人，”凌千帆苦口婆心地劝道，“这次你收购方圆天地，已经让我很难做了。以前你要我做什么事，我都不会过问缘由，可是这一次……我希望你能保证，不要再动非尽了！”

“凌千帆，我奉劝你一句，只要方非尽乖乖地跟着方维鸣回家，我保证不会动他一根寒毛。”顾锋寒眯着眼，凌千帆一愣，不解他话中涵义，只觉得他周身都弥漫着一股难言的愤怒。他一字一句地说下去：“否则的话，别说你跟我只是挂名表亲，就算是亲兄弟，我也不认账！”他拉开门进去，又猛地把门关上，留下凌千帆一个人在门外摸不着头脑。

苏晚已缩在一角的沙发上，看到他进来，目光随着他的脚步而动，眼神里竟有些委屈，他深吸了一口气，想平息下因为刚才凌千帆那句“朋友妻不可欺”而燃起的愤怒。

“对不起，刚才我失态了，很抱歉今晚只让你打了一局，我先送你回去吧。”顾锋寒走到墙角的雕花红木储衣架前，取下她的灰格呢子长大衣回到她跟前。

苏晚站起身来，望着他的目光里竟有些幽怨，让他心里莫名地又是一动，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地拽了一下似的。虽然口里说着冷冰冰的话，动作却不由自主地柔和起来，原本他只是想把大衣递给她，脚步却不自觉地绕到她身后替她披上大衣。她听话地将手伸进袖子里，然后转过身来。他也就默默地抬起手来，慢慢地帮她扣上一排长梭形的扣子。

一颗一颗地扣上她的扣子，一线一线地绕住他的心。

顾锋寒还是开着那辆黄色的兰博基尼，在冬天暗夜的风里，依旧是那样的嚣张夺目。苏晚想开口告诉他，送她到路口让她自己打车就可以了，谁知竟一直开不了口。她紧紧地攥着大衣上的双排扣，仿佛

攥着的是刚刚为她扣好大衣的那双手，他安静地开着车，双眼一丝不动地朝着前方。

苏晚在心里刻画着他侧脸的线条，这张脸比五年前多了些岁月的痕迹，他明年就三十了，印象中那张脸是年轻而骄矜的，现在却刻上一些浅浅的纹路，只是这纹路丝毫没有减去他的魅力，反而显出他这个年纪的人该有的风度和神采。

他长得好看吗？苏晚在心里问自己，要光说好看，似乎还比不上凌千帆那张桃花脸，除了细长上挑的凤眼，他脸上别的地方都显得粗枝大叶，搭配在一起却有着一种攫人心神的魔力。

顾锋寒突然转过脸盯了她一眼，她脸上霎时像火烧起来了一样，立刻转过脸去，直视前方，连一度的角度也不敢偏过去。等她醒悟过来的时候，车早已开出心湖苑好远了。

“你放我在路口下来就好了，我可以自己打车回去的。”苏晚听到自己的声音软绵绵的，而且没有带上任何称呼。

顾锋寒偏过头来看了她一眼，车速缓缓地减慢。苏晚以为他是要停车了，谁知一抬头才知道是红灯。两个人在车厢里沉默对峙，谁也没有再多一句话了，等红灯转绿的时候，又唰地飞驰而出，一个路口，两个路口，他丝毫没有放下她的意思，然而他也没有开口问她住在哪里。

车在莲花路拐了个弯，拐进苏晚住的小区里，她想问他怎么会知道她住在这里，偏过头来看到他的侧脸时却又失去了勇气。车停在她住的那一单元的门口，顾锋寒却没有叫她下车的意思，他双手紧紧地握着方向盘，好像在做着什么痛苦的抉择。

苏晚轻声打破这令人遐思无穷的沉默：“谢谢。”

她这句话似乎解决了顾锋寒的难题，他偏过头来：“不请我上去喝杯茶吗？”

苏晚愣了一下，这句话不像是纯粹的客套玩笑，可是他深邃双眸中流露出的似有若无的笑意，却仿佛带着些嘲讽和怒意，已不似刚才

为她扣上纽扣时那样的柔和。她抬起头望了望三楼的窗户，贝菲房里的灯亮着。她似乎松了一口气，却又隐隐的有些失望似的：“合住的同事在，恐怕……我们说好的……”

顾锋寒点点头，好像理解她的不方便：“明天见。”

第38节：再见，如果可以再见(38)

“明天见。”苏晚机械地回答着，推开车门，急匆匆地掏出钥匙打开楼下的大门，僵着身子跑进去，一步也不敢回头。

进了房，关上门，她才喃喃地问着自己：明天见?

第二天早上苏晚居然睡到十点才起床，大概是头一天晚上到半夜才睡着的缘故，脑子里还是乱糟糟的，想起顾锋寒昨天晚上那一句“明天见”——今天，她真的就要去凌厉实业和银河集团在婺城新买的办公楼么?

套上最外面一件呢子大衣时，长梭形的扣子在她手里摩挲良久，仿佛还留有余温，他还记得她，他还记得她……

“你问我想怎么样？嗯？我告诉你，我嫉妒，我嫉妒，我嫉妒他方非尽所受到的青睐！”

“那你有没有想过，当年你离开我的时候，你突然消失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你不留下只言片语让我以为你死了的时候，我的感受？”

“苏晚，如果我没有再遇见你，你是不是准备让我生活在永恒的忏悔里？”

什么叫不留下只言片语让他以为她死了？什么叫生活在……永恒的忏悔里？她突然想起来，顾锋寒第一次上信实大厦的时候，说她几年前就死了，那又是什么意思？难道他一直以为她死了?

一定有什么地方出了问题，今天要找他问问清楚，想到这里，苏晚抓起手提包匆匆地下了楼，叫了辆的士到冬青路顾氏新买下的银河大厦。按照指示牌上的标识，搭电梯到二十四楼，银河的前台小姐听说是找顾锋寒，电话接上去马上就得到答复，“让苏小姐到三十九层。”

三十九层的办公区空旷而幽雅，出了楼梯就是四分之三圆的休息间，长筒靴的尖跟落在墨蓝色长绒地毯上悄无声息。秘书处的几位秘书抬头看见有人进来，微微一愣后又低下头继续自己的工作，领着她

上来的小妹把她交给一个三十多岁看起来精明能干的女秘书之后就下了楼，那位女秘书笑道：“苏小姐你来了，寒少已经等了你很久了。”

落地的暗色玻璃幕墙前是一张长长的紫檀木办公桌，顾锋寒的视线从电脑前移开，朝苏晚笑了笑后朝那个女秘书道：“你叫梓莹那边的人停一下手头的工作，我要介绍一个新同事给她们。”

女秘书点点头出去了，顾锋寒站起身来，领着苏晚走到邻近的一个大约二百多平的小办公区，开放同时又不缺私密性的办公区里有十几个男男女女，气氛并没有苏晚所想象的那样压抑。顾锋寒拍了拍手掌向众人道：“又来了一个人和你们同甘共苦了，苏晚苏小姐。”他又把办公区里的十几个人一一向苏晚介绍，原来都是参与“水边的阿狄丽娜”设计方案的高级策划和顾问，另外有三个是空降过来的高管，在办公区内都有自己半开放式的办公室，据介绍都是在银河跟了顾锋寒好几年的，足见顾锋寒对此次旅游商圈开发计划的重视。

苏晚忙着新入职的琐碎事情，虽然手续都有顾锋寒叫了秘书来给她安排，仍然有不少事是要她自己签字办理的。等安顿下来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了，关于柚县的旅游资源和其他资料都送了过来。一整天，她也没有别的机会和顾锋寒私下说上一句话。

中午下去吃饭时经过一间空办公室，在顾锋寒的办公室附近，黑色铭牌上镶着银色粗体的“Angela”和“Senior Vise President”，苏晚在门口停了两秒钟，又走了过去，她知道，那是孟涵的办公室。

心底莫名地生出一些疙瘩，她真是——陡然间有些懊悔，她不愿意和孟涵共事，真的，一点儿也不想。不管是不是放下了，她都一点儿也不想看到孟涵。尤其是，看到孟涵和顾锋寒一起出现在她的面前。

苏晚把手按在太阳穴上，握着拳在心底对自己说了一声加油，然后去茶水间倒茶——来的匆忙，什么东西都没带，她不得不到处找一次性的杯子，回过身的时候听见一个略带惊诧的声音。

Chapter 14

“凌少？今天怎么有空过来这边，不是听说方圆天地那边最近交接，事情挺忙的吗？”

“听说夏美女大驾光临婺城了，我怎么能不来捧个场呢？”

第39节：再见，如果可以再见(39)

苏晚定睛看过去，看到凌千帆那张桃花脸正笑得如沐春风。和他说话的是从华东区调过来的一位高管叫夏梓莹，苏晚捧着热茶从旁边经过的时候，朝二人点了点头，凌千帆看到她的时候满是讶异，似乎有些不敢相信她的出现。

苏晚和凌千帆并不熟，微微笑笑也就过去了。苏晚回到座位上没多久，就看到凌千帆径直朝她走过来。凌千帆环顾四周，觉得办公区不是个说话的地方，示意苏晚跟他到茶水间去，苏晚不知道他有些什么事，不过光看那眼神就觉得暗含敌意，又不明白自己是否得罪过他——照理说自己也就见过他两次，说话大约也不超过十句，他这不满从何而来?

不过到了银河，凌千帆也算是她的上司了，即便她没有长做下去的打算，至少也要把目前这个案子做完，总是要给凌千帆几分面子的。凌千帆看着苏晚温文浅笑地坐下，稍稍收拾起心中的不快。女人总是种麻烦的动物，说起来挂名表弟和小师弟性格迥异，在这一方面偏偏有异曲同工之妙，就是死心眼……

“前两次都仓促得很，没有和苏小姐多聊几句。”

“凌总太客气了，”苏晚笑笑，“不知道……凌总有何见教？”

凌千帆不自觉地弯起唇角：“今天第一天到这边来上班，感觉如何？”

苏晚微微一愣，也只好跟着他客套。“还不错，上午和负责新项目的同事们认识了一下，大家都很关照。”

“那上司呢？”凌千帆笑道，“阿寒请你过来的，你自然认识了。Angela昨天晚上的飞机回去有点事情处理，你们还没见过面吧？”

苏晚勉强笑笑：“之前在方圆天地见过一面，孟小姐很能干。”

凌千帆灿然一笑：“可不是，Angela精明能干在银河内部都是有口皆碑的，你才来，大概还不知道，底下的人都叫她铁娘子呢！”

苏晚点点头没答话，凌千帆继续说道：“你也知道，池子深了，难免起些风浪，Angela在公司的形象素来很强硬，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公司人多了，总要有人唱白脸，有人唱红脸的，阿寒只抓大局，很多东西都是Angela来做，下面的人难免对她有点意见。你要是听到了，别太当真。”

闻弦歌而知雅意，凌千帆的话绕来绕去只在孟涵身上，苏晚稍稍揣摩便明了他的意思，大概是昨天晚上的事情，让他以为自己和顾锋寒以后会有什么牵扯吧？只是不知道他担心的是方非尽还是顾锋寒，总之这些事情她还是离得越远越好。

苏晚笑得有些阑珊：“我刚来半天，并没有听到什么对孟小姐不好的事情，孟小姐……漂亮又能干，和顾总很相配。”

凌千帆故作惊讶地笑道：“原来这些事情也传得这么快呀？我以为只有我绯闻多呢，Angela做事大家都是很放心的，从我姑父……也就是阿寒的父亲，到银河上下的职员，没有不服气的。阿寒平时板着脸看起来挺严肃的，做事要求也很高，有时候发起脾气来就恨不得拆墙了，不过你可别被吓到了，看在非尽跟我这么多年交情的分上，我教你一招——凡事只要照着Angela的意思做了，那就一定不会有错，公司上下，领会阿寒的意思最准确的，莫过于她了！”

话说到这份上，苏晚再不明白凌千帆的意思就是傻子了，一方面暗示她他纯粹是看在方非尽的面子上，才对她照拂有加，另一方面则暗暗地警示她离顾锋寒远一点，因为顾湘麒属意的人，是孟涵，顾锋寒属意的人，还是孟涵。

“谢谢凌总的指点，”苏晚站起身来，嘴角噙着浅淡的笑意，“没有别的事情的话，我先回去做事了。”

凌千帆在心中默叹一声，这个女人在方圆天地做了五年，和方非尽同甘共苦打天下，也算是个聪明人，只可惜……他在她身上，看到了一股子不肯服输的倔强，和孟涵的硬派作风不同，那股倔强藏在心里，并不如孟涵那般张扬。

可惜有时候太过好强，不见得是什么好事。

凌千帆拐到顾锋寒的办公室门口，敲敲门后不请自入。显然顾锋寒今天工作十分清闲，此刻正悠然自得地把腿架在办公桌上，望着电脑屏保上的女婴照片笑得温柔无限。凌千帆一屁股坐到桌上，敲了两声桌子。

第40节：再见，如果可以再见(40)

顾锋寒斜了他一眼，有些讥讽地笑道：“昨天是谁跟我说朋友妻不可欺的，今天这么快就留心上了？”

凌千帆被他一句话呛得气不打一处来，偏偏顾锋寒甩下这句话后又不理他了，专心致志地看着屏保，屏幕上的女婴笑得娇憨可爱，神态眉宇之间和顾锋寒极为相似。

“我说你别老对着你们家女儿的照片发呆好不好？你有没有听见我说话啊？”

顾锋寒又嗯哼了一声，这才转过身子来对着他：“你那边很闲吗？最近交接得怎么样？”方圆天地那边的事情是隶属于凌厉实业的，顾锋寒虽然在凌厉实业那边挂着名，但日常运作中许多事情都是凌千帆在打理。包括这一次的并购，顾锋寒虽是幕后指挥，前台出面的反而是凌千帆，并购合同签订后的后续工作也都是凌千帆牵头的。

“还不是那样，反正你也派人去干活了，我还不是走个过场？”凌千帆仔细想了想又笑道，“不过有个小姑娘还挺有意思的。不说我那边了，我问你外面那个女人的事呢！”

顾锋寒脸上波纹不惊，好在凌千帆常年面对他这张冷面，对他的耐性也与日剧增。除了偶尔极难得的在下属面前给予一点鼓励性的笑容外，自己这个挂名表弟常年都是一副冰山面孔的——其实以前不是这样的，以前他认识的顾锋寒是个阳光而风趣的人，然而母亲的事情让他一夜长大，等七年后他再回来的时候，一切好像都变了。

“我不是要管你的事。”凌千帆觉得自己简直像一个保姆一样，每天跟在所有人后面关心他们的喜怒哀乐，然而所有人却只会朝着他出气，好像他就没有脾气没有感情了似的。

咬咬牙他又忍下这股升起来的不快劝道：“虽然我有一百个不喜欢Angela这个人，董事会也有人对她有意见了，锋芒太露总不是一件好

事。不过你既然喜欢，我也没办法，等回购股份的事情一了，我出面帮你劝姑姑好不好？带着老婆孩子好好过日子不挺好……”

他话音未落，顾锋寒猛地转过头来，眸中的怒意陡现，如以往一样，只要谈到这个话题，顾锋寒必然翻脸，以至于他这样做惯保姆的人，竟丝毫不敢插手去过问这件事，偶尔提及也是小心翼翼。

凌千帆有点尴尬地住口，顾锋寒这一次的反应却和以往有些不同，片刻，他回转身，望着屏幕上流口水的女婴笑了笑。凌千帆探下头来，不敢相信他居然也有笑得这样温柔的时候。顾锋寒抬起头来，略微犹豫地问：“千帆，你有没有……有没有什么事情，觉得很不甘心？”

不等凌千帆回答，他又自嘲地笑笑：“我忘了，你阅人无数，哪会有什么不甘心的。”

“去去去，”凌千帆挥挥手，“最讨厌你们这种人，天天在我面前摆出一副痴情种子的样子，我阅人无数？每一个花花公子都曾经是纯情少男！”

顾锋寒狐疑地看了他一眼没接话，凌千帆这才敛起笑容，又涩然笑笑：“是人都有些不甘心的事吧？以前不懂事，有些事情一时冲动就做了，以后后悔也来不及了。”

顾锋寒有点难以置信地看着凌千帆：“然后呢？”

“想办法补救呗，”凌千帆无奈笑笑，“亡羊补牢，可就算牢补上了，羊还是走了。”

亡羊补牢，未为迟也。牢补上了，走丢了的羊，还能回来么？

大约是因为提起了这个话题，凌千帆隐隐间也有些失落，闲聊了两句就出来了。在出门之前他使劲地朝左右脸上拍了两下，出门之后便又是那个面若桃花春风扑面的凌大少了。

苏晚挎着单肩的皮革大包出来，看见凌千帆，点头打了个招呼就穿过长长的走廊去搭电梯。接着顾锋寒也出来了，隔着四分之三圆的

休息间，几张错落有致的沙发，和苏晚对视片刻，转身走进VP以上的专用电梯。

下班时间用电梯的人多，在这个区间仍几乎是每层都要停一下，等苏晚走出银河大厦的时候，顾锋寒标志性的黄色兰博基尼已经停在她身前：“上车！”

他眉宇间隐隐皱起，似乎是在犹豫什么，又似乎有些怒气，她不明白又有什么事情惹他生气了，可是……一想到他和孟涵在一起的那些画面，她心里忍不住又有些抽痛——有些事情，埋在心里和被人揭穿，感觉是完全不同的。

第41节：再见，如果可以再见(41)

“不用了，谢谢，我自己会搭车回去。”

“我不是送你回去，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苏晚微微皱起眉，不知道他要带她去什么地方，却条件反射似地回答：“对不起，我不想去。”

“凌千帆中午和你说了些什么？”

苏晚唇角露出讥诮地笑，哼了一声：“他……大约是要我离你远一点儿。”

“你就这么听话？”顾锋寒抬起头，嘲讽地望着她，“你昨天问我，究竟想怎么样，难道你现在就不想知道，我想怎么样吗？”

“不想。”苏晚干脆地回绝，往后退了一步。她昨天也许还有些好奇，到底这五年发生了什么，他为什么会失踪，为什么会从江上白变成顾锋寒。可是现在她知道，揭开这五年所发生的一切，对她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她不想把过去的事情再回味一遍，毕竟所有的故事，都是以现在的为结局的。

她不想知道他如何从江上白变成顾锋寒的，也不想知道他怎样放弃原本他口中“不可替代”的她，再和孟涵在一起，更不想知道他和孟涵现在有多恩爱……所有的这一切，她都不想知道！

“可是我想！”顾锋寒有些恼怒地吐了口气，“我想知道，你究竟想怎么样！”

“我想知道，你为什么会活着！”

我为什么会活着？苏晚又想起他昨天的话——他一直以为她死了，为什么？

“上车！不要让我说第三次！”这一次苏晚没有拒绝，打开门上了车。

车子从冬青路上下来，转入丁香路，又从丁香路转到碧桃路，婺城的街道都是用花来命名的，顾锋寒越开越偏，几乎越过整个城市，

汽车电台放着或轻快或哀伤的情歌，然而两个人都没有说一句话。车一直开到婺城最西的樱花西路上，苏晚终于忍不住问道：“我们要去哪里？”

“永安公墓。”

樱花西路尽头的柏山上，是婺城市规模最大的公墓——永安公墓，一进门是长长的松柏山道，在冬夜的寒风中发出沙沙的声音。沿着山道的整个山坡都是划分规范的墓区，一块块陌生的墓碑在柏山上默语低诉，诉说着各自不同的前尘往事，每一块墓碑，也许都曾经是一个故事，然而它们现在都平等的，伫立在这里。

顾锋寒一言不发地在前面走，苏晚也就只好跟在他身后，林间的风声呜咽，在这荒郊外的墓地里，显得分外诡秘。

墓区的规格大概越到山顶越高级，苏晚跟着顾锋寒走到快山顶的墓区，经过几块沉默的墓碑，顾锋寒在一块花岗岩墓碑前停了下来。

黑色花岗岩的台阶与墓碑，在暗夜中浑然一体，上面嵌着以汉白玉雕刻而成的朵朵玫瑰，在星夜月色下盛放。顾锋寒自顾自地坐下去，头靠在墓碑上，默默不语。

“这是……”夜晚的公墓里没有灯，阴森森的，看不清墓碑上的字。

“这是我五年前立的墓碑，给我们立的墓碑。”

苏晚弯下腰去，几行清隽入骨的字迹映入眼帘：

苏晚?江上白之墓

我有两次生命，一次是出生

我有两次生命，一次是遇见你

Chapter 15

“为什么？”

两个人同时问出这句话，顾锋寒的眼神冷酷清泠，锋利得像要杀人，苏晚却是一脸的迷茫不解和惊骇：“为什么……你以为我死了？为什么……”

为什么……墓碑上，还写着江上白的名字?

顾锋寒眼里闪过一丝疑惑，似乎在探寻些什么，片刻后他低声解释道："我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可能，就是……你没有坐那一班航班？"

苏晚愣愣地望着他，半晌后才明白他说的话："哦……这有什么关系？"

顾锋寒诧异地望着她，似乎完全不敢相信她说的话："我给你买的往返机票，回来的那一班飞机因为内部故障中途坠毁了，机上所有乘客无一生还，你不要告诉我你不知道！"

无一生还?

苏晚被他这句话吓了一大跳，飞机失事？她没有坐那一班飞机，因为……

因为她晕机。

那时正是学期末，她考完所有的科目后接到邻居张阿姨的电话，才知道阿婆病了很久，怕耽搁她学习不让人告诉她。江上白匆匆地收拾行李，和她一起赶回国，却在北京接到阿婆病逝的噩耗。

第42节：再见，如果可以再见(42)

那时两个人正为了孟涵的事僵持不下，她不肯退步，他不肯解释，从费城一路吵到北京，他筋疲力尽，她歇斯底里。原本他们买好了往返的机票，预备处理完丧事后回北京冷静下来处理这件事。然而最后一次争吵后，她拒绝了他的陪同，独自搭上从北京回婺城的飞机。

临别时她对他说，原来这世界上本就没有什么独一无二的爱情，你认为一生无可替代的爱情，其实类似剧情早已在别人身上发生过无数次，不过略微改变人物和场景。区别只是，发生在别人身上时，你是看故事的旁观者；而发生在自己身上时，哭天抢地，痛彻心扉，以为世界上最伤痛的事莫过于此。

她一直晕机的，从第一次坐飞机去费城时就晕机，不过那时有他陪在身边，他会陪着她说话，教她嚼口香糖，慢慢地她竟然也习惯了。从北京回婺城的飞机上，她耳鸣得厉害，感觉似有千千万万的小针在扎着耳膜一样，照他以前教给她的法子，嚼口香糖也无济于事。拼命地拽着安全带，身边全是陌生的脸，不停地在她眼前晃来晃去，跌跌撞撞地出了机场，看到绿灯不记得要往前走，看见红灯忘了要停……

她怀念起过马路时永远把她放在安全位置的那个人，她想起他当时的回答，他说我不管这个世界上有没有独一无二的爱情，我只知道我有对我来说独一无二的你。不知为何这话竟给她一种勇气，让她生出某种信心，只要他解释，只要是他说，她什么都信。

“我……我晕机……”

“苏晚！”顾锋寒的愤怒不可遏止地迸发出来，“你找一个像样的理由好不好？”

“这就是你不回去找我的理由？难道就因为晕机，你就可以不告而别，从此杳无音信，让我忏悔了五年？你知不知道，我看到飞机失事

的新闻的时候就跟自己死了一样，五年来我一直在后悔，我每天都在后悔为什么当时不多坚持一下，也许我多坚持一下，你就会同意我和你一起上飞机；我后悔你走之前我还在和你吵架，我要是脾气好一点哄哄你，也许你就不会走了……去接你飞机那天我去花店买了花，我抱着一大堆玫瑰花在机场，以前我觉得大庭广众下送花很丢脸，可那时候我几天没见你，我想只要你肯和好，多丢脸的事我也不介意的，可是……”

他原本细长的双眼狠狠地瞪着她，咬着牙，才说出那几个字：“可是，你没有给我机会！”

是的，她没有给他机会！

顾锋寒永远都记得那一天，他满怀期待地站在候机大厅里，却听到广播里毫无生气的广播……他一下子就傻在那里，躁动的候机人群开始拼命地拨打电话，他也拼命地拨她的手机，一遍又一遍地打，可是怎么都没人接……他以最快的速度找到车去飞机坠毁的地方，妄图寻回一丁点儿可能的奇迹，可是……

报道上说飞机坠毁后有一万多块残片散落在失事地区，他疯了一样到处去找，哪怕找到一丁半点和她有关的东西也好，然而除了零星散落的飞机残骸，竟然什么也找不到。

第二天航空公司公布的乘客名单中没有苏晚的名字，于是他心中又燃起一点希望，以为苏晚还在婺城，他连夜赶飞机回到婺城，疯了一样的到处找她，却一点线索也没有了。一连很多天都打不通她的电话，再回航空公司确认，却得到那天登机前机场的计算机系统出现短暂故障，可能最后一刻钟登机的乘客统计有误的答复。

他又接着登了一个月的寻人启事，仍是杳无音讯。

当真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

顾锋寒紧紧地捏着墓碑，手背上青筋毕现。这些年他都是怎么过来的？他天天晚上做梦都梦到苏晚从天上掉下来，每天晚上都从梦里吓醒，每天打她的手机，可是怎么也打不通。后来他想方设法提前买

回苏晚用的那个号码，装在手机里拨自己的电话，每次听到苏晚专门在他手机上定制的那个铃声，他就在心底自己骗自己，说她还活着……

可是她呢？她还活着，她还活着，却把他忘得一干二净，他在日夜为她痛不欲生的时候，她在做什么？

第43节：再见，如果可以再见(43)

五年的时间，接近两千个日日夜夜，足够一颗尚在萌芽的小苗长成遮天蔽日的大树，就像漂流瓶中魔王的等待，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不经意间的怨恨早已蔓延，深入骨血——她还活着，只是不见他。

You know I love you，I?m thinking of you when we apart.

人就是这样一种奇怪的动物，不见的时候，心心念念的只是那个人的好，往日的拌嘴不和，统统都抛到脑后，以为再见到了，一定是弥足的珍贵，一定是加倍的呵护。等到真见了面的时候，才知道很多事情其实并没有变，朱砂痣依旧是朱砂痣，饭粘子仍然是饭粘子，原来的盈盈一水或许变成了银汉迢迢，原来的如胶似漆或许变成了相逢陌路。

“我……”苏晚扶着花岗岩的墓碑，差点撑不住自己摇摇欲坠的身体，他说他一直在后悔，后悔没有和她一起回去？他一直在忏悔，让她一个人回去处理丧事？原来……原来是这样……

她扶着黑色的花岗岩墓碑，呼吸整个儿都凝住了，她现在才知道，能活到今天，能活到今天再见到顾锋寒，对她来说是一个多么大的奇迹。

如果她不是去机场的路上突然后怕起来改去火车站，如果她没有遇到方非尽，如果……

方非尽当时曾经问她说：“医生说你这样先天性的病人，能活过二十岁的只有百分之五，这个手术的成功率也很低，目前成功的例子几乎都是靠着惊人的意志撑过去的——你是靠什么撑过去的？”

她当时只是笑笑，她只是想再见到他而已，没有别的理由，仅此而已。

“十年以来最大的飞行事故，我不信你会不知道！”顾锋寒站起身来揪着她的衣领，眼中的怒火几乎要将她焚成灰烬，“你告诉我，当你

看到飞机失事的新闻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你有没有想过有一个傻瓜只能用自欺欺人的方法来骗自己？你有没有想过我每天都在恨自己，为什么最后一次见你的时候还和你吵架……可是你居然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你是故意要惩罚我吗？你真的认定我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要用这样的方式来惩罚我吗？”

“不是的，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惩罚你，我……”她一时结巴起来，不知道要怎样才能把那三个多月的事情原原本本地讲给他听，“我可以解释的，我准备去机场，中途又不敢去所以改去了火车站，我在那里碰到非尽……”她无力地靠在墓碑上，一时脑海里千头万绪，不知从何说起。

顾锋寒哼了一声：“非尽，是啊，你碰到了方家那个败家子，他对你千依百顺，所以我这个被你定了罪的瑕疵品，就被你抛到九霄云外去了，是不是？”

“你——”苏晚难以置信地望着他，他竟能说出这种话，她气得心跳都加速起来，不知怎的凌千帆中午的话又回荡在她脑海里了——公司上下，领会阿寒的意思最准确的，莫过于孟涵了！

苏晚禁不住笑了起来，那笑容里蔓延的全是苦涩，原来人都是这样的，宽以律己，严以待人，当年他不肯解释和孟涵之间发生的种种，今天却劈头盖脸地给她扣上一个负心薄幸的帽子！

解释给他听自己像孤魂野鬼一样在费城的大街小巷找他吗？解释给他听自己在他租下的公寓等他却被新的租户当作疯子一样投诉吗？解释给他听宾大沃顿学院的办事员用异样的眼神看着她，把她当作一个被欺骗的无知少女吗？

今时今日，再说这些，还有用吗？她相信当年他是悲恸的，立在这里的墓碑便是最好的证明。然而岁月流逝，时光蹉跎，海枯石烂的誓言，早已随着松林沙沙的风声渐渐飘远；至死不渝的承诺，也不会像墓碑上的玫瑰那样永不凋零。

不料现实却是这样的残酷。

苏晚紧抿着唇，眼泪已经在眼眶里打转，她拼命地昂起头来，生怕一低头这些泪水就要掉下来，七年的相依相偎，换来的竟是这样的评判。

“你的解释呢？”顾锋寒紧攥着花岗岩的墓碑。

苏晚摇摇头：“对不起……”对不起，她已无法把好不容易结痂的伤口，再撕得鲜血淋漓，曝露在阳光下，任人践踏。

第44节：再见，如果可以再见(44)

“对不起，”顾锋寒刀锋寒刃般的目光盯着她，“五年，你就给我一句对不起？”

苏晚固执地回答：“都过去了，不是吗？”

顾锋寒背转身去，双手抚着纯黑色的墓碑，他修长手指在黑色的花岗岩上白得近乎透明，曾经拨动流畅音符的十指在花岗岩墓碑上来回摩挲，他低沉的声音仿佛从很深很深的地底传来：“晚晚，我真宁愿你是死了。”

“我立下这块墓碑的时候，整个心都死了，那个时候我才明白什么叫心如死灰，真正的心如死灰——你回柚县的时候，我买了两张去暹粒的机票，准备等你回来，就带你去吴哥窟，告诉你我所有没有告诉过你的事情，然后和你注册结婚，可是……后来我把这两张机票埋在了这个墓碑下面。这块墓碑，不止是为你立的，也是为我自己立的。”

“有很多次，有很多次我买了去暹粒的机票，我想如果我对着千年古树，把我和你的过去都说出来，也许我就不会这么痛苦了。这样的念头我起过很多次，有一次我甚至已经到了暹粒，一个人在巴扬寺看日出，到吴哥窟看日落……甚至我还找到了那棵树，可是我最后却什么都没说。”

“对着那个树洞的时候，我突然很怕，我怕我说了出来，那些回忆就不再属于我，除了那些回忆，你没留给我任何东西……我怕……我怕我忘了你。”

“曾经我愿意用我拥有的一切，来换你活着。只要你活着，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你要住湖景别墅我就给你买湖景别墅，你喜欢看爱情肥皂剧我陪你一起看，你不喜欢吃的菜我不会逼着你吃……只要你活着，我什么都愿意。”

“可是，从来没有任何一刻，让我像现在这样，这样希望……希望你是死了。”

他的声音越来越低，越来越低，朝着墓碑的声声低喃似是来自地底的咒语：“痴心漫结死生期……自是薄情应致死……晚晚，我真宁愿，你是死了。”

他们就这样站在寂静的墓园中，偶尔传来阵阵寒风，在寂静的夜里间或呜咽，伴着他断续的低语。

每一块墓碑都有自己的故事，有的很长，有的很短；有的人死不瞑目，有的人含笑而终；有的一生辉煌璀璨，有的终世寂寂无闻。却从来没有任何一块墓碑，能听它的主人亲口诉说他们的故事。

苏晚不记得后来她是怎么回到家的，只记得顾锋寒送她上楼的时候跟她说对不起，跟她说这一切都过去了，跟她说他只是想宣泄掉这些年的痛苦，当作对过去的一个了结……也许还有些别的什么，可是她什么也不记得了。

“也许说出来，我就能放下了，”顾锋寒恢复平静之后，似笑非笑地对她说，“憋在心里很难受。”

原来大家都明白，过去的，终究过去了。

七年相聚，五年离散，十二年的时间。不算很长，对宇宙长河来说也许连沧海一粟都算不上；也不算很短，对她来说，七年五载，已是一生一世。

这一块墓碑，已是他们最好的结局。

墓碑上刻着她和他的名字。

墓碑下葬着他和她的过去。

Chapter 16

第二天苏晚照常上班，偶尔听到身边的同事打内线电话向顾锋寒请示一些事情，她低着头却总觉得背后有眼睛盯着她。不过没人找她，她也就专心地看送到手头的柚县的种种资料。

她也不是一味地要求这个旅游品牌打造方案能彻底的维持原汁原味，毕竟现在是个一切利益至上的社会，不可能要求一个企业家去做

一个保护文化遗产的志愿者。没有利益，顾锋寒何必花这么大的力气去打造这样一个品牌?

然而国内外因为纯商业化而让人失望的景点越来越多，同时也有一些能够在商业化和保护原生态之间平衡较好的成功案例渐渐涌现出来——她很清楚地知道，顾氏是完全有能力做到这一点的。

一直到周末，她都埋头在各式各样的设计方案考察中，然后她才惊喜地发现，顾锋寒请来的顾问中有两个就是在国外致力于原生态民居民俗保护的专家。苏晚一头扎进去，才真切地了解到这事情做起来的复杂程度，一时忙得四脚朝天，那天在永安墓园里，那块合葬墓碑所带来的震撼和伤感，竟也得到暂时的掩埋。

第45节：再见，如果可以再见(45)

周末躺在家里补觉的时候，苏晚抱着枕头望着天花板，终于体会到为什么别人说“情场失意，战场得意”了，大概是因为一定要把百分百的精力都投注到战场上，才能掩盖那种心理上的失落和伤痛吧?

方非尽那边她也是为难得很，专门去解释么？现在的顾锋寒只是她的老板而已，难道让她从头到尾跟方非尽讲述一遍她和江上白的七年相聚，五年离散？很多事情，她自己都说不明白，又怎么让方非尽明白?

可是……完全不打一声招呼的话，似乎又太不近人情。她明明向方非尽提出了辞呈并且表示不愿意就职于顾氏的，结果第二天就到银河报道，并且连后续手续都让顾锋寒另外派人去打理——方非尽就是和她交情再深，恐怕也没法理解这种突变吧?

苏晚给方非尽发了几条短信，方非尽淡淡地回应了，潦草的回答明显还在生气。她一时也想不出办法来，索性抱着枕头继续睡觉。

再一次从半睡半醒中坐起来时，墙上的挂钟指向下午五点，裹着厚厚的睡袍从房里钻出来，贝菲正抱着抱枕在沙发上看租回来的电视剧。

贝菲有点狐疑地看着她，吞吞吐吐地说道：“方大少这几天好像都很不高兴诶？刚刚他给我电话……问你在不在，我跟他说你还在睡觉……”

“我给他回电话。”苏晚点点头，回房间去拿手机，这才发现没电关机了，换了块电池，果然看到方非尽两个未接电话。

“喂……非尽，是我。”

“我知道。”出人意料的，电话那头方非尽的声音并不是她想象的冷冰冰，反而有点像是个被冷落的孩子在和大人赌气，竟还带点讲和时撒娇的口吻。

“Sorry，我不知道怎么和你解释这件事情。”

“我也有不对，”方非尽闷闷地答道，“怎么说呢……我就是不爽。你明不明白，就算我现在再怎么说服自己，说你可能有苦衷啊，有理由啊，有原因啊，可是……人非圣贤，我承认我那天气血上涌控制不住，再给我一次机会我可能还是控制不住，难道你不觉得你现在的那个老板有点变态吗？好像和我有仇的样子，说话阴阳怪气的，我没什么地方得罪他吧？”

变态……苏晚望天哀叹了一下，原来顾锋寒给方非尽这样的印象，再回想起顾锋寒周身散发的冰山气息——突然觉得，顾锋寒的身上如果挂上一个“生人勿近”的牌子，那就“完美”了。

她禁不住笑出了声。那边方非尽十分满意地继续说道：“是吧，你也觉得他变态吧？反正他变态的名声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说得好听叫偏执狂而已……”

“是啊是啊，他是变态。”这一笑之间，问题虽然没有解决，可是说起话来，已经轻松了许多。她这才发现，和方非尽说话，永远没有面对顾锋寒时那样的压迫。

“对不起对不起，算我给你赔罪，请你吃饭好不好？”

“哟——苏大小姐，这才跳了槽，就在我面前装大款呀，你存心寒碜我是不是？变着法儿的说我以前盘剥克扣呀……”方非尽怪腔怪调的——他们以前打过交道的一个航空公司的负责人，一口京片子，每天说话都一副大爷模样，回来之后方非尽和她偷偷学了几天那样的京腔，见谁说话都拖着长长的儿化音。

“是呀，方大爷，您就是那万恶的资本家吸血鬼，我就是那受苦受难的芦柴棒……”

嘻嘻哈哈之后，方非尽开着车来接苏晚出去吃饭，贝菲坚称宁死不当电灯泡，她无奈一笑，是有些事情她今天得和方非尽交代一下，还是不要带着贝菲了。

苏晚委婉地向方非尽讲述关于水边的阿狄丽娜计划草案的事情，方非尽哦了一声，却明显有些心不在焉，半天都没有接口，她也沉默

下来。方非尽意识到她的沉默，才闷闷地问道：“水边的阿狄丽娜……”

“嗯？”

“他的一期工程叫水边的阿狄丽娜，你的英文名叫Adeline。”

苏晚有些诧异地盯着他，似有所悟地问道：“非尽，你想说什么？”

“这只是一个巧合吗？”

第46节：再见，如果可以再见(46)

苏晚愣愣地望着他，这只是一个巧合吗?

也许……不是巧合，她在心底这样回答自己，从那天顾锋寒在墓园里的反应，她知道这不是巧合。他平时叫她“晚晚”，有时候带点宠溺的口吻叫她“傻姑娘”，开玩笑的时候叫她“流苏她娘”，后来……取英文名的时候，他在她身后弯下身去，从她手中抢过墨水笔，在纸上写下AdelineSui：Adeline……水边的阿狄丽娜……

水边的阿狄丽娜……我的阿狄丽娜……

“也许是我多心了。”方非尽自嘲地笑笑，其实他自己也说不清，他到底在烦心什么。凌千帆早上打电话给他，十分委婉地问他苏晚的事情，他一时来了火气，竟然差点师兄吵起来。

他那天在鉴心明珠的一肚子火还没发出去，正巧凌千帆心情似乎也不大好，一向是八面玲珑的凌千帆，也忍不住尖刻起来：“看在你的份上，我才让相熟的几个人帮我照看着苏晚。她是阿寒开口请过来的，以Angela的性子，肯定不会善罢甘休。这些年她把阿寒看得比什么都严，一个不小心，万一Angela拿她开刀……Angela我还是压得住的，可是阿寒太纵容她……”凌千帆断断续续地还是没说下去，其实意思已经很明了，他和方非尽交情再好，也不至于为了一个女人，去和自己的挂名表弟撕破脸。

他压着火气跟凌千帆解释，苏晚绝不是那种见钱眼开想飞上枝头变凤凰的人。凌千帆却说看他们两个人眼神不对——他知道凌千帆说话向来是委婉圆滑滴水不漏的，这回说得这样尖刻……他莫名地也觉得苏晚和顾锋寒的眼神不对了。

只是他的看法又和凌千帆大大的不同——凌千帆身边从来不少女人，而且都是同一类女人，推己及人自然觉得没有钱摆不平的女人。可在他看来，明明就是顾锋寒存心不良，尤其现在听说苏晚因为一期方案商业化过度才到银河上班，他就更笃定自己的猜测了。

苏晚过去会拒绝他，今天也会同样拒绝顾锋寒吧？虽然心底有这样肯定的想法，可看到顾锋寒瞧苏晚的眼神，他心里仍十分的不舒服。

“他没把你怎么样吧？他不会……利用职务之便骚扰你吧？”

方非尽紧张兮兮的眼神，让苏晚忍不住笑了起来：“我小卒子一个，哪儿有那个机会天天觐见大老板呀！你以为人人都像你方大爷这么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呀！”

方非尽听到苏晚抢白他的话，丝毫不觉得脸红，毫不客气地自标自榜：“可不是，那个什么顾锋寒，天天挂着一张冰山脸在那儿孔雀开屏，我看着就不爽！”

苏晚捂着嘴狂笑不止，冰山脸、孔雀开屏，这些形容放在现在的顾锋寒身上，竟然那么该死的贴切！

吃完饭送她回去，方非尽忍不住又拿凌千帆今早告诉他的话叮嘱她：“不过我说正经的啊，要是那个冰山孔雀真的对你有意思，你可千万要小心。我听说，他那个副手叫Angela孟的，可是个狠角儿……”

一听到Angela孟这个名字，苏晚的心又被提上来了，她转过脸来问道：“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

“凌师兄说的呗，照我看，那个Angela孟就是被冰山孔雀给惯坏了，两个人一模一样的德性。”方非尽至今对孟涵当时一再的紧逼犹有余恨，不能把她怎么样也要在嘴上鄙薄一下过过干瘾，“听说以前有女秘书想勾搭冰山孔雀，被那个Angela孟逼得差点自杀后来得了自闭症。”

苏晚瞪大了眼吃惊地望着方非尽。

“冰山孔雀眼皮都没眨一下，一笔遣散费就把人打发掉了，你可一定要小心，一有什么风头不对马上辞职！”

以前有女秘书被孟涵逼得差点自杀后来得了自闭症，然后被顾锋寒一笔遣散费打发了？她有些不敢相信，这就是今时今日的孟涵和顾锋寒？

方非尽絮絮叨叨地说个不停，苏晚越发地心烦意乱，不知怎的，顾锋寒那天在永安公墓恨意燎原的双眸，不停地在眼前晃来晃去，耳边翻来覆去的都是他那句话：都过去了，都过去了……

“非尽，陪我去一个地方，好不好？”她扶着车窗的把手，低声地问道。

第47节：再见，如果可以再见(47)

她想和过去的自己告别，可是……她缺少一点儿勇气。无论如何，看见自己的名字刻在墓碑上，总是一件令人惊悚的事情。

方非尽倒个不停的话匣子陡然间被她打断，侧过脸诧异地望着她："你要去哪里？"

"樱花西路，永安公墓。"

"现在不是清明节啊……"方非尽嘀咕了一声之后盯着她老半天，看她一脸疲倦地靠在车窗上，硬生生地把疑问都吞落肚中，哦了一声，掉转车头向城西开去。

以为苏晚要给什么人扫墓，经过花店的时候，方非尽特地下车买了一束菊花，然后一路飞驰电掣过去。苏晚凭着记忆沿着松柏山道往上走，和那一晚一样的松林清风，一样的翠柏鸟鸣……苏晚在最高的一块墓区找到那块纯黑花岗岩墓碑。

方非尽惊骇地看着墓碑上刻着的字，有一瞬间的摇摇欲坠："苏晚……"他震惊得无以复加，这样寒冷的冬夜，这样鬼魅的气氛，墓碑上刻着苏晚的名字……苏晚苍白似瓷的脸庞，他几乎要以为是在闹鬼了……

好在方非尽的心脏还算强健，再仔细地看了一遍墓碑上的字，百思不得其解，可是看着苏晚眼里那无尽的悲凉，蓦地想起苏晚那天从洗手间出来晕倒后唤着的名字……上白，江上白……

这不是他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五年前他在婺城遇到她的时候，她猝然晕倒，送她到医院后他准备替她联系家人，才发现她的手机遗落在火车站，抢救过来后他问过她，有没有什么亲人要联系，那时……那时她说过什么来着?

她报给他一个电话号码和这个名字，却怎么打都是占线，第二天再打过去，发现已不在服务区，准备再联系时却被她拦住，怯怯的不知在害怕什么，她来来回回只有一句话："我还能活多久？"

他又照她留的酒店地址打电话到前台去留口信，那时他觉得这是个奇怪的女孩子，一时意志坚定，为了活下去不听他的条件就答应他；一时又畏畏缩缩，连多打一个电话给朋友都不敢。他带她去纽约治病，医生明明吩咐要静养，她却未及复原，就偷偷地跑出来，从纽约跑到费城，他简直不敢相信她有这样的勇气。

他不明白她这样反反复复的原因，他在费城找到她，她失魂落魄地守在一间小公寓前，发疯般地问来来往往的邻人，问他们有没有看到一个中国学生……

那个人的名字，似乎就是江上白吧?

墓碑上清隽入骨的名字，刺得他心上鲜血汩汩，难道他一直是和一个死人在争吗？起初只是一个玩笑，后来不知什么时候起开始和她较上了劲，才知道自己原来输得这样彻底。

“他死了？”

苏晚痴痴地盯着那墓碑上清隽入骨的字迹，喃喃自语道：“是啊，他死了……”

也许从他们分开的那一刻起，他和她就都死了。

“所以，你也死了吗？”方非尽只听见自己喑哑的声音，流出无尽的苦涩。

苏晚没有回答，茫然地点着头，一笔一划地勾勒着墓碑上的字。过去的江上白已经死了，所以，过去的苏晚也死了。

压抑了许多年的泪水，决堤般地涌出来。

苏晚甚至不知道，她到底是在为什么哭，只觉得从没有一刻比现在更难受，比现在更让她觉得苟延残喘是一件多么痛苦的事情。

她还活着，他也活着，可是陪在他身边的那个人，却永远也不可能是她了，只有墓碑上的这两个名字，代替他们山盟海誓，至死不渝。

Chapter 17

苏晚醒来的时候是午夜时分了，分不清自己是在梦中哭醒了，还是在哭泣中睡去了。贝菲和方非尽两个人的头正在她头顶上拼成一个九十度角，她睁眼的时候，两个人长吐出的一口气把她吹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贝菲眼睛瞪得老大，差点连隐形眼镜都要掉出来，在苏晚和方非尽之间审视良久后眯起眼问道："方老大，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昨天晚上对晚晚姐做了什么……"

方非尽悻悻答道："先奸后杀，连你也要杀人灭口，你信不信？"

贝菲吐了吐舌头，从床上跳起来，叫着"我去帮你们倒水"就飞一般消失得无影无踪。方非尽无奈地看着她，低声笑道："晚晚，你要我怎么办呢？"

第48节：再见，如果可以再见(48)

苏晚艰难地从床上坐起来，方非尽帮她把枕头竖起来让她靠在上面："晚晚，你不要这么固执，跟我一起回去好不好？"

苏晚只是温和地笑着，那眼神很温和，好像是一个大姐姐看着一个不懂事的弟弟那样。方非尽绝望地低下头去，将头埋在她怀里："晚晚，我真羡慕那个死了的人，真的，我羡慕他。我羡慕他，要是你对我的心能有你对他的十分之一，让我现在死了也愿意。"

他埋着头沉默了半天，想了想又说道："不对，我不愿意死，我死了你怎么办？要是你用对他十分之一的心来对我，我就更不愿意死了，我要好好地活着。"

"我恨他，对，我恨他，你这么爱他，他却留下你一个人。"

"我恨他，晚晚，我恨他。"他孩子气地重复着这句话。

苏晚苦笑道："非尽，我答应你我以后不会这样了，我会照顾好自己，不然也对不起你的救命之恩你说是不是？"

方非尽抬起头来，瘪了瘪嘴，脸上怏怏的，又带点赌气的神色："苏晚，我的心就算是金刚钻打的，迟早也要被你给敲碎了！"

苏晚笑了笑，伸出两只手比了一个心脏的大小："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这么大一颗钻石，得多少钱啊？"

方非尽嗤的笑出声来，学着葛优的口吻贫嘴道："我说怎么着也得个百八十亿吧，那还是不带加工打磨的！"

他心中有万千的疑问，可是苏晚这段时间状态极不稳定，看着她心不在焉地捧着热水杯，嘴唇慢慢地从乌紫转为淡红，心却一点也放不下来。按照医生的说法，她是不能受太大刺激的，嘴唇发紫便是晕厥或休克的前兆，导火索是情绪波动太大。五年前她突然倒下去，医生说是悲伤过度，郁结于心，那现在呢？情绪波动这么大，她最近是怎么了？

方非尽努力地思索着，好像从苏晚休完年假回来，很多事情就开始变得不对劲了。看来……他不能马上跟家里老爷子回去了，无论如何他也得多在婺城待一段时间，看看情况再决定下一步何去何从。

“你什么时候回去，我看看能不能请假去送你，要是请不到假，就提前请你吃饭，嗯？”苏晚若无其事地问道。方非尽脸色变了变，又漫不经心地笑道：“我姐姐说要来看我，我想借着这个机会劝劝爸爸，和姐姐一起回去，可能还要些日子吧。”

苏晚吃了药之后睡下，方非尽一直悬着的心这才稍稍放下，贝菲送他出来，临下楼前贝菲有些犹豫地问道：“老大，晚晚姐最近这是怎么了，我总觉得她好像有点魂不守舍似的。”

方非尽苦笑着点点头，他当然也觉出苏晚的不对劲来了，可是又说不出来。贝菲又问：“老大，你可要加把劲，小心晚晚姐被人抢走了！”

“你知道些什么吗？”方非尽听着这话有些奇怪。

贝菲一副狗头军师的模样谄媚笑道：“凌总这几天也跟我打听晚晚姐的事情，那种经验老道的花花公子，你也知道的，防火防盗防凌少嘛！”

“胡说八道！”方非尽好笑，“凌师兄不是那种人，你放心吧。”

贝菲嘀咕了一句“不是才好”，方非尽挥挥手让她进去，下楼的时候才觉出不对劲来。凌千帆何必这么迂回地向贝菲打听？他出来取了车，突然发现后视镜里，骄阳小区林荫道的最深处，赫然是一辆黄色的兰博基尼。

深更半夜的，顾锋寒跑到这里来做什么？方非尽一颗心陡然慌乱无措，不晓得在银河那边，顾锋寒究竟和苏晚是怎样一番形状？不然凌千帆决不至于一而再再而三地规劝自己，更不会从贝菲那里套话……

初冬已有些寒意，他手心却冒出涔涔的汗，他把车开到顾锋寒车边停下，缓缓地摇下车窗。

月色撩人，一束浅淡的白烟散下来，顾锋寒一手架在车窗上，正在给自己点雪茄，空气中缭绕着淡淡的咖啡味道。

“顾总真有闲情逸致，这个时间还没休息，莫非顾总在这里发掘了什么商机，觉得骄阳小区和宁江科技园一样，大有发展前景？”

第49节：再见，如果可以再见(49)

方非尽话中的讥讽之意再明白不过，顾锋寒夹着雪茄的手骨节分明，似是很不屑地对方非尽投过一瞥，淡淡道：“有没有投资价值，要看是谁来投资了。不识货的人，看到金子也当是废铁。点石成金的本事，可不是人人都有。”

方非尽按着车窗恨不得直接揍他一顿，偏偏现在家里老爷子有求与他，他偶尔说两句气话也就罢了，眼下还真是得罪不起这位冷面少爷。想想他心里便觉得窝火，冷言道：“婺城天寒地湿，更深露重，顾总好好保重。”

顾锋寒扯扯嘴角道：“方总在婺城呆了五年吧，我在婺城读的大学，四年，早习惯了。方总慢慢赏月，失陪了。”他摇上车窗倏地发动跑车，在月色下划出一道闪亮的黄影，留下方非尽一个人愕然不止。顾锋寒也是在婺城读的大学?

他猛地记起些什么，顾不得还是在半夜，一个电话把凌千帆从睡梦中拉起来，响了好久才听到凌千帆不耐烦的声音：“方非尽你半夜发什么神经啊！”

方非尽沉默了几秒钟，有点不好意思地问道：“我……没打断你什么好事吧？”

那边传来一声低骂，过了一会儿凌千帆心情已转换过来，语气平和许多：“最近失眠，没心情，好不容易睡着，什么事儿啊？”

“我记得……你以前说顾锋寒在去宾大之前，在国内读的什么学校？”

“婺城财经大学，怎么了？”

方非尽松了一口气，苏晚是婺城大学的，按道理应该没什么交集才对。他迟疑片刻又问道：“哪一级的？”

“不记得了，你这么婆婆妈妈的想问什么呀？”他打了一个哈欠才清醒了一点，生恐顾家昔年的事情被方非尽探查出来，惊疑地问，“方

非尽，你小子可不是要给我玩什么花样吧？”

方非尽连忙道：“没事没事，我问问，问问也不行啊？没事了，你睡吧！”

凌千帆还没反应过来，电话那头已挂断了。凌千帆在床上摸开灯，低咒了方非尽两句之后掀开厚厚的窗帘往外看，正看到心湖苑的大门处开进来一辆黄色的跑车。果然，凌千帆在心里暗暗地骂娘，连衣服也顾不得换套着睡袍就冲了下去，顾锋寒的车开进来停在他自己的单元门口，半天也没动静，凌千帆疾步过去，猛力地拍了拍车窗：“阿寒，你给我下来！”

凌千帆敲了半天，车里面也没什么动静，他低下头去想看个究竟，外头月色明朗，车里头没开灯，他贴着车窗隐约看到顾锋寒沉着脸，车里头突然响起振聋发聩的音乐声。凌千帆吓了一跳，他连忙走到另一边打开车门钻进去，拍停音乐，空气中袅袅绕绕的都是古巴雪茄的淡淡咖啡味道。“阿寒，你刚干什么去了？是不是碰见非尽了？”

我刚干什么去了？顾锋寒忍不住问自己，他也不知道自己干什么去了，只觉得自己真是愚蠢透顶，别人早已将他践踏如花下泥了，他还要送上门去，寻一个死心如烬。

“大半夜的，别告诉我你是去游车河了！”

顾锋寒苦笑着摇摇头：“我的事你别管了，我自有分寸。上半年锦绣地产调价售楼的资金，已经回流了不少，总之现在整个回购计划还在我全盘掌握之中。”

凌千帆一时无语，大半夜的跑下来生怕他出了什么事，结果他居然一本正经地和自己谈工作！

“没有别的事了？”

“有，除了股份回购的计划，我考虑有一些人事变动，照原定计划明年要带一个新的EVP（Execute Vise President，执行副总裁）和我一起参加董事会，我拟定了几个人选，后天我让柳子衡把材料发给你，你评估一下再反馈给我。”

凌千帆一头栽倒在椅背上，这个挂名表弟简直就是上天派下来故意玩他的！

“我听你们三十九层的人说，你年初不就计划带Angela去的吗？我以为新的EVP人选非她莫属了呢。”

顾锋寒不咸不淡地说道：“她明年能不能参加董事会，就看她今年最后的表现了。”

凌千帆强打起精神，略微考虑了一下后说：“我直言几句你不要见怪。光从做事这方面来说呢，Angela的效率和手腕都算是上上之选了；但是……如果到EVP这个级别，恐怕……她现在树立的敌人太多了一点，现在三十九层的人，多多少少都和她有点儿过节。在董事会里也有不少人不太喜欢她。虽然她很大程度上是替你扫清了障碍，如果最后人选是她的话，我建议她在处理某些事情的时候，手段不要太强硬了，就比如……偶尔有几个女人对你抛抛媚眼是很正常的事情，我不明白为什么她每次都要赶尽杀绝。”

第50节：再见，如果可以再见(50)

顾锋寒嗯了一声：“我会仔细考虑这件事的。”

凌千帆点点头，看顾锋寒一张冰山脸，今天是不可能从他这里挖出什么来了，再说下去恐怕他又要翻脸，便挥挥手推开车门自己上去继续睡觉了。

新的一周，银河大厦。

“水边的阿狄丽娜”的设计方案筹备得紧锣密鼓，顾锋寒偶尔也会从办公室里出来，到新项目的那个工作区转转。苏晚这才发现顾锋寒并不是以前外界风传的那样冷面冷心，有时他也会和员工们聊聊天，问问近期的工作状况，只是笑容很浅淡，和凌千帆那种顾盼神飞游刃有余的玲珑形成鲜明的对比。有时他也会从她这里经过，朝她点个头打个招呼，一切看起来，都那样平静。

办公区的氛围也还不错，总的来说是效率很高，苏晚这里的事情也是马不停蹄地轮轴转，柚县的风土人情、梦泽镇的佛寺道观，都是需要细细考量的。周二下午她才和几个原生态方面的专家开完会，坐下来倒了杯茶还没来得及喝，电话又响了，一看号码是个外地号码，不由得有些奇怪。

“喂，你好，请问找哪位？”

“晚晚，是我。”那个声音曾经是很熟悉的，即使五年过去了，依然在她脑海里刻下清晰的印记。

她记得五年前，从费城准备回婺城之前，在北京做短暂的停留，彼时她和江上白还在冷战僵持中，晚上吃饭的时候他说第二天陪她一起回柚县办丧事，她赌气仍是不肯，他温言劝她，说阿婆的丧事要紧，她一个人处理起来怕是难得很。

其实那时候已经吵到筋疲力尽，他提到阿婆，更是在她已软弱的防线上打开一个温柔的缺口，她有点迟疑，差点就要答应下来，只是拉不下面子。

夜里辗转难眠，房门上响起两声轻叩：“晚晚，是我。”

孟涵彼时的声音比现在柔婉许多，她穿着睡衣在她门口，瑟瑟的模样，让她无法硬起心肠来责怪她。

“对不起，晚晚，对不起……”

“晚晚，你怪我骂我都好，你不要这样对Francis，他是真的很爱你，你不肯让他和你一起回去处理你阿婆的丧事，他从费城到现在，一直都闷闷不乐。都是我不好，弄成现在这个样子，晚晚你要怪就怪我好不好？”

酒店走廊里的灯散着幽白的光，衬得她双眼蒙眬：“他那天喝醉了酒，我知道你们感情已经很深了，他都向你求婚了。可是你那么犹豫，他伤心得不得了，还不停地问我你还有什么喜好是他不知道的，我真不知道怎么跟你形容他当时伤心的样子，连我这个看的人心都碎了……怪只怪我那天晚上鬼迷了心窍，千错万错都是我一个人的，我知道他看不上我，要是……要是你还因为这个，不肯让他和你一起回去……”

“他肯定会恨死我的，”孟涵抓着她睡衣的袖子，泪水打在她的手背上，滴滴冰凉，“我知道他这几天都恨着我，他以为我是故意让你知道的，晚晚，我长这么大，就你这么一个真心实意的朋友，我真不是故意的……那天晚上……后来酒醒了我就后悔死了，他也知道错了，一大早就出去买礼物庆祝你Presentation过关，这都是我一个人的错……我没想到你那么快就回来了……”

她无力地倚在门边，满脑子里晃的都是那天早上孟涵一个人躲着洗床单的画面，床单上的暗色血迹，如淬着毒的匕首，一刀一刀地扎在她的心上……

时隔五年，苏晚听见自己有点虚弱的声音：“哦，Angela，请问有什么事吗？”

Chapter 18

“是这样的，照我们的计划，平安夜那天有个比较大的酒会，一来是庆祝银河和凌厉落户婺城，二来柚县这个项目的一期方案发布会也是在这一天，算是起个宣传作用。本来这件事是我在跟进的，不过这边老爷子最近身体不大好，光请医生和护士看着也不大放心，恐怕我一时赶不回去。现在离圣诞节时间也不多了，我想你在婺城呆的时间长，不如你帮忙跟进一下？”

苏晚看了看桌上记着的备忘录，时间是能挤出来，只是这样的事情显然是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可不接也不行。“把你之前已经跟进到的地方传给我一下吧，我看看如果有什么问题再联系你。”苏晚无奈地在备忘录上又加上一项，接下来之后又有点窝火，孟涵这唱的是哪一出呀？

第51节：再见，如果可以再见(51)

打电话给行政那边，才知道问题主要出在订酒店这一项上，银河规模虽大，到了婺城总是强龙不压地头蛇。好在这本是她的强项，在方圆天地做了这么几年，婺城大大小小的酒店，她闭着眼睛也不会走错一个拐弯。行政部门的要求是不怕花钱，只要规格够高，照着这样的要求，打了个电话去本市素以奢华出名的香城大酒店，下了班之后她又去实地考察，确认平安夜前后的几天不会征作其他用途，保证到时有足够的时间布置场地。

对着从行政那边拿来的资料，比如酒会现场要请的本地名流和媒体，连同节目的安排，还有酒会之前的宴席，一样一样要注意打点的地方都不少。其实这些事情孟涵交代下来，她上班的时候做也是没有问题的，不过在她看来柚县的开发计划才是主业，至于平安夜的酒会，对她而言，不过是不愿意向孟涵示弱罢了。

第二天苏晚把头一天整理出的资料和要注意的事项列了一个清单给行政部，想了想，发送之前又抄送了一份给顾锋寒的秘书以策万全。倒不是她小人之心，而是公司里面做事，涉及到部门之间的，总是要给自己的直属报告人打个招呼，这样以后万一有什么纠纷，也不至于无据可查。

行政部那边对苏晚的居中牵线甚是感激，只是不免奇怪为什么孟涵会指派她来做这样的事。照她们背着她而又恰巧能让她听到的闲言碎语，大致意思是对于能靠近顾锋寒一丈之内的女职员，孟涵绝对是严防死守。行政部的小妹原话是这样的："丈夫丈夫，一丈之内是你夫，只不过……这还没结婚呢……"

都说孟涵对顾锋寒看得严，苏晚不由得在心底暗暗苦笑，两个人的事，总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孟涵看得严，也要有人肯让她看得严才行啊？想到这里她又有些郁郁寡欢，顾锋寒性子这么倔强的人，

以往和她在一起的时候虽常常哄着她，却是个原则分明的人，如今却能这样纵容孟涵……

她猛力地揉揉太阳穴，这些事情现在想来又有什么益处呢？不如收拾收拾心情，继续做柚县的几份分析报告来得正经。

行政部对平安夜酒会的初步计划发到顾锋寒的秘书柳子衡那里，柳子衡又扼要地向顾锋寒转达了一下，顾锋寒瞟了一眼行政部的经理递上来的报告，里面着重提到苏晚的协助，嘴角微微撇了一下，捡起电话接外线，拨到孟涵的手机上："Angela，请你给我解释一下，平安夜的酒会，为什么交给苏晚跟进了？"

孟涵轻笑一声道："我刚听说晚晚被你挖过来了，所以打听了一下她这些日子的情况。我听说她每天一心一意地扑在柚县这个Case上，和其他部门的同事交流得很少。这样下去，我恐怕最终方案一公布，你马上就会收到一封辞职信吧？"

顾锋寒的脸色顿时变得很难看，攥着话筒好半天之后才笑道："这么说，我是不是还要感谢你帮我留下一员得力干将？"

孟涵微哂一声道："送上来那么多份初稿，你为什么偏要把最难看的一份送到方圆天地去呢？Francis，别人不清楚，难道我还不了解你吗？"

顾锋寒垂着眼也不搭腔。

"我知道，你生怕我在婺城，在晚晚面前乱说话是不是？晚晚又不是三岁的小孩，和你那么多年的感情，怎么会被我几句话轻易左右呢？可惜……"孟涵无奈地笑笑，"可惜我有前科，你到现在也不肯相信，我是真心实意地想要弥补我以前的过错。晚晚是我最好的朋友，现在我不在，她乱想的机会也少些，再则方少也不在跟前，你还是多把握机会，好好挽回……"

话还没说完，就听到电话那边传来一阵嘟嘟的响声，电话被挂断了，孟涵耸耸肩笑了一下，把电话搁好，端着刚刚熬好的药下去给顾老爷子。

她知道现在顾锋寒肯定是火冒三丈的——她记得顾湘麒有一次说，这孩子生意场上像他，感情上却像他妈妈，黑是黑，白是白，容不得一点沙子。当年明知被冤枉，却倨傲地不肯解释一个字的江上白，会忍受自己放在ABCD的选项里，供人选择吗?

第52节：再见，如果可以再见(52)

孟涵扶着楼梯又轻笑了起来，唇角凝结的却全是苦涩，这算什么呢？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吗？她跟着他五年，鞍前马后，却仍是一个旁观者——她看这两个人看得通透，不过是因为他和她的眼里，除了彼此，再无其他。

弯弯绕绕的电话线吊着话筒悬在空中，偶尔还在办公桌腿上敲两声，柳子衡走过去把电话挂好，看着顾锋寒铁青的脸，犹豫地问："寒少，酒会……有什么问题吗？"

顾锋寒摇摇头，揉了揉眉心，眉宇间略有些不耐，从抽屉里摸出雪茄盒，点了火，柳子衡看着顾锋寒又有些焦躁的样子，忍不住劝道："寒少，抽多了对身体没好处的。"

"今天晚上有方小姐的约，寒少……"

顾锋寒点点头。"我记得，"他伸手又拿起话筒，熟练地按了几个键下去，"到我办公室来一下。"

柳子衡跟着他好几年，很多私人的事情顾锋寒虽然没说，但是由他经手的事情也不少，多多少少也看出些端倪。看他神色有些倦怠连忙道："寒少，我手上还有几份分析报告要跟，我先出去了。"

顾锋寒点点头交代："OK，知不知道……千帆最近在忙什么？"

柳子衡愣了一下："凌少？凌少最近焕发第二春了，整天都猫在方圆天地那边，我看他是没什么心情来管我们的事了。"

顾锋寒轻笑道："那正好，省得他天天来跟我吵那个二世祖的事情，你找个机会，让他赶紧把授权书给我签了，免得到时候他又来找我的麻烦！"

柳子衡笑道："没问题的。其实这件事也不用太担心，方少说到底也是外人，凌少怎么可能为了一个外人和寒少翻脸呢？凌少也就是和方少有些交情，不想脸面上太难看，才多说了几句。寒少别太放在心上了。"

顾锋寒哼了一声，柳子衡看到苏晚远远地过来，跟她打了个招呼，连忙把门阖上回秘书处。苏晚看着扭上的门锁，犹豫地问："有什么事吗？"

"Angela找过你？"

"嗯，平安夜酒会订场地的事情，已经联系了香城大酒店，场地也看过了，刚刚交接给行政，以后的事她们会继续跟进的。"

"这么说你今天晚上没其他事情了？陪我去应个饭局怎么样？"

苏晚一愣，正准备找理由拒绝，顾锋寒接着道："不是专门做旅游行业的，但是早年在地产业有些经验，在今后的几个月可能会和我们有很多业务牵涉，见见比较好。"

苏晚见他一副公事公办的口气，这才稍微松了口气。

晚上约的地方是一家泰国餐厅，暗玫色的嵌金壁纸，以假乱真的珊瑚礁海洋油画，无处不透着浓郁的异国风情，还有背着吉他的东南亚歌手唱着醇厚的家乡歌曲。

顾锋寒和苏晚到的早，有侍者领着他们到了较偏僻的一隅——这家泰国餐厅没有封闭的包厢，而是用镂花的屏风、小木门或是其他一些精致的障碍物将用餐区隔成极雅致的区间，顾锋寒看看表笑道："怕堵车，早到了十分钟。"

没过三分钟人就到了，一个看起来玲珑剔透又不失精明能干的女人，苏晚看着觉得有点儿面熟，一时又记不起在哪里见过，顾锋寒站起身来和她打招呼，又向苏晚介绍："方秋荻小姐，Reed连锁在东南亚的影响力，就不需要我再说明了；苏晚，我最近项目上的商业顾问，秋荻姐早年做地产的，有很多地方值得我们学习。"

方秋荻入行比顾锋寒早了许多年，业内人见到了都尊称一声秋荻姐的，苏晚脸上的笑容堆着，心里早已不知是什么滋味了。原来是方非尽的姐姐，她偏过头来偷觑顾锋寒一眼，看到他脸上笑意淡淡的，有几分讥诮之意，原来如此。

顾锋寒一脸泰然自若，和方秋荻开始闲聊。方秋荻和凌千帆算是熟识，和顾锋寒却是头一次见，这一回也是听说方非尽惹上什么麻烦了，所以来看看弟弟，顾锋寒出来三年多也不怎么见人，如今高调在婺城成立分公司，也算是给顾锋寒捧个场。

两人说到方非尽要跟方维鸣回去的事，顾锋寒才笑道："方少自立门户做得很不错，这次回去，肯定是要大展拳脚的。千帆这几天在那边，跟我说方圆天地潜力非常之大，我这次可真是挖到了宝。"

第53节：再见，如果可以再见(53)

方秋荻摇摇头笑道：“我这个弟弟不懂事得很，以后还要顾总多多提点才是。”

她一边对顾锋寒说着话，眼睛却不住地朝一旁沉默的苏晚瞟过去。

她没想到一向不务正业的弟弟，居然在她自立门户之后，踏踏实实地一件事做了五年，却不知道因为什么，得罪了顾家的大少爷，连凌千帆的面子都不给。父亲百思不得其解，她委婉地试探过凌千帆，亦是毫无所获，不过现在，她想她知道原因了。

她见过苏晚，五年前听说弟弟抛掉了在纽约的一处房产和手上几家公司的股票，数目不低，差点把老爷子气得吐血。一个月后她去纽约找银行谈贷款，在一家心脏科权威的医院和他碰过一次面。

那次见弟弟的同时也见到了苏晚，那时的她比现在苍白虚弱很多，整个人仿佛一碰就碎的白瓷。也许是她在苏晚身上目光停留得太久，顾锋寒微笑道：“秋荻姐对苏晚也有兴趣？我可是花了不少力气，才挽留住方少的这位得力干将。”

原来如此，方秋荻略一思量便笑道：“是吗？现在时间还早，我看非尽可能也还没吃饭，不如我叫他过来，大家吃完饭再找个地方喝杯茶，顾总看怎么样？”

顾锋寒点点头，方秋荻站起身来走到一旁去打电话，苏晚听说方非尽要来，脸色微变，她慢慢地也能体会到他的用意。他以为她和方非尽在一起，所以想了法子让她知道，如今方家也是要看他的脸色的，让她知道放弃他是一个多么大的错误。

幼稚，真是幼稚！苏晚攥着筷子往盘里的甜点上戳，暗暗地使力。

“这里的甜点不合胃口吗？”顾锋寒眼里的笑意更甚，然而目光里的冰寒之气也更甚。

苏晚咬着牙不说话，望着一桌的琳琅满目，只觉得胃里翻江倒海，泰国菜里咖喱十分重，她的胃受不了这些刺激，这两年来已十分注意饮食，不敢乱吃东西，才挑了点甜点，却也全然无法下口。

没两分钟方秋荻就回到桌边笑道："真巧，他正在夏堇路上闲逛呢，离这里就几步路，我去外面接一下他。"

顾锋寒点点头，方秋荻转身绕过屏风出去。

Chapter 19

顾锋寒偏过头来，唇角噙着淡淡的笑，看着苏晚，一句话也不说。

"你什么意思？"苏晚忍着一肚子火，低声问道。

"没什么意思，你现在耐性真好，要是以前……"他顿了一顿笑道，"要是以前，你忍不了三分钟就会抓狂。"

她是变了，难道他就没变么？许多事情都变了，曾经她和他只有彼此，这个世界上只有他们彼此依偎，相互取暖，那时她也天真地以为他们之间会永恒不变，相信永远，相信海枯石烂。

然而现实是残酷的，誓言之所以总让人们陶醉其中，就是因为它们从根本上是不可信的。

她还记得，在机场分别的时候，她是这样对他说的：没有什么不可替代的人，没有谁离了谁就不能活，也许大家冷静一下会发现他们的感情，也不过和这世界上曾发生过的千万个故事一样，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他却固执地回答她：对我来说，你就是不可替代的。

现实证明这一切不过都是一个笑话。

苏晚偏过头，有些嘲讽地笑道："那是以前，以前还有人说挣钱包游艇请我去海上看烟火呢。"

她看着顾锋寒脸上微微抽搐了一下，心中有些快意。然而他又笑了起来："我没什么意思，我就是给你指条明路而已。"

"方秋荻几年前因为和方维鸣不合，自立门户，这几年做得风生水起，听说方维鸣已经有让她回方圆实业的意思。"他顿了片刻没说话。

苏晚冷笑道：“这和我有什么关系？”

“告诉你为什么你会成为方维鸣的弃子，”顾锋寒眼中有淡淡的悲悯和讥诮，这截然不同的两种情绪，竟在他眼神里汇聚得天衣无缝，“这和我父亲欣赏Angela是一样的道理，如果你没有家世，你至少要有能力。要想得到一样东西，就必须付出相应的代价，我想知道，你能为方非尽付出什么？”

第54节：再见，如果可以再见(54)

苏晚气得别开头去，这个人还真够无聊，把她拉到这里来介绍给方秋荻认识，只是为了让她明白自己作为一颗弃子的身份吗？“你不是想和方非尽在一起吗？你不是想得到方维鸣的认同吗？好好地看看，外面那个人——方秋荻，那就是你的楷模。你要让方维鸣知道，你配得起他们方家，用你的能力，你的才华，你的手段，坐到方秋荻这样的位子，而不是……”顾锋寒唇角漾起一丝讥诮，“用你那些毫无用处的倔强和坚持。”

苏晚知道他指的是什么，他们分别时那一场现在看来极其可笑的争吵和僵持。她转过脸来冷冷道：“你有什么权力对我指手画脚，你是我什么人，这些和你有什么关系？”

顾锋寒勃然变色，细长上挑的凤眼微微眯起，那是暴风雨前宁静的先兆。苏晚咬着唇毫不示弱地回瞪道：“江上白已经死了，他认识的那个苏晚也死了！现在的你，和现在的我，没有任何瓜葛。你没有任何立场、权利来对我的生活指手画脚！”

“没有任何瓜葛？”顾锋寒细长的凤眼已眯成一线，微微透出的明灭光芒，无不显示顾锋寒的耐性已经到了最危险的边缘，只差那么轻轻地一拨，她便会被他捏得粉身碎骨，魂飞魄散，永世不得超生。

“你信不信，我……”

“我信！”一双秀目圆睁，咬牙切齿地回击却是极低极低的，几乎被一阵一阵异域风情的歌声淹没掉，却是如此清晰地敲击他的耳膜，“我信！我信你会让我付出代价，是不是？我知道你动一动手指头，就可以把我捏得粉身碎骨，身败名裂，永无翻身之日，是不是？我不在乎！和你顾大少爷相比，我一条贱命算什么，你甚至可以明天就把我从银河大厦三十九层丢下去，我不在乎！”

一抹轻蔑的笑从顾锋寒脸上掠过：“我知道，你一向都是不怕死的，更不怕粉身碎骨身败名裂。八年前我就知道了，你以为我会笨到

拿这些东西来要挟你么？”

苏晚警戒而疑惑的目光在他脸上梭巡，马上她就醒悟他要用什么来要挟她了。

方圆天地是怎么被他强行收购的？她又是怎样在明明白白地拒绝他之后，乖乖地送上门去？

苏晚无力地倒在沙发上，唯一支撑她的是顾锋寒仍勒在她腰间的手。

顾锋寒轻笑着低下头去，深邃幽远的眸子里掩饰不住他此刻的得意。

“我不在乎，我不在乎……”灼热的刺痛感从胃里传来，好像是泰国菜里浓重的咖喱刺激到胃，苏晚紧紧地攥着沙发，孤注一掷，“我不在乎了，你说得对，我的那些原则、坚持都很可笑，很无用，所以……我放弃了，我什么都不在乎了，你愿意怎样都好，都随你的便吧。方圆天地是你的了，你愿意它方它就方，你愿意它圆它就圆；柚县是你的了，水边的阿狄丽娜……都是你的，什么都是你的……”

一股无边的寒意从顾锋寒心里蔓延开来，一瞬间他竟有失去她的幻觉，她蜷在沙发上，看起来软弱无依。他轻轻地一使劲，她蜷得更厉害了，几乎缩成一团，苍白的脸上隐隐约约透出的血丝，仿佛描在白玉瓷瓶上的细细红线，那细细的红线是如此脆弱，仿佛一触即断。他轻轻地把她抱起来，她像一个婴儿一样蜷成一团，流金溢彩的墙壁在她眼前旋转，黄绿玫金等无数不同的颜色在晃动飞舞，他焦急的呼唤吞没在异国歌手深浅轻重的吉他声中……

“晚晚，晚晚？”方非尽一进餐厅，看到的就是顾锋寒抱着苏晚往外冲的情景，他跟在顾锋寒后面，一边拽着方秋荻问道，“姐，出什么事了？”

方秋荻也莫名其妙，不知所以，方非尽掏出几张钞票塞到她手里要她自己打车回去，转头钻进自己的车，追着顾锋寒的车飞驰而去。

“由于摄入刺激性食品所导致的胃脘痛，不是什么严重的问题。不过以后要注意饮食，少吃或尽量不吃这一类会刺激到胃壁的食物，回家以后要好好休息……”

顾锋寒沉着脸坐在病床一侧，医生的话一点儿也没有抚平他紧皱的眉心，他只是盯着已从病床上坐起来的苏晚，眼神迷茫萧索。他似乎是看着她，然而那目光又似乎并没有落在她身上，一会儿又仿佛在思索让他极为困惑又极为痛苦的问题，犹豫、抉择、彷徨种种情绪交替从他幽深双眸中闪过，而这让他痛苦困惑的问题主角，刚刚从胃痛中缓解过来的，并未注意到这些。

第55节：再见，如果可以再见(55)

方非尽坐在病床的另一边，两个男人都用余光敌视地向对方瞥去。

“晚晚，你怎么来吃泰国菜？那里几乎每道菜里都有咖喱和乱七八糟的香料，你的胃根本受不了这个刺激。”

苏晚不好意思地笑笑，有些尴尬地看了看顾锋寒，明知方非尽是因为情急所以格外关切，却因为顾锋寒在一旁而让她更加手足无措。

方非尽皱着眉瞟了顾锋寒一眼，客气地说道：“顾总，真是太麻烦你了，让你亲自送苏晚到医院来。”他寻思着苏晚平时饮食还是很注意的，想必是因为老板请客，不得不应酬，明着埋怨苏晚，却暗地里讽刺顾锋寒这个老板不体恤下属。

“身体不好，下了班就好好回去休息，到处乱跑不说，还乱吃东西！”这略有些亲昵的话，听在顾锋寒耳里极不是滋味，冷如冰尘的目光在她和方非尽之间梭巡来回，看得苏晚又是一阵不寒而栗。

“你不能吃咖喱吗？”

苏晚轻轻地嗯了一声，又向方非尽解释道：“我以为少吃一点没关系，所以没说。”

谁知顾锋寒的一双眼又眯成一线，冷冷地瞥着她，那目光里似乎有一丝轻蔑和不屑，好像她做错了什么事，让他从心底里瞧不起一样。

“我以后会注意的。”方非尽责备的眼神，让她像做错了事的学生一样垂着头，顾锋寒冷冰冰的目光，更让她难受，她惹不起，竟然还躲不起？“谢谢顾总送我到医院来，麻烦你了。”

“我没什么事了，多谢顾总。”苏晚客气地表示着感谢，从病床上下来。

顾锋寒随之站起身，在方非尽拉着苏晚准备向他告辞前抢先说道：“可能和方总不顺路，我就不送方总了，替我们向方小姐问

好。”他的手示威性地搭在苏晚腰上，动作十分之自然，仿佛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方非尽皱着眉，不明白为什么这个顾家的大少爷看到他总是阴阳怪气的，难不成……他真的对苏晚有意？

顾锋寒和苏晚历次碰面的微妙情景此刻都在他脑海里倒带一样地播放——一定有些地方不对劲，可到底是哪里呢？

从医院出来，方非尽才想起姐姐根本没有自己房子的钥匙，连忙打电话过去赔罪。方秋荻在家附近的一家咖啡馆等他，回了家之后才问道：“苏晚情况怎么样？”

“还好，胃病而已。”

方秋荻哦了一声，方非尽似是想起了什么，偏头问道：“你和顾锋寒吃饭，苏晚怎么会过去？”

方秋荻斜睨着他微微一哂：“还不死心啊？”

“说什么呢？”

“你还不明白，我为什么打电话叫你过去？”方秋荻冷笑道，“只有你一个人，跟傻子似蒙在鼓里！顾锋寒这几个月开始露面，以前什么时候出面的都是那个心腹干将Angela，这一次带苏晚出来，却只字不提Angela，你还没看出点苗头来？”

方非尽没好气道：“还不是姓顾的仗势欺人？他不就是仗着手里要权有权要钱有钱，以为天下人都由着他捏扁搓圆么！”

方秋荻被这个弟弟气得差点吐血，耐着性子道：“我不管顾锋寒是什么样的人，我只知道我们得罪不起他，更何况是为了一个女人。”

方非尽撇撇嘴道：“你不也是个女人，何必把话说得这么刻薄？”

“那也要看这个女人值不值得，”方秋荻冷冷道，“就我今天所见，这个女人眼睛里从头到尾只有顾锋寒一个人。”

Chapter 20

“你不能吃咖喱吗？”在车上沉默许久之后，顾锋寒缓缓问道。他记得……以前她似乎很喜欢吃咖喱饭的，在费城他们还自己做过几

回，她还特别喜欢用咖喱汁把白米饭从上到下地淋到底……

苏晚轻轻一笑，声音略有些疲惫：“吃得少，年纪大了，胃不好。”

顾锋寒嗤地一声：“年纪大了？苏晚，你变得还真彻底。”

“刚刚不还有人说我喜欢坚持那些无谓的原则吗？学会变通不是更好吗？”

顾锋寒又笑了一声：“你真记仇，胃痛得这么厉害，现在还记得我刚才说的话。”

苏晚懒洋洋地窝在椅背上，满不在乎地笑道：“宁得罪君子，莫得罪小人；宁得罪小人，莫得罪女人。”

第56节：再见，如果可以再见(56)

从后视镜里看到苏晚微阖的双眼，一脸的倦色和慵懒，顾锋寒莫名地有些心慌，那种他自己也无法言述的心慌，就好像……他失去母亲的那天晚上一样……母亲最后一次教他弹琴时，明明什么也没说，他心里却没来由地紧张，一连弹错了几个音符，而现在这种心慌，和彼时如出一辙。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他紧攥着眉，焦躁而有些矛盾地看着后视镜里那张苍白的脸，许多潜藏在心底至深之处的画面，清晰地滑过脑海；许多他一点也不愿意想起的事，顷刻间涌上心头。

父亲的选择，母亲的死，他的出走……

“我带你去Angkor Wat，可是我们的秘密，应该向彼此坦白，而不是埋藏在树洞里。”

那个时候，他真的是做好了所有的心理准备，向她坦白一切。现在她却闭着眼，连看他一眼都不愿意，就像刚才在餐厅那样，她说她什么都不在乎了。

她早已不在乎了，她架着胳膊闭目养神，连在睡梦中，都对他这样戒备。眼角的余光瞟过去，她的手指圆润，泛着浅淡的光泽，却早已没有那了枚戒指的痕迹……

唰的一声，一个急刹车。苏晚一下惊醒，差点撞到玻璃上：“怎么了？”

“没什么，看花了眼，以为有人过去。”顾锋寒眉心微蹙，似乎在做着极为艰难的心理斗争，他脸上的肌肉微微抽搐，幽深的眸子中跃动着莫名的情绪，神色复杂地盯着她。

苏晚看看前后左右，一个人影也没有，发现快到家了，也懒得再去探寻他为什么急刹车：“对面有个便利店的那里，能稍微停一下吗？”

“你要买东西？”

“买点胃药放在家里备着，附近没有药店，那个便利店有个常用药品的专柜，”苏晚稍稍思索后又补充了一句，“放我在那里下来就好了，反正也快到家了。”

顾锋寒不置可否，在快到她小区的地方停了车，她推开车门，准备向他致谢告辞，不料他也下了车，陪着她过马路，到便利店去买药。她有些诧异地瞟了他几眼，既然他不愿意解释，那也由得他吧。

付款的时候，靠近收银台的地方摆着口香糖、唇膏、咖啡糖等各种零碎商品，这早已是超市和便利店一种既定的促销手段，顾客常常在结账的时候随意多买一两样，比如她每次都会多拿一条咖啡糖。

顾锋寒的视线落在那一排硬糖架上，咖啡味的、牛奶味的、香浓巧克力味的……以前他们就习惯在超市结账的时候，顺便买两条咖啡糖。其实他们都没有吃零食的习惯，只是有一次无意中瞟到印在包装上的广告词，不约而同地都拿了一条，后来也就养成了这样的习惯。

没想到在这个广告创意层出不穷明星代言一年三变的时代，这个牌子的硬糖，竟数年如一日地使用许多年前的那一句广告词：

爱到最深处，情归至纯时。

顾锋寒望着那一排各种味道的硬糖，默然不语。苏晚这才意识到他们最初买硬糖的起因，分开了这么多年，她却不自觉地一直在结账时多买两条硬糖，有时也会想起他，有时不会，渐渐地淡忘了当初的缘由，只有这样的习惯保留了下来。

“对不起。”苏晚局促地笑笑，手从硬糖架上移开，戒除咖啡糖，从今天开始。

顾锋寒的目光在硬糖架上淡淡扫过，一言不发地捡起两条咖啡硬糖递给收银员。

苏晚的心又狠狠地揪了一下。

再过马路的时候，顾锋寒默默地牵起她的左手，她瑟缩了一下想抽出来，却挣不脱他紧攥的手心。他领着她走在斑马线上，走到中间

那条黄线时，又轻轻地转到她的右侧，牵起她的右手把她护在远离汽车的一边。

苏晚仰着头，不解地看着顾锋寒，前一刻还是狠毒尖刻的嘲讽，转眼间目光又变得这样柔和——他究竟想怎么样呢?

送苏晚上楼的时候，顾锋寒从购物袋里捡起一条咖啡糖塞到大衣口袋里，仍是十分平和的口吻："好好休息，不舒服的话，明天就不要上班了，打个电话给我，我替你请假。"

让你帮我请假，你还嫌大家看我的眼神不够关照么，苏晚在心里嘀咕，于是摇摇头婉拒。顾锋寒点点头不再多说。

第57节：再见，如果可以再见(57)

第二天正好有三天一次的例行研讨会，各个设计组交上的新设计图，并不能让原生态保护方面的专家满意。

顾锋寒一直没说话，等几个专家发表完意见后，他抓起放在自己面前的各个版本的设计图逐一批驳：

“这个，是乌镇的逢源双桥的改版！”

“这一份，完全是湘西凤凰的吊脚楼的变体！”

“这一份更离谱，你以为我们是要建造东方威尼斯吗？连叹息桥都给我弄出来了！”

最后一份他说得没有那么刻薄：“这个好歹做过功课，知道柚县最出名的是石膏矿。可是你要搞清楚，我们是打造旅游品牌，不是去开石膏像博物馆！”

苏晚翻阅着面前的设计图，其实也没有顾锋寒说的那么差，他只是挑出每一份设计图中不搭调的元素，专门加以批判。这样的高标准严要求下，整个会议室的气氛陡然变得凝重。顾锋寒严厉的目光从每个人身上扫过，最后落到苏晚身上：“苏晚，说一下你的看法。”

苏晚斟酌着词句，委婉地说道：“我觉得现在手上拿到的设计图，都是有其可取之处的。只是因为专业的不同，设计师们对柚县的了解有限。梦泽镇对于外界来说，本来就像是一个世外桃源，一片空白。况且大家手头上只有柚县政府送过来的这些宣传资料，难免会产生一些偏差。”

顾锋寒的目光依旧严厉苛刻：“除了这些隔靴搔痒的话，你就没有别的更有建设性的看法吗？”

苏晚暗吸了一口气，硬着头皮答道：“还有比较关键的一点，之前的新闻发布会上，顾总有提到过，水边的阿狄丽娜这个项目，主题在于爱情。梦泽镇有不少原本就是以爱情为主旨的一些民俗风情，与其复制其他旅游景点的经典，不如将柚县现有的资源加以保护，再进行

适当的包装和宣传，尽可能将最真实最古朴的一些情感展现在世人面前。”

坐在一旁一直没有出声的几个高管纷纷点头，和孟涵平级的另一个SVP夏梓莹想了想说道：“可是就我们目前的设计环境和所掌握的资源，设计师们总觉着有点雾里看花吧？感觉就好像闭门造车一样……”

顾锋寒拿着一摞已被他视作废稿的设计图猛地往桌上一拍：“不错！我们原定的计划是在圣诞节的时候召开发布会开始招标，现在时间已经不多了！明天整个设计班底，全部给我搬到柚县去做实地考察！”

苏晚一惊，顾锋寒已转头向舒梅吩咐道：“马上订机票联系酒店，所有的设计师、专家和顾问，明天全部到柚县，进行为期十天的调研！”

舒梅点点头：“那……寒少你……”

“连我的机票一起订！”

苏晚倒吸了一口冷气，为他对梦泽古镇打造计划的认真感到欣慰的同时，不禁又有些惴惴……明天就要回柚县了吗？

其实不久前她回过一次柚县，一个人坐着火车回了梦泽镇，浅灰淡黄的廊柱依旧无声地伫立在破旧的火车站台上，静静的柚河无声无息地穿过梦泽镇，窄长的石板桥依然摇摇欲坠，青山绿水，袅袅炊烟，仿佛时光一直停留在某一个时刻，不曾流动过。

阿婆和她以前住的房子，和隔壁江老师的房子，都已接近废弃。她一个星期的休假全花在收拾清理上了，蛛丝灰尘漫布，阳光从天井里的瓦缝里透进来，那一束光柱中灰尘飞舞……

谁知道没过两个月她又要回去了，仿佛是冥冥中自有天意。

拿了登机牌，苏晚才发现自己的位子竟然和顾锋寒是连在一起的，她心里有些疑惑，偏过头去看他，顾锋寒正低着头和两个秘书在说些什么，问了也白问，难道要她大庭广众下跑去问他，为什么我们

的位子连在一起？他要是回答一句我也不知道，她的脸还不丢到马尔代夫去了！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她只能这样安慰自己。

因为人多，商务舱和经济舱也订了一些位子，苏晚坐在顾锋寒的旁边，更显得瞩目。她一上飞机又有点发晕，紧紧地咬着唇，用疼痛来提醒自己要保持清醒，不然在一群人面前晕吐得死去活来，可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

第58节：再见，如果可以再见(58)

顾锋寒接过秘书递过来的口香糖，抽出一条递给苏晚，侧头看见她微蹙着眉，招了招手叫空姐过来：“请帮我拿一条毛毯过来。”

苏晚忽然感觉到身上似乎被盖上了一条毛毯，睁开眼来一看，原来顾锋寒已把毯子搭在了两个人的身上。她刚想抗议的时候，搭在扶手上的手被一双温暖的手掌握住了，在她牙关紧咬头痛欲裂的关头，一股暖流从他的掌心传到她的手心，迅速地传遍她的四肢百骸。她猛地舒了一口气，浑身的紧张都松懈下来，这才缓过神来嚼了两口口香糖，睁开眼去瞧他。

顾锋寒微闭着眼，侧着身子躺在靠背上假寐，正朝着她的方向。她知道他没睡着，想说声谢谢，可他又闭着眼假寐，只好作罢，自己也闭上眼。在飞机上的种种不适之感层层袭来，而掌心处的温暖却从未消失。

到了柚县，接机的是旅游局的人，大巴把他们拖到柚县唯一的一个五星级宾馆青柚大酒店。

“今天休息一下，明天有旅游局的人过来，可以陪同我们去梦泽镇。”顾锋寒简单明了地交代了几句后率先进了电梯，一起过来的几个专家和顾问与他一起上了楼。

苏晚领了门卡回自己的房， 她扑在床上，想着他这几天的反反复复，一时冷言相讥，一时温情脉脉，比如那天从医院回来，比如今天在飞机上，他这算是个什么意思？偏偏他望进她心底的眼神，好像他才是被抛弃的那一个。其实她当时已有些绝望，看不到两个人的未来，不敢回去找他，可还是忍不住去了费城。

谁知沃顿学院那边的查询结果竟然是查无此人。他整个人消失了，租的公寓也是人去楼空，他的手机时也打不通，好像这个人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

“如果有一天我走了我消失了你会找我么？”

看《苏州河》的时候，她支着胳膊，有点期待地问他，期待他回答说会，期待他回答说他会一直找到死。他偏不，他一句话也不说，斜着眼瞅着她，细长的凤眼往上挑，好像成竹在胸地以为她永远也舍不得离开他一样。她反过来扑在沙发上，掐着他的脖子凶神恶煞地问道："会找我不？"

他自始至终也没有给她回答。

现在她知道了，他会找，如果她消失了，他会找，正如她会回去找他一样。然而他们找的时间都是有期限的，一直找到死，那真的是童话故事里才会有的事情。

Chapter 21

中午大家一起在饭店的餐厅吃饭，按行程是第二天才会去梦泽镇。

"这里有很多东西值得慢慢体味，带着太明确的目的性反而不好。我建议大家还是放松心情，当作一次旅游，慢慢地走，慢慢地体验。如果大家觉得可行的话，可以自行负责餐旅，大家觉得怎么样？"

老总都这样发了话，况且这个提议对大家来说相当自由，一时间大家都欢欣鼓舞，苏晚在一旁听了，倒有些怔住，自行负责餐旅？岂不是意味着她可以回去住自家的房子了？

那……他呢？

苏晚不自觉地转过头去看顾锋寒，发现他脸上竟然有一丝笑意，正看着她这个方向。她立刻把头低下去，装作没看到他的样子，拿着湿巾擦了擦手便混在散伙的人群中上楼去了。

第二天旅游局的人来给大家做了一个普及性的宣传讲座，其实这些内容苏晚和其他顾问、设计师们早已了如指掌，也就是做做场面功夫。之后的自由度果然很高，顾锋寒第一个不见了人影——苏晚微有些诧异，他这两天一直有事没事要来招惹她的，这会儿主动消失了倒好，免得心烦！

给舒梅留了一个报备的手机号码和大约去向后，苏晚自己找了一辆到梦泽镇的公交，终点是梦泽古老残旧的火车站。

下车后看到火车站的铁栏杆里，站台上一排古老的廊柱，浅灰淡黄由远而近，在她看来总有一种时光回廊的感觉。读高中的时候，上学放学都要经过这里，放学的时间正好有一班火车从这里经过——唯一一班经过梦泽镇火车站的列车，她常常溜到站台上看着火车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江上白奇怪地问她：“你为什么老盯着这些廊柱看？”

第59节：再见，如果可以再见(59)

她想了想，自己也不清楚答案是什么：“我也不知道，就是觉得……这好像是通向另一个世界的隧道一样……”

是的，那是通向另一个世界的隧道。那时的她，每天都希望自己能离开梦泽镇，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事实上，她也一直在为这一点努力，认真地读书，努力考上大学，上了大学之后，又接着考GRE，考托福。

“如果能环游世界就好了，游遍天下美景，多好啊。”保研无望之后，她愤而申请北美的学校。江上白有些奇怪，不理解她的想法：“为什么你这么想出去？”

“我就是想出去，能走多远走多远，越远多好，老呆在这一个地方，多没意思啊？”她固执地劝服他，希望他能理解她的决定。

他一遍又一遍地劝她，希望她能放弃出国读书的想法。

她皱着眉瞅着他：“总之我不想在这里待下去。”

“那你看不见我了就不难受啊？你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他终于忍不住发了火，“出去到底有什么好的？还是我在你心里，连这一点分量也没有——你到底有没有考虑过我们的未来？”

“你到底在计较些什么呀？你又不是不知道，现在读研读博出国的人越来越多，我申请出去读书，还不是希望以后回来可以找个更好的工作？这就是你说的没有考虑过我们的未来吗？你就对我这么没有信心吗？”

“不错——现在说两年，我怎么知道两年后会怎样？说不定两年之后，”江上白气急败坏下，说话越来越难听，“你就嫁了个洋鬼子混了张绿卡也说不定呢！我算什么呀，一个连湖景别墅都买不起的穷光蛋而已，等你碰到了能让你生活得更好的人，你还不用坐直升机的速度把我给踹了！”

她气得差点一耳光抽过去，甩开他的手怒道：“江上白你不要太过分！”

她愤怒地跑回宿舍。

那时她正在申请的就只有费城大学，原本不报什么希望，却不知道是不是天意弄人，在她已经开始找工作的时候，费城大学给她寄来了Offer。到周末两个人见面时又说僵了，她气急之下责难道：“你就只会说要我留下要我留下，好像我不留下就是不爱你一样，那你呢，你有没有做过一点努力啊？如果从我开始准备出国的时候你也有开始准备，会是现在的局面吗？”

他当时脸色变得很难看，她也知道这有点强词夺理了，可是看到他那样别扭的脸，她心里就格外的难受，每次吵架到最后，好像都在纠缠她是不是爱他这个问题，他竟然质疑她是不是爱他——一想到这里，眼泪就不争气地往下掉。他这才慌了神，捧着她的脸止不住地赔礼道歉：“我的错我不对，我检讨我认罪，你别哭了好不好……”他一迭声地哄着她，薄薄的唇落在她的脸颊上，一点一滴地吻去她微咸的泪水。他心疼地搂着她，神思复杂：“我怕你离开我，真的，怕极了。”

“两年的时间，不长的，我给你电话，每年放假我都会回来的……”

他欲言又止地看着她，把她搂在怀里，紧得她都要透不过起来了。“我只有你了，我怕你离开我，我一想到你可能离开我，我就……”他沉沉地叹了一口气，“我完全没法想下去。”

心一下就被捏紧了，江老师去年才病逝了，江上白现在真的是一个亲人也没有了，想到这里她又有点不忍心，犹豫了半天之后她终于下定决心：“那……那我回信拒掉费大的Offer好不好？可是，可是现在找工作也有点晚了，要是一时半会儿没找到合适的，你要养我的！”

江上白一下子就愣住了，呆呆地看着她好半天，皱着眉摇头道：“不了，还是去吧。我……我想办法。”

“你想什么办法？”

一个月不到，他就拿着宾夕法利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的Offer来找她了，她怎么抢他也不肯把Offer给她看，她只能看着宾夕法利亚大学的U形校徽印章两眼发直：“常春藤盟校啊！比我的学校好多了！原来你这么天才的！你居然还准备就在婺城找个证券交易所的工作就过一辈子了！”

第60节：再见，如果可以再见(60)

她的尖叫持续了至少五分钟，之后半小时一直保持着极度亢奋的状态，她想着要是她能拿到宾大的Offer，只怕在梦里都会笑醒。他却忧心忡忡地看着她，脸上一点喜色也没有，似乎对去沃顿商学院读Ph.D兴趣缺缺。

“我们在费城又可以在一起了！你干嘛还垮着一张脸啊！”

“只要和你在一起，就算一辈子都呆在梦泽镇不出来，我也很高兴。”他面有忧色得看着她，缓缓答道。

他温柔的声音犹在耳边，如果……如果他们真的一辈子都呆在梦泽镇，是不是就没有后来的故事了？他们是不是也就在梦泽镇这样一个世外桃源，安安静静地生活下去了？如果是那样，这或许就是一个圆满的故事，她和他，不会到费城，不会遇见孟涵，不会因为阴差阳错而分离，当然她也就不会遇到方非尽，不会有后来这一连串的故事了。

苏晚站在长长的石板桥上，桥下的柚河依旧缓缓流淌，鱼儿在柔软的水草间嬉戏，仿佛她刚刚真的穿过了时光的隧道，回到了十二年前，只有青石板两侧更繁盛的青苔，在默默诉说着这十二年的沧桑。

远远的桥中央，一个人坐在青石板上，就在她当年遇到他的地方，远远地看着她，仿佛他还是那个背影萧索的少年，仿佛她还是那个素衣白裙的少女。

Chapter 22

顾锋寒坐在一块青石板上，悠然自得地抱着膝。

“你怎么坐在这里？青石板冬天很凉的，”苏晚有些痴痴地看着他，忽地醒悟过来自己这语气太过柔和太过亲昵，马上硬邦邦地加了一句，“还挡别人的路！”

顾锋寒丝毫没有挪开身子给她让路的意思，仰着头微笑着看她：“那边有一块石板松了，我怕你待会儿经过的时候踩松了掉下去，

只好在这里等你。”他的声音比十二年前她第一次见到他时温柔许多，像是存心要让她融化在柚河的水草柔波中。

苏晚心中又是一悸，来之前做了无数的心理建设，告诫自己，见到昨日的草草木木，一定要克制克制再克制。事实上，她每次回梦泽总会陷入无止境的回忆里。这样的回忆让她觉得从不曾生活在现实生活中，身边的每一个人似乎都不存在于她的世界里。

“你明明跟我住在一起，可我总觉得你好像活在另一个世界里。”有一次聊天，贝菲瞪着她不满地说。

就像现在这样，顾锋寒轻轻的一句话，微笑着的一个眼神，就把她所有的防线击得溃不成军。

她只知道自己忘不了他，不管再遇到他的时候，他用多么尖刻的话来伤她；不管他误会她有多深，用种种莫须有的罪名来指责她；不管他现在是什么身份，在外人眼中和她的差距有多么大；不管……

她只是忘不了他罢了。

苏晚低着头，不敢看他的眼神，怕再多看了一眼，她就又管不住自己的心了。

“你什么时候到的？都没说一声，我早上一下来，大家都在问你去哪里了。”

“你呢？”

“我？”

“大家都在问我去哪里了，你呢？你有没有问？”

苏晚张望了一下，河两岸都没有什么人，入冬已经有些日子了，这么冷得天，也没有什么人会出来，便蹲下来和他一起坐在青石板上，把背包搁在一旁。

“我以为你要应酬旅游局的人呢。”

顾锋寒偏过头来笑了笑，又像以前那样，眼角眉梢都是笑意，他常常这样看着她，让她觉着他从眼里到心上都只有她一个人，那种被人捧在手心里宠着的感觉无比美好。

这不是你的，这不是你的，苏晚不停地跟自己这样说。顾锋寒忽然没头没脑地问了一句：“你的电话本是存手机还是存SIM卡？”

“SIM卡，怎么了？”

“借我用一下，我手机没电了，”顾锋寒伸出手，从她手里接过手机，站起身来向河的另一边走了几步，苏晚以为他有什么私人电话要打，一个人望着澄澈的河水发呆。没两分钟顾锋寒又走回来，把手机递给她，苏晚接过来，正在奇怪似乎都没听到他跟人说话怎么就用完了。

第61节：再见，如果可以再见(61)

“没人接吗？”

顾锋寒摇摇头，亮出捏在手心的一张手机卡，一扬手，绿色的SIM卡在空中划出一个弧度，落入缓缓流淌的柚河中。

“你！”苏晚从石板桥上跳起来，慌忙按开键盘锁，发现手机还开着机，她不解地看着顾锋寒。顾锋寒脸上露出一丝得意的笑容，苏晚立刻明白他做了什么，一按电话本，她原来所有的联系人都没有了，只剩下孤零零的一个号码在里面。

“物归原主，怎么样？”顾锋寒站在离她两步远的地方，笑得极为惬意，他知道苏晚对数字一直不敏感，丢掉她的手机卡，她绝对不记得任何一个人的电话号码。苏晚心急火燎地望着河的下游，也不知道刚才那张手机卡是沉下去了还是顺着水飘走了，气得不打一处来：“做人不要这么过分好不好？你丢掉我的手机卡，别人要找我怎么办？”

“这次出差时间会比较长，别人找你你也回去不了，有什么关系？”

“有什么关系？万一谁有什么要紧事呢？难道只有你的事情重要，别人的事情就都可以不当一回事吗？”

顾锋寒的脸顿时变冷了下来，讥诮地哼了一声：“怕方家那个败家子找不到你？”

“你说话放尊重一点好不好？”苏晚本来就在气头上，一听到他又阴阳怪气的，心里怒火更盛，“我知道你有本事，有本事就能把别人都不当人看吗？”

左看右看那张SIM卡也是找不回来了，只能用五年前的这个旧号码，等回酒店上网之后给朋友们发个群邮件通知一下了。惹不起我躲得起总行了吧！苏晚提起背包，准备到镇上去坐公汽回柚县，顾锋寒一个箭步冲过来拉着她，一张脸冷得难以形容：“你就这么归心似箭？”

“顾锋寒！”这是她重见他以来，又一次连名带姓地叫出他现在的名字，“你不要欺人太甚！以前的事算我对不起你总可以了吧，我惹不起您这样的阔少爷，算我求你，放我一条生路行不行？”

顾锋寒拽着她的胳膊往回走，两个人在石板桥上僵持不下，不料两人中间的那块石板正是刚才顾锋寒说松动了的那一块，两个人你一拉我一扯，顾锋寒踩在石板边上，一使劲，脚下一松，竟然又掉了下去。

栽下去的时候他松了手，苏晚在桥上摇晃了两下才稳住没掉下去，看见顾锋寒掉到水里的狼狈样子，一时没忍住扑哧一声笑了出来。顾锋寒身上穿着藏青色的大衣，就算会游泳也被这一身的累赘给拖住了，在水里扑腾了好几下才站起来，看见苏晚极力忍住的笑容，一张冷到不行的脸也变得柔和起来，两个人都想起了多年前在这里初相遇的情景，刚刚在火头上的话，转瞬间烟消云散。

“还不快点起来，衣服都打湿了，大冬天的马上就会病的。”苏晚呐呐地，觉得眼前这气氛似乎暧昧得有点过火，不好意思地低着头。顾锋寒却站在水中一动也不动，只是望着她笑。苏晚偷偷地瞟了他一眼，看他还一副无畏的神情看着自己，暗暗在心里骂自己没用，四处张望着说道：“快点起来吧，赶快把大衣脱下来，我们去镇上给你买两件衣服，然后找回柚县的车……”

“还急着回去？”顾锋寒轻轻问道，语气却比刚才温柔了许多，仿佛在责怪她破坏了这难得的回忆。苏晚硬起心肠，讪讪笑道：“你要是病了，不也该有人心疼么？”

“你在吃醋吗？”顾锋寒一动也不动，神色淡淡的。苏晚心里一惊，马上朝着他傻笑起来：“是啊是啊，我是在吃醋，可以了吧，你再不上来，病了我可不管你。”

顾锋寒望着她笑起来，似是试探又似是笃定地问道：“那你为什么不对我好一点？”

“啊？”

“吃醋的话，不是应该对我好一点吗？”

苏晚无奈地望望天，又无力地叹了一口气：“别玩了好不好，上来吧，再不上来真要生病了！”

顾锋寒摇摇头，十分坚持地问道：“我没玩，苏晚，你为什么不对我好一点？”

对你好一点？你要我对你怎样？难道你要我对你好一点，再把你追回来不成？你都有女朋友了，她当年做得出来的事情，我可做不出来——苏晚在心中恨恨地想到，过了这么多年，她也不是傻子了，孟涵当时惶然无措的眼神，懵然无辜的表情，忍住不要掉下来的眼泪，无不藏着精致的妆点。当年是她段数不够，说得难听点就叫幼稚。

第62节：再见，如果可以再见(62)

苏晚看着顾锋寒，陡然觉得很好笑，他要她怎样，难道要她把当年孟涵做的事情都重复一遍？

“你够了没有，顾锋寒！玩暧昧很有意思吗？你和我在一起的时候，就和孟涵纠缠不清；现在你和她在一起了，又来招惹我！你以为你水性好，所以一脚踏两船踩翻了也不会淹死是不是？”

顾锋寒脸上的笑意陡然冻结，狭长的凤眼微微眯起，似乎在嘲讽她的愤怒是多么的虚伪：“苏晚，你何必把责任都推卸到我身上？你当年既然能在四个月之内勾搭上方非尽，现在又何必拿我和孟涵说事？你哪只眼睛看见我和她纠缠不清了？你直接说你惦记着方家那个败家子，不就结了？我当年怎么就瞎了眼，看上你这样水性杨花的女人？你跟方非尽花前月下的时候，有没有想过那些话你曾经对另一个男人也说过？哦……我忘了，方家那个败家子，也不知道你和我的过去。苏晚，对不同的男人隐瞒不同的事情，你不觉得辛苦吗？”

“是啊，他不知道我和你的过去，难道我就知道你的过去吗？难道你就没有对我隐瞒过什么事情吗？是的，我没有立刻回去找你是我的错，可是，”苏晚望着水中的顾锋寒，低声惨笑起来，笑过去的自己，笑现在的顾锋寒，又或者是在笑那可笑的七年，“你能问心无愧地说，你从来没有隐瞒我任何事情吗？那你告诉我，当年你在宾大登记的名字是什么？”

顾锋寒一愣，脸色煞白，嘴唇微微动了动，却一句话也没说出来。苏晚看他这个样子，笑得越发肆意起来：“不敢说吗？我和你认识了七年，你连自己姓什么叫什么都没有告诉过我，我去商学院查江上白的名字，别人告诉我说宾大商学院只有一个姓顾的中国学生，而且在一个月之前退学了……我怎么会想到……我认识了七年的人，根本一直就在骗我！他姓什么，他叫什么，他从哪里来？我竟然一点儿也不知道！”

顾锋寒诧异地看着她，似乎完全不敢相信她说的话：“你去找过我？”

苏晚站在石桥上，叉着腰，一副破罐子破摔的架势，嘲讽地说道：“我和你一样，当年怎么就瞎了眼！”

“你去找过我？什么时候？”

“十月份。”

“那三个月你和谁在一起？”

苏晚低下头没有回答。一阵沉默之后顾锋寒轻叹了一口气：“算了，我真不想在这个地方和你吵架。”

“你以为我想？”

“晚晚，咱们别这样。”他抬起头来，眼中满是无奈和悲哀，这样的神情让苏晚无法再说出一句言不由衷的话。他们便这样一个站在桥上，一个站在水中，盈盈一水，却已是银汉迢迢。

“上来吧，天冷容易感冒的。”不知道过了多久，她才冒出这样一句，声音低得她自己都听不清，顾锋寒只是站在水中，冬天柚河水浅，只漫过了膝盖，他一动也不动，只是看着她。

苏晚拿他没办法，又不忍心让他继续泡在水里，为难地望着他：“好了好了，我又不是怪你，我只是……憋在心里好多年，不知道为什么。”

“这就是我当年不愿意你出国的原因。”

苏晚不解地看着他，顾锋寒自嘲地笑笑：“你还记得我们在宾大的电影院看《花样年华》吗？”

“你说有秘密要告诉我，我也有秘密告诉你。我准备在吴哥窟告诉你这个秘密的，我想……也许在那个地方，也许你会原谅我的欺骗。”

“我还记得，我们认识的时候，你问我是不是江老师的孙子？其实我没有骗你，我确实是他孙子，不过是外孙。”

他站在水中，轻声对她坦白，脸上带着决然的笑容，似乎说着一些毫不关己的事情：“我爸妈很早就离婚了，我妈妈很爱他，一直盼着

他回头，可是他……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可以这么狠心。他后来又结婚了，置曾经的山盟海誓于不顾，我真不知道他为了什么，难道是因为凌千帆的姑姑可以带给他更多的金钱，更高的地位？他结婚的那天我妈妈自杀了，留下一段没有写完的遗言。”

苏晚捂着嘴倒吸了一口冷气，她有时不免负气地想，她之于顾锋寒，是不是只是一场玩笑？像他这样含着金汤匙出生的人，或许只是一时兴起，玩了一个长达七年的游戏，后来腻了，于是走开。却没想到背后藏着这样惊心动魄的故事，原来每个人都有不愿为人所知的过去，每个人都有自己无法忘怀的伤，并不止她一个人如此。

第63节：再见，如果可以再见(63)

“我母亲的遗言只有两句：痴心漫结死生期，松柏西陵别有枝。”看苏晚迷惑不解的眼神，顾锋寒轻笑着解释道，“那是冯梦龙写的诗，这两句的后面那一句，是……自是薄情应致死。”

“离开顾家前，我用了一些方法，帮父亲处理掉一批他投资陷进去几千万资金的失败品。我想……也许是那次投资失败让他选择了凌千帆的姑姑，可是……他和我母亲也曾经山盟海誓过！难道所有这些，他都可以和第二个女人分享？”

“我想让他知道，背弃我的母亲，是他这辈子最大的错误。来到柚县的时候，我对自己说，总有一天我要回去的，我要让他为他的背叛，付出痛悔终生的代价。”苏晚忽地生出一种同病相怜的感觉——原来他也有这样难言的过去，他对她小心翼翼的隐瞒，正如她对他小心翼翼的掩饰：“那……后来呢？”

“后来我买了去暹粒的机票，想等你回来之后一起去吴哥窟，告诉你我所有的过去。”

顾锋寒默默地凝视着她，她有些失神地望着他，他不知道她这样的眼神到底意味着什么，也许她并不知道，吴哥窟还有另一个涵义：埋葬过去。

他第一次走过这段石桥的时候，就被他抛弃在身后的过去；后来他离开这里的时候，又重新拾起的过去。

Chapter 23

苏晚只觉得整颗心都被掏空了一样，顾锋寒今天跟她说的事，和她曾经千百次的揣测全然不同。十三年前他不过十六七岁，一个还没成年的少年，怎能承受母亲的自杀，父亲的背叛？难怪他总是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经历了那样撕心裂肺的痛，背负着那样催肝裂胆的恨，还怎能对周围的人和事提起一分半毫的兴致？

苏晚痴痴地望着他，这才明白原来他曾为自己做出了怎样的牺牲！他要怎样屈辱地面对自己的父亲，才能和她一起出国去？难怪他那时和她一再地为这件事争吵……

“你为什么现在才告诉我，你要是早告诉我这些事情，我那时一定不会申请外面的学校，你要是早告诉我这些，我……我真的不会……”苏晚的泪止不住地流下来，划过脸颊，滴滴打在青石板上。

顾锋寒微笑着摇摇头，他明明看着她，她却觉得他的视线似乎穿过她望到几光年之外，虚空而绝望，投向茫茫的远方。

“你遇见我的那一天，我正站在桥上，就在你现在站的地方，”顾锋寒指着她的脚下，那虚空绝望感染着她，让她透不过起来，他却茫然不知，指着青石板桥下的桥墩，“你知不知道那天我在这里看到了什么？”

苏晚只是摇头，无力再说出一句话来，如果他只是在梦泽镇生活的江上白，她也只是一辈子从未走出梦泽镇的苏晚，那该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然而他们各自有各自的秘密，谁也不肯轻易融掉那层坚冰，于是他们最终离开了这个世外桃源，让凡尘俗世种种，将他们分隔开来，明明此刻他们离得这样近，然而横亘在他们之间的距离，又是那样遥远！

“我看到一个小石穴里的一对虾。”

“有一种虾，很小的时候，就成双成对的钻到石缝中去，小小的石穴就是它们的天堂；等它们长大了，再也无法从细小的石缝中游出来，它们从一开始，就选择了独一无二没有退路的爱情，拒绝诱惑，从一而终。对它们来说，彼此就是全世界。”

“我看着那对虾，觉得它们很可笑，居然就这样堵死了自己所有的退路。如果将来它们中有一个后悔了，岂不是连出走的机会都没有？这样的话，日日的相见，岂不是变成另一种煎熬和仇恨？”

“可是我遇到了你，才知道那对虾的爱情，是多么的悲壮——它们相见的时候，便笃定了这一世的相守，笃定了这一世的从一而终。”

“因为我和你一起走过这座桥的时候，我在心里在对自己说，这里就是我们的石穴。”

外面的世界有多少恨，他统统都可以放下，他只要这里小小的天堂。

“我没想到的是，苏晚，你拼了命地想游出去。”

没有，我没有游出去，苏晚在心里无声地呐喊，我没有游出去，从来都没有。